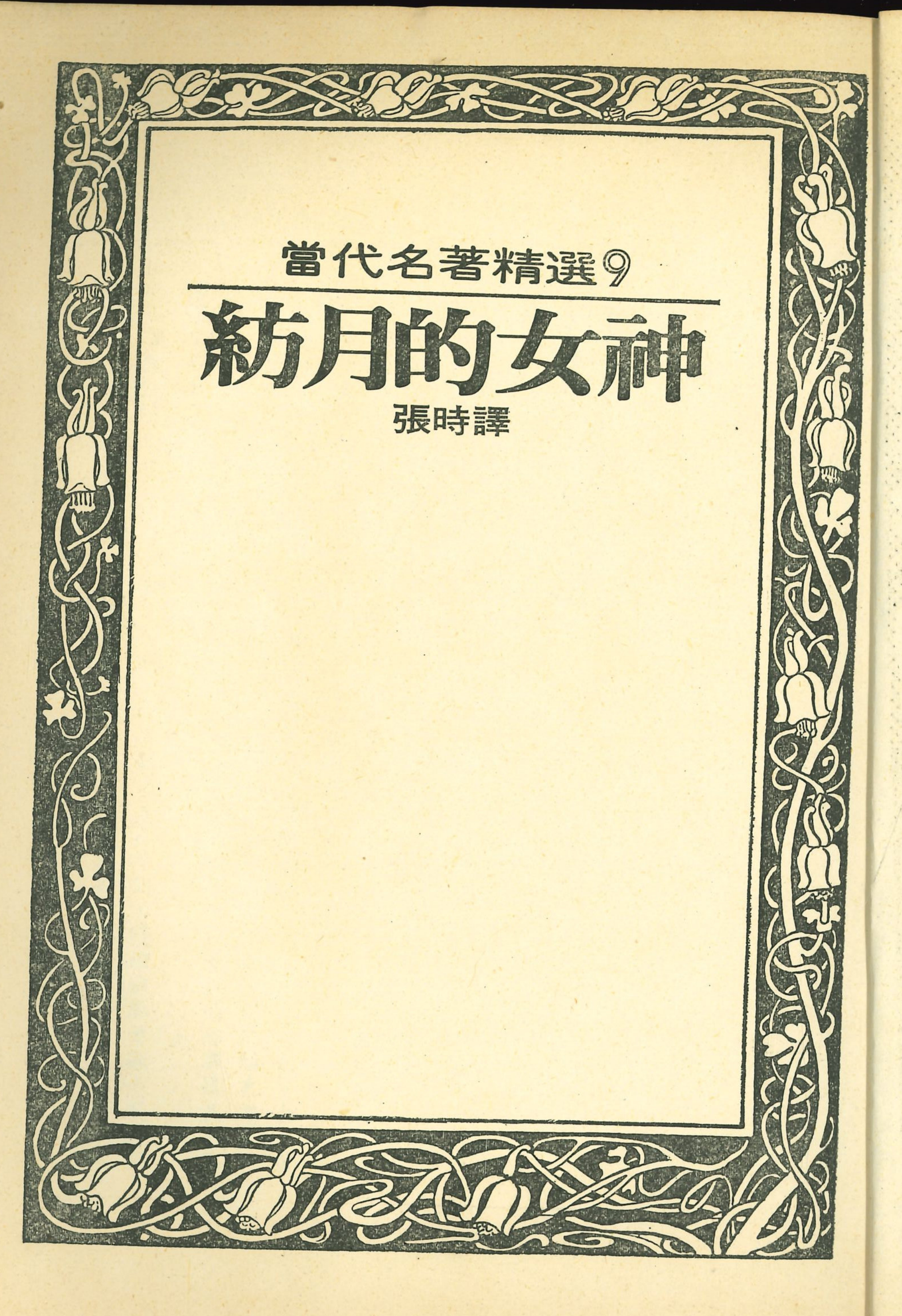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原著・張時譯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原著・張時譯
皇冠叢書
紡月的女神
當代名著精選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原著・張時譯

瑪麗・史都華——美國最負盛名的女作家，每一部作品都列名最佳暢銷書榜歷久不衰，名著如『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經連載）和『惡貓別碰』（本社出版）最爲膾炙人口。史都華女士的文筆風格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突出深刻，事物景緻詩意盎然，字裏行間尤其充滿歷史的回憶讚揚，她的很多小說以希臘爲背景，本書是其中被公認爲最成功的一本。

紡月的女神　雄霸全美最佳暢銷書榜曾達破紀錄的六個月以上，在古典浪漫奇情小說的王國中，與『米蘭夫人』作者維多利亞・赫特分享盛譽。全書敍述一個美麗、機智、熱情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走進叢林中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陷阱，虎視眈眈的希臘嚮導正準備撲上這頭無辜的羔羊，而受傷的……



當代名著精選9

紡月的女神

張時譯

出版者的話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皇冠出版了第一本叢書。

那時候的臺灣，以『文化沙漠』來形容，可一點也不過分，出版物寥若晨星，出版一本書，即使是薄薄的一本書，可也真難若登天。

那時候的『皇冠』，可真是小之又小，有太多的勇氣，却只有極少的資金；出一本書就已經『傾囊所有』，如果第一本叢書銷不出去或銷不好，就後繼乏力了。

所幸皇冠的第一種叢書，銷得出奇的好，非但舒展了捉襟見肘的經濟情況，更增强了不少信心。

皇冠的第一本叢書，是翻譯小說，以後的七、八年間，陸續出版的數十本叢書，也絕大多數以翻譯為主。一直到七、八年後，創作風氣的風起雲湧。文壇人材輩

出，不論皇冠雜誌或皇冠叢書，都在創作方面投注了更多努力，不過在譯作方面，並沒有因此疏怠。

倒是三、四年前，正當臺灣的出版事業欣欣向榮，我們對譯作的出版却有些灰心。那時候，出版社有若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難免良莠不齊，由於創作的稿子爭取不易，便向譯作下手。一本熱門的新書，往往有十來種不同的譯本。為了爭取時效，分章搶譯濫譯之風蔚成風氣；更因減低成本，降低稿費，而不求品質，以致全書錯誤百出，慘不忍讀。我們支付較高的稿費，聘請高手迻譯，字斟句酌，當然費時費力，等到譯畢，人家早就傾銷市場。我們在灰心之餘，不得不減少譯作的出版，全力在創作方面努力。

幸好這種不正當的出版情況，很快被糾正。讀書人畢竟心慧眼明，受了幾次騙，那些不正派的出版社漸被淘汰，較好的出版品再萌生機。

於是，我們再度計劃重振譯作的方向，經過一年多的籌備、計劃，『當代名著精選』終於開始問世。更設立『皇冠讀書俱樂部』予以配合。

顧名思義，『當代名著精選』不同於一般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版本的翻印，而是精選當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美國『暢銷書目』(Best Sellers) 的新書，當然優先選譯；當代重要作家的其他代表性作品，也將有系統的予以介紹；希望透過

這套書，使讀者對目前的國際文壇，有較深切的瞭解與體會。

感謝十多位譯壇好手的精選精譯；皇冠的同仁們更以宗敎般的狂熱，從事這套書的出版工作；不論在版本上、在設計上，都有所突破——例如採用二十五開本，使每頁的書邊加寬，既悅目又便於讀者加註眉批，穿線膠裝，既便於翻閱，又不會脫頁（特地從國外引進的膠裝機，使書背又挺又直）；每本書都有作者及有關該書的介紹；如有該書的書評，也將予刊出；書中人物，都列表簡介，以增加閱讀的方便……當然，你一定更會發現，這樣一套精緻的叢書，定價十分低廉，如果你是『皇冠讀書俱樂部』的會員，所享受的優待，更是『不可思議』！

皇冠創辦將二十八年來，已經出版了七百多種叢書，從當年的艱難，到今天的略有建樹，都是讀者所賜、社會所賜，這一套『當代名著精選』是對讀者的報答，對社會的奉獻，假使因此而引起了更蓬勃的讀書風氣，將是我們最大的快樂！

平鑫濤

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人物表

費珂蘭——英大使舘書記員，喜旅遊，至希臘克里地島度假時，捲進一樁槍殺事件中。

蘇茀蘭——費珂蘭的表姐，生物學家。

羅馬克——英國人，土木工程師。旅遊至克里地島時，遭到意外射殺，爲珂蘭所救。

蘭　比——希臘人，漁船主，受雇於馬克，當嚮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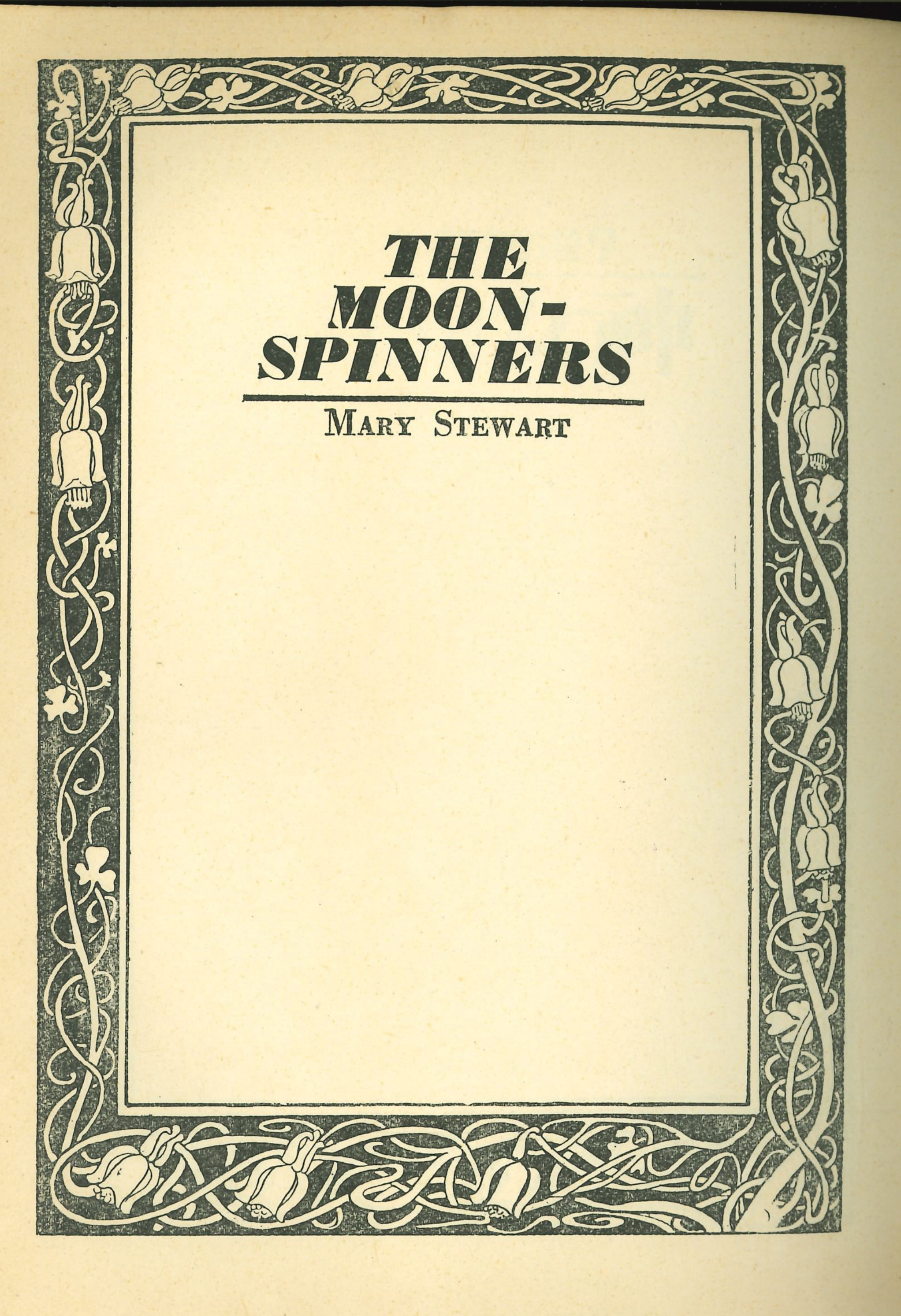
羅柯林——馬克的弟弟。

沙　奇——克里地島聖喬治村旅舘店主。

湯　尼——英國人，沙奇的助手，旅舘店員。

蘇　菲——沙奇的妹妹，安於貧窮，寧肯辛勤工作，而不接受其兄幫助。

約　瑟——蘇菲的丈夫，土耳其人，好吃懶做的無賴。



THE MOON-SPINNERS

MARY STEWART

當代名著精選9

紡月的女神

1

『小天使輕盈地高飛…………
向前而去………
直飛到激濺的噴泉邊。
在巖穴洞口，它永遠
射向溫暖的空中………』

濟慈：恩代米翁

是那隻從檸檬林中飛起的白鷺引出來的事。我看見牠時，並不自以爲這是傳統冒險故事中的場面；神仙奇譚中的白鹿自魔林中而出，引誘王子遠離隨從，迷失於危險隨伴黃昏而至的森林中。但是當大白鳥猛然自檸檬花與光輝的葉片中飛起，而旋翔向山中時，我跟隨着牠。當這件事情發生在四月的一個明朗的中午，在克里地的白山脚下。路上炎熱而多灰，山谷中一片青葱，充滿了水聲，白鳥翺翔，在大片陰影中穿梭，空氣中又傳來檸檬花香，我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別的路

可走？

自赫拉克龍開來的汽車，停在指向聖喬治村的路標邊。我下了車，整整肩上做爲背囊的大綉花布袋，轉身謝謝兩位讓我搭車的美國夫婦。

『不要客氣，』史太太有點焦急地自車窗伸頭出來說。『你眞的沒有弄錯嗎？我不願意讓你這樣下車到沒人的野外。這地方眞的沒錯嗎？告示牌上說些什麼？』

告示牌上寫的是聖喬治村。『啊，你怎麼知道？』史太太說。『來，親愛的——』

『沒錯，』我笑着說，『那是「喬治村」，根據你的司機——還有地圖——小村沿這條小路大概要走四分之三哩。只要過了那邊的山頭，我想便可以看得見了。』

『但願如此，』史先生也和我一同下了車，督視司機在車後把我的小箱子提出來放在路邊。史先生高大而膚色粉紅，脾氣很好，珠灰色的長褲上穿件橘色襯衫，一頂寬邊紗帽。他認爲史太太，乃是世間最聰明美麗的女人，而且時常這樣說。她除了十分漂亮外，更是十分仁慈。兩夫婦都有種溫暖、外向、稍感逼人的和善，這似乎是美國人的典型性格。我是在前一晚上在旅館結識他們的。他們一聽我說要上克里地南岸去，連忙請我和他們一同去旅行。現在，如果我放棄訪問野外小村的愚蠢計劃，和他們一同繼續未完的旅程，將更使他們萬分欣慰。

『我實在不喜歡，』史先生緊張地望着自大路岔開蜿蜒在石坡上矮叢與松林間的小徑，『我不願把你留在這裏。爲什麼——』他熱心地轉身用和善的藍眼盯着我。『我和媽咪來此之前，讀過本有關克里地的書。聽我的話，費小姐，他們這裏還有一些你不會欣賞的習俗。據書上說，在某些角度看，希臘是個十分十分原始的國家。』

我笑了。『也許，不過原始習俗中仍尊重陌生人。卽使在克里地，也沒人會謀殺一個旅客！別替我擔心，眞的，你們眞仁慈，不過我不會出事的。我告訴你，我已在希臘住了一年多，和希臘人相處得很好——而且我以前到過克里地。你們可以放心地把我留下。這個地方絕對沒錯，再三十分鐘我便走到小村了。我知道旅館以爲我明天才會到，可是那裏不會有別人住。我一定可以得到床位。』

『那個應該和你一起來的表親呢？你確信她會來嗎？』

『當然會。』他樣子很擔心，使我不能不再對他解釋。『她有事躭擱，誤了班機，不過她叫我別等她，所以我留了一封信。卽使她趕不上明天的公共汽車，她還可以找輛車子或想別的辦法。她很能幹。』我微笑道：『她也希望不因爲等她而浪費了我的假期，所以她會像我一樣感謝你們，使我能多有一天光陰。』

『好，如果你決定……』

『我決定了。別讓我躭誤你們的路程。能搭車到這裏，實在感謝之至。如果我等明天的汽車，到這裏又需要一整天。』我笑着伸出手。『我終於到了這裏！你看，你們多給了我一天假日，何況和你們一起來十分愉快。謝謝，謝謝。』

終於，他們放心地駛走了。車子慢慢爬上水泥般硬的山坡，搖搖擺擺地走過去多豪雨所留下的車轍。車後揚起濃厚的灰塵，直到微風把它吹散。

我站在小箱邊，望着四周。

白山是一列高峯，它是克里地山島上的西部脊梁。而在此地，島的西南，山脈直斜入海。所以這一帶曠野而崎嶇。沿岸各處有些山泉向海中流去。而出口處的山崖平坦處形成了些小村莊。幾幢房屋傍山依水而立，後面便是村民賴以謀生飼養山羊的荒山。要抵達這些小村只能沿着山脚的危險小路，或且搭小船自海上過來。聖喬治村便是其中之一，我選上它作爲我度復活節假期的地方。

我已經告訴史家夫婦，我去年正月便到雅典，在英國大使館任最低級的書記員。我自認幸運，才二十一歲，就能到有記憶來便渴想訪問的國度任個相當謙卑的工作。我在雅典生活快樂，努力學習語言（已被認爲相當流利），我也利用假期週末去遊覽附近名勝。

復活節假日的前一個月，我很高興聽說表姐蘇弗蘭本春開始和幾個朋友搭遊艇遊歷各處，打算來希臘一行。弗蘭比我大上很多，倒像是我父母親的同輩，三年前我母親去世時，使我成了眞正的孤兒。我沒見過我父親，他在戰爭中殉身。我到白克郡和弗蘭同住，她是那裏一個相當有名的山林苗圃的股東。她還作有關植物的著述演講，也拍攝美麗的彩色照以印證她的演講與書籍。我狂喜的信函中談及希臘野花顯然發生了效果。似乎她的朋友們僱了隻小艇由布林廸西前赴畢萊

斯。他們打算在畢萊斯住幾天遊歷雅典，然後在諸小島中遊覽一番。他們到達畢萊斯正巧是復活節。我已在給她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我不能爲了她，把幾天珍貴的假期浪費在復活節的人羣中。因爲幾星期來，各方的旅客都不斷湧進城裏。我建議她暫時離開她的朋友幾天和我到克里地島，她可以在那裏看見鄉村風光，和寧靜地欣賞白山的著名花朶。我們可以等下週遊艇到赫拉克龍時再會齊去羅德島和史波拉底。以後在回程時，她可以和我在雅典小住，看看復活節人羣遺留下的風景。

弗蘭至爲熱心，她的朋友也同意，現在只等我在克里地西南找片寧靜的地點，那裏既有單純的和平，又有『眞正希臘』的美，這正是目前新觀光時代旅客舒適清心的標準。這幾乎是種不可能特性的混合——而我相信我已經尋到了。在雅典，有位咖啡館的相識——一位寫遊記的丹麥作家，他曾經花了數週時間探索些不爲人至的地方——告訴我在克里地島西南岸白山下有個小村莊。

『那正是你所想要的，一個原始得連路都沒有的村莊；只有一二十來幢小屋，一座小敎堂和海——聖喬治村正是你要的地方。』他說，『你想游泳，我想是吧？我找到個完美的地方，有跳水的石頭、沙灘，地點適宜，如果你要花、風景；好，只要你高興，你可以走向任何方向，又荒野，又美麗，一切盡如人意。哦，還有，珂蘭，如果你有興趣，沿海岸東行五哩，有座荒廢的小敎堂，門前長滿莠草，不過你仍可看見天花板上古雅拜占廷式的彩色嵌木細工，我敢發誓門柱是

杜麗式的。』

『似乎言過其實，』我說，『好，我信了。吃飯呢？又睡在那裏？在沙灘上？在教堂裏？』

不，要點正在於此。聖喬治所能給的誘惑在別的十來個小村中仍可以得到，克里地如此，別的小島亦如此。然而聖喬治有家旅館。

事實上，是一家咖啡館樓上有一兩間房子。它最近連同附帶小屋全換了新主人，他正利用它經營一家舒適的小旅館。

『他剛開始，而我正是他們的第一個客人。』我的嚮導說。『我聽說當局計劃不久打條路通達小村，而買下酒館的沙奇便先實行他的計劃，設備雖然簡單，但是很乾淨——哦，還有——飯食也很美妙。』

我幾乎畏懼地看着他，卽使在外界的比較豪華旅館飯店中，希臘的食物——卽使愛國的聲音也必須承認——很少能稱之為『美妙』。它相當單調，連冷熱上都沒有變化。任何菜都是溫熱的。而這位丹麥人，一位見過世面的丹麥人（丹麥人在歐洲以食物考究聞名），却推薦一個希臘小村旅館中的食物。

他對着我的面大笑，並且把內情解釋給我聽。『很簡單，那人出生在聖喬治村，二十年前移民去倫敦，在那邊開飯館為生，現在回來落葉歸根，想定居在故鄉。但希望把聖喬治列入地圖，所以他買下旅館，並且請位倫敦的飯館朋友幫助他。他們雖然沒有正式開張，除了清理兩間臥室

，把另一間改成浴室，他們為了自己的享受而烹飪。他們一定會接納你，珂蘭，我敢斷定。何不試試看，他們還有電話。』

第二天我打個電話去，店主又驚又喜。旅館雖然還沒正式開張，他對我說：還在修葺油漆，我必須諒解，那裏沒別的客人；它簡單而安靜……不過，如果我們這樣希望，那麼他至感歡迎。

但是我們的計劃並不十分順利。弗蘭和我打算乘星期一的晚班機飛到克里地，先在赫拉克龍住一夜，次日搭雙週一班的公共汽車前往聖喬治。可是星期日她由巴特拉打電話來，說她朋友的船耽擱了，請我不要用寶貴的週末時間來等待她，叫我自己先去克里地，她自己會儘快設法趕到。弗蘭這個人可以無需我的幫助，而找到任何地方去。我只好嚥下失望之情勉強同意，設法乘星期日晚的班機，希望在赫拉克龍多住一天，再坐星期二的公共汽車去。想不到星期一早上，史氏夫婦好心要帶我直赴克里地西南岸。所以我早到了一天，置身於荒涼孤寂的野地之中。

我身後內陸的陸地斜向上升，帶着銀綠、銀褐、銀紫顏色的石山脚直上青雲，中間有小河冲刷，似乎來自山後的上冒捲雲在河上投下片片陰影。向海洋一邊的路下方大地更加青葱。赴聖喬治村的小徑曲折蜿蜒於高高的矮叢岸上，叢林發散希臘獨有的香味。我也嗅到馬鞭草鼠尾草的芬芳。在炎熱的白色石頭與青葱綠草上，洋蘇木舉起紫色香花的雲層，樹枝為躲避非洲方面來的風，低垂及地。在陸地盡頭，似乎相當遙遠的地方，我看見了表示出海洋的明快光亮。

靜寂，沒有鳥聲，沒有羊鈴，只有一隻蜜蜂嗡嗡地飛在路邊鼠尾草上。這世間沒有任何人跡

，除了我站立的公路、面前的小徑，和蔚藍高空上的一道水氣。我在蒙灰的琴柱草上拿起小箱，向小徑走去。下山坡時，海面吹來一陣涼風，我加快了脚步；十五分鐘後我到了隱伏着後半段小徑的懸崖處，看見數百碼外第一次出現人工的跡象。

這裏有座十分簡陋的小石橋，它引導着小路越過窄溪，我想，這應該是聖喬治村的水源。這裏仍然看不見小村，不過我猜它離此已經不遠，山谷比較敞開，海口卽在面前，波浪在小路轉彎後閃光。

我停在橋上，放下小箱與背包，坐在大松樹影中的石欄杆上，搖晃着雙腿沉思地看着通向村莊的小徑，依我判斷，海離此約半哩地。橋下，溪流慢滑而下，經過一泓泓小池，穿過矮樹林和洋蘇木。除此地之外，山谷中沒有樹，石坡只吸留更多白日的熱氣。

中午，樹葉分毫不動，四周俱寂，只有河水的涼爽聲音，偶有青蛙跳進橋下池塘的卜通聲音。我向上流另一邊看，有條小徑沿着溪邊柳樹下盤旋。我站了起來提箱子到橋下，小心地把它推進濃厚的荆棘與野薔薇叢中。我又揹上裝着餐食、水果和一瓶咖啡的背包。旅館旣然想不到我今天會到，好，我沒有理由不充分地利用這一天的餘暇。我要在溪邊涼快的地方靜用餐點，讓我在進入村莊之前，享受山中的靜寂與孤獨。

我開始沿着上流的陰涼小道而行。

小徑不久開始上斜，起先很徐緩，後來突然陡削，旁邊石底上的小溪不時變成噪聲的瀑布，

山谷也擠成窄道，路引向一個難攀的泉源，那裡沒有陽光。頭上是茂密的樹；羊齒草滴着水珠，脚步在岩谷中廻響。由於它的隱匿，這裏必定是人們和野獸出沒之處，路上已被足印踩平，顯然每天有驢騾和山羊經過。

過一會我才明瞭。經過濃密的杉林，我走到一條峻險的斜道，立刻小谷的陰影化爲一片半哩寬的平原，長約兩三百碼，像山邊的一幢平臺。

這該是屬於聖喬治村民的內地。它三面圍樹，南方面海，土地斜出而成圓石纍纍的坡地。沃土後面的北方引向山脚，在陽光中閃出銀褐光芒，一些澗谷上長着橄欖樹，最大的山澗中流出溪泉向平原而去，漸來漸寬。沃土的每吋土地都細心耕鋤過，在栥田間是行行果樹；我看見刺槐、杏樹、在到處都生長着的橄欖與檸檬。田畝向狹窄的溝道和石堤，上面生長着罌粟、鼠尾、燕麥和百來種小草。我知道這些全是有用的藥材。在平原四處，散處着一些克里地人用帆布做的小快活風車，把溪水打進溝渠灌溉土地。

附近沒有一個人。我經過最後一架風車，爬過圍着田邊的藤蔓，停在一株檸檬樹蔭下。

我遲疑地想休息下來，海上吹來一陣涼風，檸檬散出芬芳，風景宜人——但是我脚上有蒼蠅在叮着方才在路上踩到的驢糞，水邊莠草中夾住一個大紅的破香烟紙包。卽使一小堆垃圾，也會破壞了一哩見方的鄉村美景。

我掉頭看着山崗。

克里地島的白山眞是白的。甚至在盛夏白雪溶消後，高峯仍是銀色的——赤裸的灰石，在陽光下迎着藍天，顯得十分蒼白，使人相信那些遠方的高峯正是神祇出生的地方。人們說宙斯大神便是出生在白山的一個崖穴中。他們會告訴你它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個時刻，一頭大白鳥突然向我身邊林中撲翅而起，掠過我頭上。這是頭我從未見過的鳥，像頭小蒼鷹，乳白的身體，黑色的長喙。牠飛得也像鷂鷹，頸項後仰，雙腿微動，拍翼緩徐有力。白鷺？我遮眼上望。牠直衝太陽，然後轉身回到樹林上，又循澗谷而去，消失在樹叢之間。

我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回事。

由於無法分析的若干理由；我覺得十分古怪的大白鳥、檸檬花香、溪水潺潺、陽光透過樹葉灑下圈圈小點，以及我初見傳奇性的白山……這一切突然在我心中像箭簇般集中起來，我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喜悅，使一個人在那一刹那中感到世界變化了。我記起我對美國夫婦所說的話，以及他們帶我來所給我的額外一日。這一切似乎均係蒼茫命運的安排。我站在此地，獨立檸檬樹下，前面是一條幽徑，食物在背包中，一天的時間在等待着我，以及前頭一隻飛翔的白鳥。

我最後看了一眼背後楔形的發光大海，便又轉向東北方，迅速穿過樹林，向穿進山腹的澗谷而去。

2

『美兮伊人
臨映水鏡
禍髮拂額
陰影橫移……』

王爾德：賈美德

後來，是饑餓停止了我，不管是否由於一陣衝動逼我走上幽靜的小徑。總之，我走得相當快。走了一段路後，我開始想起吃飯。

峽谷開濶時，路更加斜陡，樹蔭稀薄，陽光直射而下。山澗另一邊是暴露在陽光下的矮叢林與石坡地帶。路現在直斜而引向懸崖邊。這裏似乎未經開墾，到處都是荆棘，我停下來採了一束開在路邊的野百合。可是我抵禦了採擷的念頭，因爲野花遍野都開得有。我餓了，我只希望能在

水邊找個陰涼的地方好好吃頓飯。

現在，我聽見水聲自右方的岩石後傳來，我越走過去，激盪的水聲越高。它像是一道支流的泉源，自上方石間湧向主流。

我轉了個彎，才看清它。峽谷間裂了一個小口，上面流下一道細泉。它像箭似地射過小徑，沿着踩脚石打了個轉，再直向溪流而去。我沒有跨越過去，我離開小道，花了些力氣爬到清泉邊的大石頭上，轉向澗邊平地上而去。

過了一會，我找到所要找的。我越過一些長滿罌粟花的石地，到了一片有日光蘭的小平地，周圍圍着高大的岩石。敞開的南方可以看見現在已經變遠的大海。

其他方面，只能看到日光蘭、水邊的綠羊齒、懸崖邊的一株樹、清泉在綠色中潺潺而流，然後漫過峽口的罌粟花。

我卸下背包，把它放在花地上。我跪在水池邊，把手掌與手腕浸在水中。太陽熱熱地曬在我背上。喜悅的時刻已轉爲身體的滿足。

我彎身飲水。泉水冰冷純潔；希臘的珍貴之酒，每道清泉都由溪林的仙女所保護。無疑，仙女們必然在蘚苔上守望……奇怪的是——當我瞥視肩後的羊齒時——忽而我感到被監視的感覺。在這寂靜無人的野地，蹲在池邊，居然會有眼睛在後……

我對自己的幻想笑笑，又彎腰掬水。

在池水深處，比我倒影更深的地方，有什麼東西在綠色中搖曳。一張面孔。

我一直爲自己的幻想所入迷，所以不加注意。然後，現實感回到我心中時，幻夢破滅；我僵硬地再望着它。

一點沒錯，在水鏡的肩後，有張搖晃的臉在綠色深處看着我。它並非山林的守護神。它是人，而且是個男人，它是什麼人在高處監視我的倒影。某人，一個男人，在清泉上方的岩石後窺視着我。

詫異的時刻過後，我並不特別害怕。在希臘，孤獨的陌生人是無需畏懼攔路好漢的。一定是些牧童好奇地看着一個陌生人。如果他不是十分羞怯，一定會下來和我談天的。

我又喝口水，又浸浸我的掌腕，當我用手帕擦乾時，我看見那張臉仍在被我觸動的水中曳搖。

我轉頭回看。什麼都沒有，人頭不見了。

我覺得有趣地守望着上面的石頭。人頭又偷偷地出現了，鬼祟得令我無法對常識與我對希臘人的了解維持信心。一縷不安之情爬上背脊。那不是羞怯，由他的頭寸寸移升的樣子，似乎有點異樣。更鬼祟的是，當他一發現我在注意他，立刻又縮了回去。

他是個成人而非牧童。他自然是個希臘人；曬得黝黑的臉，方正頑强，黑睛黑髮，濃密彎曲得有如黑山羊毛，那是希臘男子的主要美點。

我只看了一眼，他就不見了。我瞪着人頭不見的那方石頭，心中微感困惑。然後，我裝着不在意他監視着我的樣子，拾起背包轉身欲去。我不願再留在此地被窺視，甚至於和這可疑的陌生人見面。

然後，我看見了牧童的草棚。

我看見了一條起初沒注意到的小徑，日光蘭上踩出了條羊腸小路通到大岩石下的轉彎處，靠崖站着間小草棚。

這是個小小無窗的房屋。它在希臘鄉間屢見不鮮，是專爲在裸山上牧羊的童子用的。有時也用來擠羊奶、做奶酪。在暴風雨時，人獸都進來躲避。

茅屋又小又低，用未琢磨的粗石砌成，再糊上灰泥，屋頂是用矮叢樹木和乾荆枝搭的，它圍在大石矮叢中，各方面都不容易發現。

那麼，這應當是泉上人的解釋了。那人可能是個牧羊人，羊羣在別的草地上吃草，他聽見我的脚步聲後，自然跑過來偷看。

我暫時的不安漸消，我像個傻瓜一樣失神地站在日光蘭中，心中爲去留而無法決定。

時刻已是過午，太陽轉向西南，直照在小山上。我驚覺地發現草上掃過一片陰影，像塊黑布般使我痲木。

我恐懼地抬起頭。岩邊的泉中升起一陣水泡，希臘人跳到我面前來。

經過驚詫的利那，事情顯而易明。我不能置信地意會到不可能的事發生了；危險。我看見他眼光既憤怒而狡猾。他的手更鎮定地握着把出鞘的刀子。

我記不起學過的希臘語，高聲大叫，『你是誰？你要做什麼？』在這片斷崖上既無逃路，又無法在闃無人跡的地方呼救。

當然，我試過了；我高叫轉身跑走。

我所做的也許是最笨的舉動。他跳過來，一把抓住我緊緊抱住。他另一隻手掩着我的嘴。他低聲地說些什麼詛咒與恫嚇的話，我嚇得聽不清他說些什麼。我似在惡夢中般掙扎奮鬪。我想我踢到他，指甲摳出他手腕的血。他的刀子落地發出鏘鏘的聲音。我嘴巴掙脫又高叫起來。但是這次只發出低低的尖嘶。何況，這裏不可能有人來援救……

就在不可能之中，救援來了。

在身後遠處的空山中，一個男人用希臘語高叫。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但是對我的攻擊者顯然有效。他痲木似地站在原處。不過他仍然抱着我，手掩在我嘴上。

他轉頭緊張的低聲喊。『是個女孩，一個陌生人。在附近偵查。我想她是英國人。』

我聽不見後面有動作或走近之聲。我想在希臘人手下掉頭看看是誰救了我，但是他更緊地抓住我，低說：『別動，別亂叫。』

聲音又傳來，它顯然還在遠處。『女孩？英國人？』奇怪的休止。『天呀，別抓住她，把她

帶過來，你瘋了?』

希臘人猶疑了一會，不快地以口音濃重而相當標準的英語說：『隨我來，別再亂叫。如果你出聲，我會殺死你。眞的。我，我不喜歡女人。』

我想點點頭。他把手自我嘴下拿開，放鬆了他的掌握，拉着我的手腕。

他彎腰拾起刀子，對我指指身後的岩石。我轉回身，看不見人影。

『進去，』希臘人說，點頭指向牧童小屋。

小屋十分骯髒。當希臘人推着我走在滿積灰塵的道路上時，哄起一羣蒼蠅在脚邊飛舞。

起初我什麼都看不見。由於身後的光亮，襯得屋口黑暗異常，等希臘人又把我推進去後，靠門口射進來的光，使我淸楚地看明屋內每一個角落。

一個人趟在對門的那一端角上。他躺在乾草羊齒與矮叢枝的舖上。除此之外，屋中空闃無物；沒有家具，只有另一角落上放着以往用來壓奶酪的粗木頭。地面上是一層薄薄的泥土，蓋不住下面的石頭。羊糞已乾，但是留下了令人作嘔的氣味。

希臘人推我進屋後，舖上的人抬起頭，迎着光線瞇起眼睛。

雖然這個動作很輕微，似乎也費了不少氣力。他的病情十分嚴重，我由他衣服上左肩臂膀處的已乾血跡便看得出來。他臉上蓄了兩天的鬍鬚，眼睛深陷，以它懷疑而發熱痛苦的眼光打量着

我。前額有道可怕的傷痕，皮破肉現，而且流過血。上面的頭髮還沾着血漬，草舖的塵埃更使它顯得骯髒不潔。

不過，他很年輕；像大多數克里地人一樣黑髮藍眼，如果身體健康梳洗乾淨時，一定是個相當漂亮的男子。他有個特出的鼻梁與嘴唇，雙手方正能幹（我如此猜想），而且頗有氣力。他穿條鐵灰褲子，一度是白色的襯衫，現在都已破爛不潔。床單只是一件同樣襤褸的外套，它是用防風卡其布做的，應當是屬於方才攻擊我的那人所有。病人緊抓住它，似是感到寒冷。

他對我瞇着眼睛，似乎費了些氣力才集中起他的注意力。

『我想蘭比沒傷了你?你……叫了?』

我現在才知道爲什麼剛才覺得聲音來自遠方。他的聲音雖然穩定，但是微弱無力。好像他爲了要講出這句話，鼓起全身所有的力量。他講的是英語，我起先爲他的英語講得這麼準確而感意外，但是過後我更感驚訝，因爲他根本便是一個英國人。

當然這是我說的第一樁事，我當時還在審視他的外表，傷痕血漬、深陷的雙頰、骯髒的床舖。『你是——你是英國人!』我痴呆地看着他說。我幾乎沒有覺察到希臘人蘭比已放了我的臂膀。我機械地揉摸他緊抓過的地方。過後這裏一定會有青痕。

我吶吶地說。『你受傷了!出了什麼意外?怎麼同事?』

蘭比推開我走到床邊，像隻守護骨頭的狗。他仍是一副緊張相，拿着小刀，不過已無方才危

險兇惡之色。在病人還沒有開口之前，他搶先說：『沒什麼。爬山的時候出了事。等他休息好了，我要送他回村去。不必──』

『閉嘴，好嗎？』病人用希臘語說道：『把刀子收起來。你把她嚇呆了，可憐的你孩子。看不出來她和這件事毫無關係嗎？你應當讓她過去。』

『她看見我了。而且她向這邊走了。如果她再走過來，便會看見你……她會在村裏亂講。』

『好，你看得很準，不是嗎？現在住嘴，我會處理。』

蘭比半帶羞愧半帶不服的神情看他一眼。他收了刀子還是站在床邊。

兩人用希臘語說的話，使我完全放了心。即使方才發現病人的國籍還不令我釋懷。不過我沒表現出來。我本能地覺得應當保護自己──我無需道出了解希臘語的眞相……我既然無意地闖進來，也希望能立刻離開此地，而且如果我對這件事越不知道，越有平安離去的機會。

『對不起，』英國人又轉望着我。『蘭比不該那麼嚇唬你。我──我們遇個意外，正如他對你說的，而且他緊張過度。你的手臂……他傷了你？』

『沒什麼，不要緊……你怎麼樣呢？你傷得很重嗎？』我因爲這件是奇怪的事故，而使蘭比來攻擊我這麼一個陌生人。在這當兒，好奇與同情乃是人的本性。『什麼事？』

『我被一塊落石打到。蘭比認爲有人不小心由山上推下來，他發誓說聽見了女人的聲音。我們大叫，但是沒人過來。』

『哦，』我也看見蘭比低頭望地之前的驚詫神色。以一個受了重傷神志可能不清的人說來，這可能不是太壞的謊言。『唔，』我說。『不是我。我今天才到聖喬治，而且我沒有──』

『聖喬治？』熱度也擋不住他眼中的亮光。『你從那邊走來的？』

『從橋上。』

『路上有道路嗎？』

『我想，並不像有，我沿着山澗走到泉頭，我──』

『路一直通此地？通到小屋？』這次是蘭比大聲問。

『不，我說過，我離開了道路。不過，這附近有許多牧羊的小徑。從山澗上來後，便全是這種路。我停在水邊。』

『那麼，到村莊並不只有這一條路？』

『我不知道，據我想一定不是。不過如果要下去，這條路可能最好走。我並沒太注意。』我放開手掌中捏着的野花，『我一路看花。』

『你……』這次是英國人了。他停住休息了一會。我看見他在發抖，他咬緊牙齒等這次發作過去。他好像很冷地擦摸着卡其外衣，可是他臉上在冒汗。『你看見人了，你……走來時？』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停了一下，他閉上眼睛，又立刻睜開。『遠嗎？』

『去村上？我想，相當遠。爬山的時侯便不知道遠近了，你從那裏來的？』

『不是這邊。』說完後一陣休止。雖然他在發熱，他仍能維持禮貌。『我們由東邊的路上來的。』

『可是——』我開始又停止。也許，現在無需告訴他們，我完全明白東方沒有路。唯一的路來自西邊，然後過個山口後轉北向內陸後面去。只有白山山脊才可以通路。

希臘人望着我，我連忙加了一句：『我大約中午出發，當然下山回去也不會太久。』

草舖上的人痛苦地欠動，似乎手臂傷痛。『小村……你住那裏？』

『旅館。只有一家旅館，村子很小。不過我還沒去過。我由赫拉克龍搭便車，中午才到，我沒想到會一時衝動走到這邊來，風景實在可愛——』

我看見他閉上眼睛，便住口不說。我並不爲他停住我的話，而且因爲他的形容引我注意，這種神色並不是對我，而是對他自己，顯然他無法忍耐痛苦的煎熬。

這一天的第二個衝動來了。弗蘭曾經對我說，總有一日，我的衝動會給我帶來嚴重的麻煩。哦，人們希望別人的話被證實。

我猛轉回身，把野花扔進陽光中，然後走到舖墊邊。蘭比也迅速地過來用手擋住我，可是我

一把把他推開。我曲膝跪在傷者的身邊。

『看——』我乾脆地說。『你受了傷，病得很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喏，我不願多管些不關我的事，你不願我多發問，你也無需多告訴我一個字。我也不願知道。可是你生病了，如果你問我，我願意告訴你，蘭比對看顧你一事實在糟透了，如果你不小心，你的病會轉得很重，卽使不死也會重傷。第一，綳帶太髒。其次——』

『沒關係，』他仍閉眼對牆壁說。『別爲我擔心。我剛剛發了陣熱……立刻就會好。你可以……不要擔心。蘭比不應該……哦，沒關係。別擔心。回旅館去，忘了這事……』他又轉回身，似乎十分痛苦地看着我。『我是爲了你着想。』他將好手伸來，我握着它。他手指緊抓住我；皮膚又熱又乾燥，而且有種死氣。『如果在路上遇見什麼人……或在村裏有誰……』

蘭比不耐地用希臘語說，『她說她還沒有到村上，她沒有見到人。問有什麼用？放她去，叫她不要多話。女人都是長舌婦。別講了。』

英國人似乎不聽他的話，希臘人的話也許沒打進他的耳朵，他一直望着我，嘴巴張開，像乏力無法控制地呼吸着。熱燙的手指仍抓住我。『他們可能到村裏去——』他仍用英語困難地說——『如果你向那邊去——』

『馬克？』蘭比過來把我推開，『你發瘋了！閉嘴讓她走了！你需要睡眠。』他又用希臘語加一句，『我立刻自己去找他，我答應你，他可能已經回到小船上了，你不用自找煩惱。』然後

憤怒地對我：『你沒看見他快昏過去了?』

『好，』我說。『可是你不必那麼大聲喊叫。又不是我殺死他的。』我把已失去知覺的手放回，站起來面對着希臘人。『我說過我不多問，但是我也不能這麼便留下他離去，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前天。』

『他在這裏兩晚了?』我驚異地問。

『不是這裏，第一晚他在山裏。』他又不讓我多問地加上一句。『後來我發現了才把他送到這裏來。』

『哦。你不想去求救?好，別那副樣子了。我知道你們有些痲煩。唔，我會緘默，我答應你。你以爲我會願意捲入你們的什麼旋渦嗎?』

『什麼?』

『你們的痲煩。』我忍耐地解釋。『我不願多管。不過我告訴你，我不能便這樣扔下他不管。除非你想點辦法——他叫什麼?馬克?』

『是。』

『你要是不對你的馬克想點辦法，他會送命的。那時你會更擔心了。有食物嗎?』

『有一點。有麵包，一點奶酪——』

『看上去像是不壞。』床邊地上還有個塑膠杯子。它裝過酒，杯口有蒼蠅在叮，我拿起來。『去把它洗乾淨，把我的背包和毛線外衣拿來，它們就掉在你手執野蠻刀子殺過來的地上。裏面有食物。雖然不是醫院用的，可是很乾淨而且很豐富，哦你看，等等，那邊一定是牧童們用的鍋子。我們需要熱水。你把它裝滿，我們可以找點木柴生個火——』

『不!』兩人同時說。馬克的眼睛突然張開，我看見兩人互望一眼，像一道閃電跳過兩點一樣。

我默默地一個一個看過去。『那麼嚴重?』我最後說。『那眞是個大旋渦。落石，胡說!』我轉向蘭比。『什麼?刀傷?』

『子彈，』他怏怏地說。

『子彈?』

『是。』

『哦。』

『你看，』蘭比說。他的憂鬱轉爲純粹的滿足。『你應當離開，你走後不要開口，這件事有危險，十分危險，既然有一顆子彈，便會有第二顆，如果你把今天看見的事在村裏說出去，我非殺你不可。』

『好吧，』我仍然耐煩地說，實在我並沒注意他的話。馬克的面色令我至感恐懼。『把我的

背包先拿來，好嗎？還有，把這個帶去洗乾淨。』

我把杯子推給他，他像個夢遊的人一樣接過去。

『快！』我又說。他看看我，杯子，馬克，又回看水壺，一聲不響地走出去。

『希臘人，』馬克低聲在角落中說，『遇見了希臘人。』他面上有一絲愉悅的樣子。『你眞是個了不起的女孩，不是嗎？你叫什麼？』

『珂蘭，費珂蘭。我以爲你又暈過去了。』

『不，我很頑强，你別擔心，你眞有好吃的東西？』

『有。哦，子彈取出來沒有？如果沒有——』

『出來了。皮傷而已。很輕，眞的。』

『如果是眞的——』我懷疑地說。『我對槍傷是一點不懂，如果我們不能有熱水，我希望你能答應，只好隨它去，你在發熱，傻子都看得出來。』

『因爲，在外面太久，失了些血……而且下雨。不過就會好……再一兩天。』他忽然以一種激烈而萬分無助的動作搖搖頭，我看他臉上肌肉扭曲，不過——我想——未見痛苦之意。

我微弱地說。『無論如何，你不要擔憂，如果你現在可以吃點什麼，也許還能早日離開這裏。信不信由你，我有一瓶熱咖啡。蘭比來了。』

蘭比拿來我的東西，和新洗過的杯子，我接過毛衣，又跪在他鋪旁。

『把它圍上，』我把粗外衣拿開，馬克並未表示拒絕，然後把柔軟溫和的毛衣圍在他肩上。我又把外衣鋪在他腿上。『蘭比，背包中有個熱水瓶。倒點咖啡給他好嗎？謝謝。來，你能抬起來一點嗎？把它喝下去。』

他的牙齒碰到杯沿，我看着他熱切地飲下去。我可以想像得到那溫暖活力的流體送進他體內，他喝了一半停下喘喘氣，顫抖似乎輕了些。

『來，再吃點，那太厚，蘭比；你能把肉切薄點嗎？把肉皮去掉，來，喏，你想得到——』

他一點點嚥下食物。他似乎貪婪而饑餓，勉强地用力吞吃。由前者事實，我覺得他病情並不太嚴重，只要他能得到幫助，可以立刻恢復正常。蘭比站着看我們，好像監督着不讓我把毒藥放進食物。

馬克儘量吃了許多東西，又喝了兩杯咖啡，我又扶着他躺好，把代用的被替他塞好。

『好，睡一覺。試着鬆懈點。只要你能睡着，病馬上便會好。』

他有點昏暈，他似乎鼓起力量才講出話：『珂蘭。』

『什麼？』

『蘭比的話是眞的。很危險。我無法解釋，及早抽身……別以爲你有辦法。你眞好，可是……沒辦法。毫無辦法。你不能和我們在一起……不行。』

『如果我瞭解——』

『我自己也不明瞭。可是……我的事。請別加入。』

『好，我不多事。如果沒什麼我可以做的事……』

『沒有，你做得很多了。』强笑。『咖啡救了我的命，眞的。現在到村裏去，把我們忘了，好不好？別對任何人提起，我說的是實話。很重要，我必須相信你。』

『你可以相信我。』

『好女孩。』突然我發現方才疾病與襤褸的錯覺，他很年輕，而且我想並不比我大。二十二？二十三？方才痛苦使他的嘴唇緊抿，而看不出他的年齡。而且當他以嚴峻的口吻說話時，更顯出他的青年，就像甲冑縫隙中露出來的皮膚。

他向後躺。『你……該走了。多謝你，對不起使你嚇了一陣……蘭比，送她下山……儘量送得遠點……』

我突感恐懼。他可能又會大叫，甚至於像花上掠過的陰影般再向我撲來。我氣促地說，『我不需要嚮導。我會沿小溪下去，再見。』

『蘭比送你下去，』脣邊低語仍極具權威，蘭比拾起我的背包，向我走來，平板地說。『我送你去，走了。』

馬克說，『再見。』他的聲音微弱無力有如永訣。我在門口回望一眼，看見他又轉過頭，緊擁着毛線衫想休息了，他不是忘了它，便是由於它很暖和而不願還我。

他轉身時，白光照在他臉頰上，似乎有什麼事吸引我的注意。他突然比他的眞年齡還要年輕；也比我年輕。

我突然轉身走出小屋。蘭比在我身後關上小門。

3

『日薄崦嵫，午時的陰影，
微小，曳長而可怖。』

南珊尼爾·李·奧迪柏斯

『我先走，』蘭比說。

他不講虛套，便擦肩而過，然後帶頭由花叢間走向泉頭。我看着他走路時，頭兩邊不停地轉動，好像一隻夜行的野獸被迫白天行動。這不是個令人舒適的印象。

到了水仙的小池，然後，是離他不遠的野百合，再過幾步，便看不見小屋了。

『蘭比，』我說，『等一下。』

他很不情願地轉回身。

『我想和你談談，』我低說，小屋處已聽不見我們的話語了。『而且——』看見他有意拒絕，我又連忙說：『我餓了，如果我不吃點東西，我會餓死在去聖喬治村的道上。你是否想吃塊三明治呢？』

『我不要。』

『唔，我要，』我堅定地說。『給我背包。裏面還剩下幾頓東西，他吃得不多。咖啡留給他，你最好留下桔子、巧克力和一些肉。看，我們還有這許多。你能幫我吃下這些嗎？』

我看見他斜望食物而猶疑。我又說，『我反正要走了，你不用再送我了，你知道，我自己會小心。』

他把頭轉向旁邊，『我們不能呆在這裏，這裏太暴露。上面有個地方，你看，那裏不會有人看見。那裏可以看見小屋和通道。這邊走。』

他把我的背包放在肩上，由池邊轉彎，開始向石堆上爬，向我第一次看見的地方而去。我看他停了一下，緊張地向左右看看，他的手扶向刀柄。他沒穿外衣，刀柄已磨用得很光滑，它挿在腰帶邊的皮鞘中。

他點點頭。『來。』

我遲疑一會，眼光堅決地自他的刀柄上移開，跟他走向池邊而過的羊腸小道。

他選的是一塊平地，在小屋邊的懸崖上方如果以隱蔽與監視言，再沒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了。它寬約十呎，稍向上斜，上面有塊突崖擋住，所以下面的人看不見。頭上的大石既遮掩了我們，又可擋避風雨。後面還有個更深的洞可資躲避。一株大松樹遮住平地，山周圍有許多矮樹和青草。上去的地方長滿一片忍多，無花果樹向四方伸展着枝幹。

我在平地後面找到地方坐下。蘭比平躺在崖邊，眼睛望着下面。在這裏，我可以望到一片寬濶的海。它明耀的光亮有點刺眼。似乎它距此尚遠。

我們在那裏分吃食物。蘭比拋棄了所有僞裝，狼吞虎嚥地嚼食。他不看我，只支肘躺着，一直盯着山下。我默默地看着他，最後我看他嘆口氣，伸手到口袋掏出香烟。我輕聲說：

『蘭比，誰傷了馬克？』

他跳起來猛轉回頭，一觸卽發的兇樣子又來了。

『我倒不是多管閒事，』我溫和地說：『但是顯然你們預想他們——不管他們是誰——還會來攻擊，所以你們都躲避起來。當然現在很好，不過你們不能無限期地這樣下去……我是說，永遠，你們應當也會看到這一點。』

『你以爲我不知道嚒？』

『好，那麼你什麼時候去——卽使不求救援，也需要找補給品。』

『你看不出我不能離開他嗎——？』

『我明白他不能行動，也不能沒人照料。可是如果沒有救應，他會更嚴重。讓我們坦白說，他可能送命。即使不死於槍傷，也會死於野外。你說他在野外過了一夜。許多人這樣死的——休克，肺炎，還有天知道的一些病，你不懂嗎？』

他不答應。他在點烟，眼睛不望着我。至少他不想離開我，或且急着趕我走。

我又突然說：『你們坐船來的，是吧？是你們的船嗎？』

他猛掉回頭，火柴在乾松針上發出瑟瑟的聲音。他失神地用手掌揉熄地上的藍烟。如果火燙到他，他也不表現出來。他目不轉瞬地瞪着我。

『船？』

『是，坐船，我聽你對馬克說過什麼漁船的話，』我微笑地說。『上天，人人都懂那些希臘話。還有，關於你們是怎麼來的，馬克在說謊。東邊沒有路；事實上，克里地這個角落只有這麼一條路。如果你們由這邊來，便不會問我那些到村莊的問題了。馬克不是發熱，他也會知道謊言一定會被我看穿。是吧？你們不可能自加尼亞坐補給船來，它拴在聖喬治村——而且你們認識路。是你的船嗎？』

一陣沉默。『是，是我的。』

『現在在那裏？』

更長一陣沉默。然後以勉强的姿勢指着東方某處看不見的海岸。『那邊。』

『啊。那麼你一定在船上存有補給——食物、被蓋、醫藥？』

『如果有又怎樣？』

『那麼應該去拿，』我鎮靜地說。

『怎麼拿？』他生氣地說，但是至少他已聽我的話。他最初的敵意已去，也許已經已把我當作可能的盟友。『你找不到船。路不好走，而且危險。』

他已接納了我。我停了一會兒，慢慢說。『你知道。蘭比，我認爲你最好把這種事情原委告訴我，不，先聽我說。我知道你不信任我，而且沒理由相信我，但我到村子後你却非相信我不行。那麼何不更相信點呢？何不承認我已經來此的事實呢？也許我力量太小，或許多少有點用。我答應你我一定十分小心。我決不會不必要時擅自干預。假如我能知道其中情形，那麼更會不犯錯。』

黑眼睛瞪着我。它們深不可測，但唇角岩石般的不快已失。他似乎在猶豫不決。

我說，『我想，我至少瞭解一件事。是否聖喬治村的人射殺馬克？』

『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是誰。』

我大聲說，『如果你現在還不願意告訴眞話——』

『這是實話，你看不出來？如果我們知道危險來自何方，或且爲什麼，那麼我們就會設法應付，可是我們一無所知，所以我不敢到村裏去，或且求任何人幫助——甚至於找村長。我不知道

是否家族的事，有些什麼人牽涉裏面。你來自英國；也許你在雅典住過——甚至於別的地方——』我點點頭——『可是你不懂克里地島山村中的情形。這是個荒僻安靜、法律沒有效力的地方。在克里地，他們會爲了家族的事兇殺，你懂嗎？他們還有——我不記得那個字，家族戰爭與復仇——』

『械鬬，血仇。』

『對，正是械鬬。爲了血仇而砍殺。以血還血。』

他以一種實事求是的口吻讀出莎士比亞的這行話，令我不寒而慄。我望着他說。『你是說馬克，爲了某種理由，或誤會傷害了什麼人？所以他被某個他不認識的人復仇所擊？什麼，可笑！我想這種事在克里地可能會發生，不過，他們現在不會知道——』

『他沒傷害任何人。不是他的錯。他的錯在他目擊一件兇殺案。』

我聽見自己呼吸的聲音。『我——懂了。而兇手的錯誤是馬克仍然活着，他能揭露眞情？』

『是的。我甚至不知道那人是誰……兇手們，和他們殺死的人，所以我們不知道該向何方求助。我們只知道他們還在找馬克，要殺他滅口，』他對我的目光點點頭。『這是無法無天的地方。如果一個人受害，他全家，甚至全村都會支持他，卽使兇殺與死亡案也一樣。雖然不永遠如此，但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尤其在這種荒野之地。』

『是，我讀過這種事。不過一個人總不——』我停止住吸了口氣。『你是克里地人嗎，蘭比

？』

『是，我出生在克里地。我母親是愛琴人，我父親在戰爭中陣亡，她回到了娘家。我住愛琴的瑪林娜村。』

『我明白了。所以你不屬於這個世界。這件可怕的事，可能與你毫無關係。』

『不，我根本不在場。我第二天早上才發現他的，我告訴過你。』

『哦是，是的。不過，我仍然不認爲去取補給或到聖喬治村會有什麼危險。唔，他可能——』

『不，』他粗聲說，似乎突感恐懼。『你完全不懂。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我輕聲說：『那麼你也許可以告訴我。』

『可以，』他等了一會，讓眼睛慢慢地向周圍山中搜索一週後，他對周圍的沒有動靜滿足之後，才舒適地把頭放在手肘上，深深吸一口烟。

『我告訴你我有隻漁船。我現在住在畢萊斯。馬克在那裏雇了我來旅行這些小島。這兩個星期我們去過許多地方。不過，前兩天我們才抵達克里地南岸。我們打算在當夜去聖喬治村。我講的是星期六。唔，馬克知道個老教堂，座落在聖喬治村東方離海岸不遠的山坳裏。這個教堂十分古老——或有歷史性，誰知道，我想舊書中一定載着有。』

『我聽說過。我想那裏以前是個神廟，後來才改成教堂。拜占廷式的。』

『哦？唔，在古代附近有個港口。在晴天時，你還可以見到水底的古老城牆，一條小船便可以直駛到以前的着陸地方。馬克，他叫我停在那裏。我們已航行了兩天，現在他們想上岸走走——』

『他們？』

『馬克和他兄弟。』

『哦！』我望着他，開始有種畏懼的悟解。我記得馬克臉上的痛苦絕望之色，而且蘭比似乎還說過『我立刻就去找他』的話安慰他。

『我開始懂了，』我嗄聲說。『說下去。』

『唔，馬克和柯林離了船，爬上山崗。他們帶了食物和酒。引擎有點小毛病，我只好親自去聖喬治村買到我要的東西。然後打算在當夜回去接馬克及柯林。引擎却又好了起來，於是我留在那裏釣魚睡覺游泳。可是傍晚，他們還沒來。我等了又等，不知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才會來，如果我能去看看……你知道事情那麼巧——』

『我知道。』

『入夜後，他們還沒來，我變得十分焦急。那裏全是荒山，我不認爲他們會迷路，可是怕出什麼意外。最後我不能再等了，我鎖了船上艙門，把鑰匙放在他們知道的地方，拿了支火炬去找那座小敎堂。你可以想見，卽使帶上火炬，路還是十分難找。』

『我完全相信。』

『我當然，我高聲大喊，我走了相當遠，還是找不到敎堂。我不願自己也迷了路，只好回到聽得見海聲音的地方等月亮上升。』

『它上升得很晚，不是嗎？』

他點點頭。他現在從容自如地說。『要等許久時間。它上升後，因爲不是滿月，所以路途仍看不清楚。我走得很慢，十分慢。我找到敎堂，可是他們不在。我不知道該去那裏好。後來雲聚雨下得很急，天色已黑不見人。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已回船去了，等天色稍亮，我又往回走。我運氣不壞。我找到了一條路，不是平走的路，而是由石頭鋪出的老路，也許它是以往人們自聖喬治村開到敎堂和海港的，我弄不清楚。總之那是一條路。我沿着它走，然後，我在路上看見血跡。』

蘭比的樸實言詞和他那種一本正經的口吻，產生一種奇突的感性衝力。他停止後，以恍惚的態度在石頭上捲菸草，我緊張地注視着他時，一陣陰影飄到我們中間的石頭上。我向後退縮有如那是一把飛刀。那只是一隻茶隼飛回巖穴去哺飼小鳥。空中傳來小鳥羣爭食的啾啾之聲。

蘭比根本沒有抬頭，他神經比我强多了。『我現在才確信是遇到意外，』他說。『它顯然發生在下雨之前，因爲雨水已經把它洗去。而我也看見石縫中的血漬。我很害怕。我大叫，可是沒人答應。』他遲疑了一下，抬頭望着我。『接着——我無法向你解釋——我不再叫喊了。』

『你無需解釋，我了解。』

我十分了解。由他告訴我的話中，我想像得出來；一個人獨處荒山中，石頭上的血；可怖的沉寂；廻響的崖石；增長的畏懼。我到過愛琴，那是蘭比生長的沙羅尼灣上偶像化的小島。那裏一山環海，頂上有陽光照閃下，松林中的寺廟，自每邊的石柱間，你都可以眺望到森林田野以及鑲邊的藍色海洋。道路迂廻地穿過和柔的山谷，經過有五十碼來遠一處小基督教神龕的斜坡，路邊是茂長的羊齒與藍色的野鳶尾花……但是在克里地却是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及雲端的嵯峨危石，傳統鷹隼出沒乃是强人們死後的魂靈化身。所以，蘭比在靜寂中嚇住了。最後，他找到了馬克。

馬克躺在三百碼處的道路上。『他是由濺血的地方爬過去的。怎麼會？我不知道。我起初以爲他死了。後來我才看清他中了槍，只是昏了過去，我做了所能做的事後，立刻尋找孩子。』

『孩子？你是說，柯林是他弟弟？』

『他十五歲。』

『哦，上帝，講下去。』

『我找不到他。天快亮了，我又怕他們——不管是什麼人幹的——會回來找馬克。我無法把他送回船，太遠了。我把他抱離大路，走過岩石在懸崖下才找到這個地方。顯然這裏好幾個星期沒有人來過了。我照顧馬克，使他溫暖，然後到原來地方用灰塵蓋了印跡，使他們認爲他已經清

醒離去了，關於那個，我以後再告訴你。現在，我把馬克後來對我說的話告訴你。』

『且慢。你還沒找到柯林？』

『不，毫無消息。』

『那麼——他可能還活着？』

『我們不知道。』

懸崖上啾啾之聲已停。鷹隼已飛了出去，在眼前兜了個可愛的圈子，然後直向右方飛去。

『馬克怎麼說？』

蘭比又拿出一支香烟。他在肚子上滾了滾，一面說話，一面望着悶熱的山邊。他仍以平淡無情的聲音說下去。

馬克和柯林走到小教堂（他如此說），在那邊吃飯。他們參觀了一會，走向山上去，想在回船之前在那裏度過一天。雖然天氣晴朗，不過午後雲層開始聚集，所以黃昏來得較早。兩兄弟又向前走了一會，走得比預期的還要遠。最後，他們又回到通教堂的破石路上，黃昏已經降臨了。他們走得很快，沒有講話，草索做的鞋底也不會發出什麼聲音。忽然在他們前面在通路的彎角上，聽到希臘話的聲音，像是在高聲吵架。他們並不在意繼續向前走，但是他們剛走過擋住對方的山石角時，他們聽見高叫，女人嘶喊，然後是一聲槍響，他們停在彎角，正在他們前方樹林邊上有塊小平地。

那裏站着三個男人一個女人。第四個人俯躺在溝邊，一望便知道他已死去。三個男人中，一個遠離衆人靜靜地抽烟。由於他冷靜的態度，也許他和這件事沒有關係。另外二人都手執長槍。放槍的人顯而易見，因爲膚色較黑穿克里地服裝的人還平執着武器。女人拉着他的臂膀，高聲叫喊。他生氣地把她摔掉，罵她是傻瓜，而且用拳頭打她。這時第二個人也大叫走向前，用長槍恫嚇他。除了女人滿面憂色外，其他人對死人似乎都漠不關心。

馬克關切的是柯林。不管這件事是對是錯，都不容他們插身事內。他一手擁着孩子的肩膀，把他向後拉。他低聲說：『趕快走。』

可是第三個人——漠不關心地抽香烟的那個，却剛好看見了他們。他說了些什麼，其餘的人全轉過臉注視，黃昏中顯得面容蒼白。在驚詫的當頭，馬克連忙把柯林推到身後。他開始喊叫——他事後說他自己也不明白說什麼——那穿克里地服的人已擧槍上肩，又開火了。

當那人動作時，馬克已半轉過身向後退。因此救了他一命。他跌倒時正近溝邊，轉身時背包向外邊旋轉，使他跌下溝去。

以後幾分鐘是痛疼而迷亂的記憶。他模糊地知道滾摔在石頭與矮樹間，而後來他發現正好置身在路下的樹叢間。

他似乎聽見遠處女人又高叫，一個男人咒駡他，然後是柯林恐怖而憤怒的聲音：『你殺死他了，你笨豬！馬克！放我下去！放開我，你這混蛋！馬克！』

溝邊傳來短暫的打鬪聲、柯林被打的呼叫，然後他再聽不見任何聲音了。只有女人在低泣，用希臘語高呼他們的神祇，兩個克里地人高聲爭辯的聲音，然後漸漸模糊不清，馬克有如在黑色的痛苦海洋上游泳，越游越遠。甚至於分不清那是否夢境——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以準確而濃烈的英語：『你們這次至少花點時間考慮一下，好不好？卽使在這裏，三具屍體也不易處理……』

蘭比說，馬克只記得這些。他淸醒時已經天亮了。想起柯林使他爬出溝谷到路上來，他疲乏而流血地躺了一會，然後才能有能力向四周看。死人不見了，柯林更無踪影。馬克彷彿有個印象，覺得兇手已向內陸而去，所以他沿着道路想爬去追踪。三百呎路程中，他暈過幾次。雨水兩次把他淋醒，最後一次蘭比發現了他。

蘭比的話停止了。我又坐了幾分鐘——覺得長如經年——在默默中，我手摸着臉，視而不見地望着遠方的海，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些。無怪蘭比也害怕。無怪馬克要我早早脫身……

我啞聲說，『我想他們以爲馬克死了？』

『是，天很黑，而且，他們也許不願下溝去查明。那是個很陡的地方。卽使不死，也活不過次早。』

『那麼——英國人爲什麼要他們考慮？他指的一定是柯林？另兩具屍首指的是馬克和那個死人？』

『好像是的。』

『那麼柯林一定還活着?』

『據馬克聽見的，應該是，』蘭比說。

一陣沉默。我猶豫地說。『他們天亮後，可能回來找馬克。』

『是。』黑眼睛中一道閃光。『我聽見他的故事之前，便想到這一點了。我回去用樹幹掃去足跡，蓋上泥土，然後上去找背包，背包果然落在石頭下。那時有個人來了。』

又是一陣緊張。『你看見他了?』

『是。一個穿着克里地服裝的四十來歲男人，你看過這種服裝?』

『我，是。』

『他穿着藍外衣，藍黑的褲子，鬆大的式樣。外衣上——邊上有着色的小球——該怎麼講?』

『什麼?哦——我想可以稱爲花邊，如果你是指縫在衣袖上的捲邊，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桌布一樣。』

『花邊。』蘭比說。他一時爲我的解釋而吸引，無暇思及其他。我無意敦促他，『他有紅花邊，一種黑色的軟便帽，照克里地人的樣子繫着一條紅頸巾。他有張十分黝黑的臉，留着髭鬚，像克里地人一樣。我再見到他，一定可以認出來。』

『你以爲他是殺人犯?』

『是。事情發生時，天色很暗，馬克沒有看清對方的臉，不過他堅信射殺他的是穿克里地服裝的人，不會是別人。』

『你看見他的時候，他怎麼樣?』

『他四周查看，並且下溝來找馬克。他找了很久，他無法相信他已經走了。最後他找不到人，困惑而又焦急地再找了一會，看是否馬克已經爬到別處死了。你曉得，他一直在溝底尋找。他想不到馬克會再爬到路上。許久後，他又回到路上。我看見他十分疲倦。然後又在路上找了一會，不過他一定沒看見什麼。過一會他走了，但是並不向聖喬治村。他上那邊去了——』他含糊地指着北方——『我想是另一個村莊。所以我們仍然不知道兇手來自何處。』

『唔，我想你不能——』我遲疑地考慮用語。『我是說，如果只有他一個人……』

蘭比還是第一次微笑，一種相當冷澀的笑容。『你認爲我應當攻擊他?當然。我無需告訴你我一直等待機會逼他講出實話，以及柯林的下落。但是沒有機會。他離我太遠。我們之間是暴露的斜坡。而且他還帶着長槍。』他用手勢比出待發的長槍，『那人使槍十分快。我只好讓他去。如果我冒險，我和馬克全沒命了。』

『當然。』

『又由於馬克性命垂危，我也不能跟踪他，看他上那兒去。……』他突然坐起來，冷峻地面對着我。『你現在明白了吧?你明白爲什麼我說此地危險，爲什麼我不敢離開馬克，甚至去尋找

柯林?馬克要我走，但是他傷勢太重而且發熱。他想離開小屋自己去找他兄弟。』

『哦，是的，我全明白了。謝謝你告訴我。現在，你願意讓我幫忙嗎?』

『你能幫什麼忙?你又不能到村裏去買些食物被蓋再回來。全村不到一小時全會知道，這裏又只有一條路。你又不能到船上去；天快黑了，而且我告訴過你，你找不到路。』

『不，可是你找得到。』

他瞪着我。

我說，『好，事情很清楚，不是嗎?你去，我留下來陪他。』

他會認爲我的建議是自白山上跳下去。『你?』

『還有什麼辦法?總得有人陪他。有人去拿補給。我不能去，便只好留下來。簡單得很。』

『可是——我要去很久，可能好幾個鐘頭。』

我笑了。『好在旅館以爲我明天才會到，聖喬治村沒人知道我在這裏。不管我什麼時候去，都沒人會問我。』

他捧起一掬松針，讓它們慢慢自指縫流下。他望着它們說，『如果他們回來，那些兇手，你只有一個人。』

我强嚥口水，儘量使我的話顯得自然。『好，你可以等到天黑，不是嗎?如果在天黑以前他們找不到小屋，天黑後便安全了。』

『對。』

『你知道，』我說，『這決非愚蠢的英雄主義什麼的。我決不願留在此地，眞的，但是我想不出別的辦法。』

『你可以聽馬克的話，回旅館忘了我們，你可以有個舒適而安全的床位。』

『你認爲我可以睡得很好嗎?』

他聳聳肩，嘴角稍稍扭曲，然後他看了眼西方的天空。『很好。天一黑我就走。』又望我一眼。『在離開之前我們不要告訴馬克。』

『最好不。他會替我擔心。不是嗎?』

他微笑。『他不願絕望，他就是那種人。他會想要移轉天地。』

『他一定十分擔心柯林。你等他睡熟再去，那麼趁他不知道時再回來。』

『那樣最好，』他站起來。『那麼你留在此地，等我給你個信號。我在離開之前再去看他一下。如果他不因熱度醒來，你也沒什麼事好做。那麼到屋外看看找不找得到他弟弟。』

『我會安排，』我說。

他那深不可測的眼光看了我一會。『我想，』他慢慢說。『你什麼都會安排好的。』突然他微笑了；友善與高興的眞正微笑。『連馬克在內，』他又加一句。

4

『看她如何在霧中
繞着遲升痛苦的新月。』

王爾德：潘茜亞

蘭比於黃昏出發，太陽在海平面下沉後，黑暗降臨了，我在日落前在懸崖上看守了兩小時。我看不見山邊有什麼動靜，除了蘭比自屋中到水池上去汲水。

當海與陸地的分界已溶融模糊的時候，我又看見他，在我下面顯得身體矮小，他出現在小屋門口，這次他站住仰首向我舉起手。

我站起來舉手作答，然後小心地下去迎接他。

他低聲說，『他睡了。我把剩下的咖啡給他喝，替他洗洗手臂。我想他好看了些；他還有點發熱，亂講話，不過，已經不想掙扎出屋了。他不會找什麼麻煩，水壺中已裝滿水，你可以無需再出來。』

『好。』

『我現在走，你怕嗎？』

『有一點，不過沒關係。你會小心嗎？』

『當然，』他遲疑一下，然後又擺出手貼腰部的熟悉姿態，『你要這個嗎？』

『這個』指的是他的刀子，它平擺在他掌中。

我搖搖頭。『你帶着，如果我們有人需要用它，我希望是你！把它給我只是浪費東西，我根本不會使用。哦，還有，蘭比——』

『啊？』

『我方才坐在那裏想，是不是可能柯林已經跑走了？甚至於他們可能放他走了？他們知道馬克跑了，如果殺了柯林只有使事情更糟。我的意思是，他們認爲第一件謀殺是可以擺脫乾淨的地方事件，可是牽涉到兩個英國人，事情又當別論。』

『我也這樣想過。』

『如果他自由了——我是說柯林——他首先會去找馬克的屍體，他找不到後，一定會回船去

，對吧？』

『我也這樣想過，我希望能在船上看見他。』

我猶疑地說，『只要他們找不到漁船……我想，假如他們找到了，他們一定會聯想起馬克。這條路，「老」路，是否直通老港口？他們會不會假設馬克和柯林的去向？那麼你想，他們會追踪到嗎？』

他搖搖頭，『路翻過山嶺去，經過教堂，然後在山上分叉，一條通向克里地人走的北方安諾菲村，另一條則沿海岸向東部去，那裏有一條路通菲斯特，那裏有些古蹟，是旅客們參觀的地方。兇手們一定認爲馬克走的是那條路。他們怎麼會想到船呢？馬克和柯林帶着背包，似乎他們是走路來的，可能到老教堂去過夜。一般人，尤其是英國人，喜歡做些奇怪的事。』

『好，但願你對，希望他們永不想到船上。如果從上面看，看得見船嗎？』

『不，我藏得很好，那裏有個小洞……不能算個洞，只是岩石的深處，海岸上看不見的，我把它放在那裏，十分安全；今晚又沒風。』

『如果柯林回去——』

『他找得到，如果他到那裏，船不見了，你知道他會怎麼做。他先會想，也許不是這個地方，那麼他會尋找；那裏有許多岩石和小灣，他會一個個找過去，然後會看見它。』

『是，當然。人人都會這樣做。如果你想在某一個地方找到某件東西，你決不會相信它會不

在。』我以新的尊敬望着蘭比。『你呢？你想他會在嗎？』

他迅速地看眼屋門，似乎怕被馬克聽見。『我知道的不比你多，小姐。也許他們因爲打了馬克，現在開始恐懼了，所以他們想勸說柯林保守秘密——可能此刻柯林正在找他哥哥。我不知道，可能已經沒有危險了。』

『不過你不相信。』

在他答覆之前的一陣沉寂中，我聽見在黑暗天空的高處有遲歸海鷗的叫喚聲。聲音來自遠處，低聲而孤單。

『不，』他最後說，『我不相信，危險仍然存在。我看見的那個人，是個危險的人，危險得像頭野獸，還有馬克提起的人……是，有危險，我感覺得到，它便存在山間空氣中。』

我笑了，我高興地希望。『也許因爲你對它還沒習慣。你像我一樣，成了城市裏的飛鳥。現在，荒山令我心悸。』

他嚴肅地說，『當城市和野外中有壞人的時候，它們都一樣，我兒時的村莊便是如此，在我們家裏，床上，都感到恐懼……只有在青年時，戰爭才令人興奮。可是這個……不，現在不了。』

屋內有聲音：是乾葉綷縩與長歎，然後又安靜了。

蘭比放低聲音。『我該走了，我儘量把東西帶回來。小心，小姐。』

『叫我珂蘭。』

『好，珂蘭。』

『再見，祝你幸運，』我說，『你也得小心。我們不久就會再見。千萬別摔下溝……你想你需要多少時間？』

『我等到天亮，也許天亮後三小時。』

『好，』我儘量鎮靜地說。『如果你中午還不回來，我去找你。』

『好。』

他立刻在暗山中消失了。他的脚步聲漸遠，我聽見一兩聲樹枝折裂與石塊滾動的聲音後，便復歸安靜了。

海鳥亦已飛去，東方山頭似乎堆滿雲層，這裏至海上似乎稍亮，漸漸地滑入夜晚。最早的星星，太白星，已經發出明亮的光芒，我記得昨夜還有月亮，蒼白的新月，像是塗上層卽將消去的薄薄白銀……

我身邊的茅屋小門黑得有如穴口。小屋緊倚山壁像是尋覓保護。我又轉眼仰望夜空。爲了蘭比，我希望能有月亮，不管是什麼樣的月亮，只要能從雲縫稍微灑下些清光。但是爲了我和馬克，越黑的夜越好。

我扔下這個思想，想起我們被發現的可能性只是庸人自擾，我們不會被發現，這件事只是誤

會，我們沒有危險，決沒有。

我胡亂想了一會，轉身走進小屋的黑暗中。

『蘭比？』

他醒了。我安靜地向聲音走去，坐在枯枝舖邊。

『蘭比到木船去拿東西，看柯林在不在。』

『你？』

『是。請別擔心，總得有人去。我們既不能到村裏去買東西，我又不知道船藏在那裏。他明早回來。你餓嗎？』

『什麼？不，有點渴，可是，完全胡鬧。我以爲你平安地到達旅館了。你得去，他們會問許多問題。』

『不，我對你說過，我原是預定明天抵村。我表姐弗蘭有事就擱，明天才會到。而且，說老實話，也沒人會替我擔心。現在別多想了；我替你倒水，水壺裏有……假如我看得見的話……這裏了。』

他的手伸過來抓住杯子，我知道他正在想話說。不過他一定很疲倦，而且熱度使他神志不清，所以對我在場不再多問，只是在喝水時嘆了口長氣，轉回原來的話題，『他去船上？』

『是。』

『他全對你說了？關於柯林？』

『是。我們想，柯林可能已經回船了。』

他不再說話。我聽見草舖作響，知道他躺了下去。它發出一陣强烈乾燥氣息，可是它蓋不住骯髒疾病的味道。『你怎麼樣？』我問。

『好。』

我按他脈搏，它急促而輕浮，『我希望能燒點水，手臂怎麼樣？』

『有點痠痛，』他像個順從的孩子耐煩地答，『明早就好了。』

『如果能使你暖和點，』我說，『再睡一會。你暖和嗎？』

『天，在發燙。』

我咬咬嘴唇。當夜還好不冷，山石上還蒸發出熱氣。但是還有許多小時，清晨便會帶來寒冷，或且可能有雨水。

我的指下脈搏加速，他默默無力地躺在角落上。

他突然說，『我忘了你的名字。』

『珂蘭。』

『哦，是。對不起。』

『沒關係，你是馬克——姓？』

『羅。他什麼時候回來?』

『他沒講，』我說謊，『他要把船藏在看不見的地方。他要等天亮了才能工作。』

『如果柯林回船去——』

『他會找得到，它還在懸崖旁邊，現在別想了。天亮以前我們沒事，如果你能什麼都不想，休息一會，明天便可以有力氣回船了。』

『我試試看，』他不安地欠動，似乎手臂又在痛。『你呢?你該回去，我一個人沒有關係。你眞明天才走?你不該多管閒事。』

『好，』我安慰地說。『等蘭比回來，我就走。明早再談，現在你必須靜靜地睡一會。』

『蘭比是不是說過有個桔子?』

『有，等我剝皮。』

我剝桔子時他一聲不響，然後幾乎是貪婪地接過我給他的一瓣。等我再給他一片時，他突然失去興趣，推開我的手開始發抖。

『躺下，』我說，『來，把這個圍上。』

『你自己會冷。你沒外衣，』他坐起來。『天，女孩，你的毛衣也在我這裏，把它穿上。』

『我不要，不，馬克，你在發熱。別讓我和你爭吵。』

『聽我的話。』

『我是護士，你是病人。圍上它，躺下休息。』

『那樣我才該死了。讓你只穿那麼件紗衣整夜坐在那裏——』

『我很好。』

『也許，但是你不能坐整夜。』

『看，』我看見他牙齒在打戰，驚悸地說，『躺下吧!我們一同蓋這件東西。我過來了，那麼我們兩個都會暖和，躺下。』

他發抖地躺平，我也溜到他未傷的一邊睡下。我的一條臂膀伸到他頭下，他自然地半轉過去，背身在我身體的空弧裏。我小心地不碰到他肩膀，緊緊地擁着他。我們就這樣睡了一會。我覺得他慢慢在溫氣中鬆懈下來。

『可能有跳蚤，』他不安地說。

『大概一定有。我想得到。』

『還有床舖的氣味。如果我自己發臭，我也不會感到奇怪。』

『我明早替你擦擦。』

『不用。』

『試試看。你那股過份客氣便能殺死你的了。我也想看看你是副什麼樣子。』

他勉强地輕笑一聲，『不值得看，我姐妹們都說我很好，不過很平庸。』

『姐妹？』

『嘉露、安和裘麗。』

『天呀，三個！』

『是，然後才是柯林。』

過了一會。『你最大？』

『是。』

『所以你不習慣聽別人的話？』

『我父親時常遠行，所以我養成了照顧事務的習慣。目前他在巴西——亞馬遜河馬奧城駐港建築工程師。他在那裏還要兩年，以前他在古巴。幸而我還能常常在家……當然，他們現在都在外——嘉露在戲劇學校，安在牛津一年，裘麗和柯林都在上學。』

『你呢？』

『唔，我繼承父親——我是個土木工程師……剛開始。離開學校後，在畫圖室工作了兩年，又在牛津修讀學位。去年才及格的。這次旅行可以說是獎賞……父親讓我們在島上度三星期假，我們一直等到現在，因爲天氣……』

我讓他說下去，希望他講着講着便會入眠。

『幾點了？』他似乎已睏頓地問。

『我看不見，你睡在上面，那裏。』

我手臂在他頭下，我轉過手腕，他向上面注視，夜光指針已舊，不過仍淸晰可見。『大概半夜了。』

『哦。你想睡了嗎？』

『唔。又暖又好，你呢？』

『好，』我謊言道，『肩膀舒服嗎？』

『很好，珂蘭，你眞是個好女孩。非常舒服，覺得好像和你一起睡了多少年。好，』我覺得他似乎聽見了自己的聲音。然後他又淸醒地大聲說。『我十分抱歉。我不知道我爲什麼說這些話，我一定是在做夢。』

我笑起來。『不用亂想，沒有關係，睡吧。』

『唔哼。有月亮嗎？』

『可以說沒有，剛上來，蒼白的新月，邊緣全是微雲，像羊毛一樣，天上仍然有些雲，不過够亮讓蘭比上路的了。』

他又沉靜了許久，我希望他已經睡着，但是他又不安地挪動頭，使床鋪上升起灰塵。『如果柯林不在船上——』

『你可以打賭他一定在。再過幾個鐘頭他便會和蘭比一起來了。好了好了，談這些做什麼，

別亂想，睡一會。你聽過紡月者的傳說嗎？』

『什麼？』

『紡月者，她們是女神——你知道，湖沼山林的女神。有時當你在深山中時，你碰到三個女郎，她們在黃昏時分，沿着山路散步紡紗。她們每個人有個紡錘。她們紡着雪白得像月光一樣的羊毛。事實上，那正是月光，因此她們無需紡桿。她們不是命運或其他可怖的神仙；她們並不影響人類的生活；她們的工作只是看望黑暗中的世界；她們的工作也只是把天上的月光紡下來。你可以看見，月亮一夜比一夜少，光球變成蒼白，可是女仙們的紡錘却滿了。最後，月亮不見了，世界黑暗地安息，山崗裏的動物都安全地遠離獵者，潮汐也靜止了……』

馬克的身體鬆懈地緊貼着我，他呼吸更加深沉。我儘量把聲音壓得柔和而單調。

『後來，在最黑暗的夜晚，女仙們拿着紡錘到海中去洗羊毛。羊毛忽然由紡錘落入海中，它解脫成長長的光亮漣漪，由岸邊傳到地平線。於是，月亮又自海上升起。它只是一道彎彎的曲線，再現於空中，當所有羊毛全洗盡了，新

月又成為空中的白球，讓紡月者再開始她們的工作，讓被追捕動物在夜晚得到安全……』

在門外，月光蒼灰，像是黑暗的叛徒。它已使蘭比不至於顛躓，使他可以在夜裏把船藏進安全地方；而又讓窺視者的眼睛看不見我和馬克躺着的地方。紡月者便行走在克里地荒山中把月光紡走，使夜晚安全。

他睡着了。我把臉貼着刺人的枯枝，又碰到他粗而多塵、在床上發出乾馬鞭草香味的頭髮。

『馬克？』一聲呼吸般的低語。

沒有回答，我把一手伸進卡其外套找到他的手腕，它溫和而安靜。脈搏雖快，但是比較有力正常，我替他塞好外衣。

許多事做了之後仍不知其理由。我十分輕柔地吻他頭髮，然後我自己也睡着了。

5

『他身穿不朽的外袍，
暴露出光榮的創傷。』

波甫：荷馬的依里亞特

我睡了一會，最後醒來了，馬克仍在熟睡，他彎身貼着我。他呼吸輕鬆而正常。我小心地摸他的皮膚，它很涼。熱度已退。

天色還早。太陽沒上山，門外射出珍珠色的光亮。我手腕正壓在他臉旁，所以我不敢彎過來看錶。我不知道這冷光只是表示出清晨，還是雨雲掩住了太陽。也許有烏雲對我們倒好些；不過一定天氣陰冷潮濕；而且除非我們有被蓋……

想到這裏，我完全清醒起來。蘭比，蘭比此刻不是該回來了嗎？

我謹愼地抬起頭，想把馬克頭下的手腕轉過來。他微微欠動，輕呼一聲，也醒了。他伸手揉眼睛，又伸個懶腰。這個動作使他擠到我，他乍然一驚猛坐起來，使他手臂發痛。

『呀，嗨！上天，我忘了你在這裏！昨夜我一定是神志昏迷。』

『經過一個長夜後，這是那個男人對我說的第一句動聽話，』我說了坐起來，彈彈身上的灰塵。『如果我能不驚醒你起床，我早就起來了。可是你貼得那麼近，我——』

他微笑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他笑。他雖然蓄着兩天的鬍子，臉上是壓制的活潑神情，這只有使他顯得十分年輕。『祝福你，』他說，似乎他是眞心眞意。『我好好地睡了一覺，我覺得十分舒服。我覺得我今天可以行動了，天知道，我居然會好。可是你——你睡了沒有？』

『睡了會，』我坦白地說。『不過够了，我很清醒。』

『什麼時候了？』

『剛過五點。』

我看見他眉中升起關懷的皺紋。他移動手臂，好像又感到一陣疼痛。

『蘭比還沒回來？』

『沒有。』

『但願他沒發生什麼事。我把他牽入這場是非——』

『喏，』我說，『別替蘭比難過。他不會感謝你，我認為他會照顧他自己。』我站起來，仍然在揮揮衣服。『還有，當你躺着打鼾的時候，我正在想。我想你應當離開這間小屋，越快越好。』

他用手摸摸面，似乎要抹去最後一絲睡意。他的眼睛仍因昨天的疲倦與憂愁而模糊無神。『啊？』

『如果還有人在尋找你，一定會找到這裏。眞的，只要他們有腦筋，他們會去找水源——那麼這間小屋正在眼前。蘭比先把你帶來此地躲藏，完全對！不過你現在好了些，我認為你該找個空曠、空氣新鮮、陰涼的地方。我們可以到的地方去。你最好到山邊去，不要躲在這裏。』

『眞的。我決不會喜歡呆在這個……你可以幫助我出去嗎？』

『當然可以。』

他比看上去還要重一些。而且比他想像的更需要人支扶。花了好久時間才使他站起身，他半倚着牆，半倚着我。現在我才看清楚他並不高，不過很健壯，寬寬的肩和有力的頸子。

『好，』他像是參加賽跑過一樣喘息，他臉上有汗珠。『沿牆走，我自己可以。』

我們慢慢地向外走。我們到門口時，太陽已東升，光線自左邊高高日光蘭間射過來。長長的花影投在岩石上。小屋安靜地站在陰影中的角落上。空氣還很冷。

我讓馬克坐在一根斷了的橄欖樹幹上，走向清泉。

水池也還在陰影中，泉水如冰。我洗完臉，回小屋去拿金屬壺。這像個茶壺，它一定是牧人們用過的。壺外已燻得墨黑，裏面却很乾淨，毫無生銹黑點。我用溪沙把它洗乾淨，裝滿水走回馬克身邊。

他現在坐在樹幹邊的地上，十分疲倦不適地靠着它，使我必須控制我的驚訝之情。只要蘭比回來；蘭比，被窩，熱湯……

我用手在小壺中掬出一把冰水。

『喝一口，如果你想洗洗，我有點乾淨手帕……不，等等，我想你還是讓我來。安靜點。』

這次他不推辭了，讓我替他洗臉和雙手，但是我沒有洗。清潔是最佳的美德，但是冰冷刺人肌骨。他像個相當骯髒的流浪漢。我覺得我自己一定也很能和他相配。今天我根本沒有勇氣去看望女神的水潭。

早餐也相當可憐。麵包硬得像石塊，他下嚥前必先在冰水裏浸一下。巧克力比較好，可是使人肚子不舒服。桔子已經變軟，一點也沒有味道。

我望着他以意志力把這些難以入口的東西吃下去。我以緊張而尊敬之情看着他。他可能頑固專橫有與任何戰場英雄相比美的勇氣，這使他堅持他的私人戰爭，使他維持生命與力量，而每一根神經都在高呼着行動！對我，這是種勇氣的新頌歌。

可憐的早餐過後，我遲疑地望着他。『昨天蘭比帶我去一個地方，那是個突崖。外面還有掩

蔽，可以看到幾哩外去。唯一是它地勢比較高。繞那塊大石頭向上爬。那裏，看見了嗎？如果不行，我可以去找個別的地方。』

『我可以。』

他到底怎麼上去的，我永遠也弄不清楚。我們大概花了一小時。最後他蒼白而喘息地躺在崖上。我好像覺得我自馬拉松跑到雅典，而結果帶來的却是壞消息。

過一會我坐了起來，低頭看着他。他閉着眼睛，形容可怕。這時太陽已開始照上山崖，他躺着，臉孔貪婪地轉向增加的溫暖。

我站了起來。『我回去拿背包，並且蓋上方才的足跡。等我回來後，不管你怎麼說，我也要生個火。』

他眨眨眼臉。『別傻。』

『我並不，要緊的事第一，你最需要的是溫暖。你必須喝點熱東西，即使我要替你洗手，也需要熱水。』我指着後面的小小穴洞。『我如果用乾草生個小火，不會有什麼烟，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熱東西。最好是現在，這時像是不會有人來。』

他又閉上眼睛。『隨你便，』無力地說。

蓋上小屋到這裏的足跡並不需要多久的時間。任何牧童可能留下個床鋪，可是看上去仍使人生疑。我勉強地把它掃亂，使它更顯不出有人睡過的痕跡。然後又用一束樹枝掃去附近的足印。

我迅速地打量一下周圍後，爬回突崖。我小心地用手捧着一壺清水，使它不至於潑灑出去。馬克仍然閉眼躺在那裏。我輕悄地把東西帶到小穴去，我準備在個土坑中生堆小火。一切準備就緒後，我又在懸崖上四看一下，除了老鷹在谷上盤旋，沒有一點動靜，我回去劃起一根火柴。

我對生火並不內行，但是我收集了些乾草枯葉，任何人都能輕易地點燃。我只點了一根火柴，乾枯的枝葉便成了根根火線，然後升起一陣可愛如絹的火焰。突來的火熱給人奇異舒適與生命的感覺。水壺加熱時發出嗶剝的聲音，它下面一根樹枝燒焦折裂，差點使它傾倒。水在壺沿嘶嘶作響。

我緊張地向上看。火烟幾乎難以覺察，它像張不比灰白尼龍更厚的蒸氣，溜向彎曲的懸崖面上消失了。它只是一陣顫抖的熱氣，沒能到達空氣上層便無影踪了。十分鐘不會有什麼要緊。

水壺作響起泡，我把最後一塊巧克力放在大杯中，倒上滾水，用支乾淨的樹枝攪動。火立刻轉爲一堆紅灰。我又把水壺放在殘堆上，把冒氣的杯子端給馬克。

『能喝下去嗎?』

他吃力地轉過頭，睜開眼睛。『什麼?』他聲音無力，我突然害怕把他拉上來是否聰明。『天呀，熱的。你怎麼做的?』

『我對你說過，我生了火。』

他眼中突然閃過一道異光，發現他方才過於疲倦以致沒有聽見我的話。我連忙微笑地跪在他身邊。

『別愁，火熄了。來，把它全喝完。我還留了些熱水，等你喝完替你弄手。』

他接過杯子啜飲渾濁的飲料。『什麼?』

『我自己的藥方；在蒼白新月下的白山中採集的靈藥。』

『我覺得像是淡可可。你在那裏弄來的?』他突然又想起另一件事，轉過頭來，使可可潑了一點，『他們——蘭比來了嗎?』

『不，還沒有來。這只是加水的巧克力。』

『我看見它剩下無多，你自己呢?』

『等下，只有一個杯子，等你喝光了我再喝。快點。』

他聽從後又再躺下。『眞好。我好像已經好了。你是個好厨子，小珂蘭。』

『珂蘭。』

『對不起。』

『好，現在咬緊牙根，英雄，我要看看你的臂膀。』

我走到火邊，它已熄成白灰。我喝了杯熱水——味道十分可口——然後鼓起勇氣用雙手端着熱壺走到馬克身邊。

我不知道在這些時刻誰——我或馬克——表現得更堅決。對於傷口和救治我毫無所知——我又怎麼會呢？——以前我看見任何不快或血腥都會使我不安到極點。而且，我可能會傷害他，想起這點令人害怕。可是我必須那樣做，我縮緊胃肌，鎮靜雙手，而且希望自己能發生一種同情的氣氛，我開始解開昨夜蘭比替他胡亂紮上的裹綁。

『不要那麼害怕，』病人安慰地說。『幾個鐘頭以前已經不流血了。』

『害怕？我？上天，蘭比那裏弄來的這些東西？』

『我想是他的襯衫。』

『啊！是，樣子很像。這又是什麼？像是葉子！』

『哦，是的，你們的靈藥全是在蒼淡的月光下採集的，這是蘭比找來的，我記不得他管它叫做什麼，但是他發誓說他祖母用來治療百病；由流產到蛇咬，所以你可以想——』他突然停止深深吸一口氣。

『對不起，可是它黏在上面。忍忍，會有點痛。』

馬克沒有回答，只是躺着把頭別開。顯然感到興趣地細看崖上的石頭。我遲疑地望了他一眼，咬緊嘴唇，開始把傷口上的東西剝下來。終於把它除盡了。

第一眼看到暴露的傷口，令我萬分震驚。我還是首次看到這種事，子彈劃在皮膚上，成了道鋸齒形的長溝，翻出來的肉令人反胃。馬克十分幸運。兇手一定瞄準了他的心臟，可是沒有擊中

要害，子彈在臂膀上向上劃了道四寸的溝。我起先覺得它十分嚴重。長長的傷口似乎可怕而痛疼。

我連連眨眼。當我再看它時，已不復令我胃部不適。我把骯髒的綁布扔開，然後集中意志審視傷口。

最重要的是看傷口乾不乾淨。我先得把骯髒與血漬洗去方能看清楚……

我細心地開始，有一次馬克不由自主地動了一下，我連忙住手，可是他沒有說話。他的眼睛正追隨着上方盤旋的鷹隼。我又笨拙地進行工作。

傷口終於洗清潔了，傷口周圍的肉色正常，完全沒有炎腫的跡象。我輕輕在各處按着，一面看着他的臉色。他毫無反應，只是直視着上空的鷹窩。我遲疑了一下，又彎身嗅嗅傷處。它只發着一些汗味，我站起身，看他正在微笑。

『什麼，沒有爛吧？』

『唔，』我小心地說。『希望，永遠有希望，需要幾天復元……哦，馬克，我對病傷一點都不懂，可是，我眞覺得它很乾淨，我想它好了。』

他扭頭看着傷口。『看上去很好，等它一乾就會復元了。』

『好！樣子很好！還痛得厲害嗎？』

『不能這樣說話，你不懂嗎？你應當安慰說，「好，我的孩子，完全好了，站起來。」不，

眞的天曉得。它好像已經乾淨了，也許草藥眞有效；奇怪，當我知道蘭比用他自畢萊斯出來便一直穿着的襯衫替我裹傷時，我心中着實不好受——』

『這事眞奇怪。天無絕人之路，誰還要現代的抗生素？睡下，好吧！我要替你再包上。』

『用什麼？那是什麼？』

『珂蘭的舊襯裙，她自雅典出來便一直穿着的。』

『可是——』

『躺下，別擔心。我早上洗過。我把它晾在小洞裏，已經乾得像休戰的白旗。』

『別胡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可是你已經沒什麼衣服了。我拿了你的毛衣，現在又是襯裙——』

『放心。如果我衣服不够，我不會給你的。來，它可以使它乾淨。現在覺得怎樣？』

『好極了。不，老實說，好多了。不再震跳，只是十分痠痛，動一動便如火燒一樣。』

『哦，你根本不要動。你便躺在那裏望着山下。我去把破布埋好，然後再去提點清水，如果必要，我們可以留在此地。』

我提水回來，又點火燒開後，時間已八點差幾分。我躺在馬克身邊，雙手墊着下巴。

『我看守。你睡下。』

他一聲不響地聽從我的話，他堅忍地閉上眼睛。

我看看長長而不毛的山側。什麼都沒有。明朗清晨的八時。

長日卽將開始。

6

『出發……』

鄧尼生：欣里西斯

不出二十分鐘，那人出現了。

在我們躺着的遠遠的東南方山邊有人影。我自然地想到一定是蘭比回來。但是當小小的人形越走越近時，我覺得他無意要隱匿自己。

我迎着太陽瞇起眼睛，我只看得見遠方的人是穿着黑色的衣服；那可能是蘭比的褐衫和天藍上身；他似乎不會只帶根手杖，而且他也不會公開地在山坡上。更且他似乎不慌不忙，時而停下

來東張西望，用手遮着當面照來的陽光。

他第四次停步時，我斷定——但是好奇勝過畏懼——那不是蘭比，又當他舉手時，我看見光線一閃，一定是他眼睛上的什麼東西發亮。望遠鏡。然後他又向前走，這次我看清他一手拿的『手杖』。一枝長槍。

我平臥在崖邊的杜松矮叢邊，有如在注視一條響尾蛇。我的心開始緊張畏懼地疾跳。我深呼吸來控制自己，瞥視身邊的馬克。

他安靜地躺着，雙眼緊閉，臉上仍有疲倦之色。我緊張地伸出手，又縮了回來。等兇手再走近些，反正有時間叫醒他。

那人必定是兇手，毫無可疑之處。當被距離縮小的人形走近來，越過山側一片空地時，我看見一道紅光——蘭比所說的紅巾——以及克里地服裝的外形，而且這個人是在細心地尋找什麼。每一分鐘，他便要用望遠鏡四望一下，當他準備穿過樹林時，便平舉起長槍……

他自林蔭走出來時，又停了一會。望遠鏡直對着上方……它正掃向突崖……牧童小屋……蘭比同來的道路……

望遠鏡掠過我們向東去，然後直對着柏樹林上方的多樹岩石區。最後，他放下望遠鏡，舉起長槍向上面爬去，立刻他消失在大岩石後。

我輕碰馬克。『你醒了？』

他立刻應聲睜眼，他轉過頭，表示他了解我動作與低聲的意義。『什麼事？』

『那邊有人，就在下面不遠的地方，我想他就是你的對頭，他似乎在找什麼，手裏有枝長槍。』

『現在看得見嗎？』

『看不見。』

馬克困難地翻轉身體，小心地由杜松叢中下望，我附在他耳邊。『看見那裏的柏樹林嗎？那株像牛角樣有根乾枝的樹過去一點。他正由那裏爬上去。這裏看不見，可是上面也有樹。那裏的山谷和這邊差不多，不過小一點。我想我看見那裏有道泉水流下來。』我痛苦地吞嚥口水，『我——我說過他在找水源。』

馬克仰頸看着那邊岩石。『我還弄不清楚，下面看得見這裏嗎？』

『不，至少人們不會想到這裏是個平崖。下面只會看得見矮樹，還以爲是山壁上長出來的。』

『上面呢？』

『上面有無花果樹蓋着。』

『嗯，好。我們只有冒險了，你能不能不出聲響地爬回小洞去？』

『我——我想可以。』

『現在趁他看不見的時候爬回去。』

『如果他到了上面，洞裏也躲不了身。』我摸摸肩，『反正，我也留在這裏。如果要作戰，我們的地勢比較好——』

『作戰！』馬克的聲音突然氣惱起來。『你想我們空手對長槍怎麼作戰？三十碼外扔飛刀？』

『是，我知道，可是我可以——』

『喏，現在不是爭論的時候，看上天份上，替我躲起來，我沒辦法叫你聽我的話，但是請你聽一次話好不好？』

我沒見過人懸垂下巴，我知道我現在便是這副德性。我知道。我只是坐着瞪着他。

『他找的是我，』馬克生氣而忍耐地說，『只要我。他根本不知道有你在——也不知道蘭比。你在洞裏還很安全。你懂了吧，見鬼？』

『可是，……他會殺死你。』

『唔，』他粗魯地說，『你又有什麼辦法？只有爲了我多送一條命。進去閉上嘴，我沒力氣爭辯。』

我一言不發地轉回身。

太晚了。當我開始由杜松樹後退回時，馬克的好手一把抓住我。

我起初不知道爲什麼，可是立刻自樹叢間看見了紅頭飾。不久，我聽見他的脚步聲和踢到石子的聲音。

馬克像個影子般躺着，他突然生氣勃勃地向前窺視。奇怪的是他手上的所有武器，只是一把小刀和一堆石頭。

克里地人一步步沿着蘭比去的路走來。它將帶他到日光蘭，山邊小屋，經過泉水，甚至於爬上突崖……

現在我可以清楚地看見他了。他是個魁梧的男子，並不高，但是孔武有力。皮膚是暗黑色。在遠處看不清他的外表，現在我看見他的寬方顴骨，濃密鬍鬚下的厚嘴唇，他的深藍襯衫衣袖上捲，露出褐色多結的小臂。我甚至於看得見他猩紅的無袖外衣，和腰間刀子。這便是克里地的英雄典型打扮。

他又舉起望遠鏡。我們像石人般俯臥着，漫長而攝人心魄的一分鐘過去，陽光照上崖石，日光蘭的香味，都在熱空氣中圍在身邊。由於我們的寂靜，一條小褐蛇由不遠的石下爬出來，停在幾呎外看着我們，牠的小眼迎光像兩滴露珠，然後又鑽進洞去。我根本不理會牠；因爲心裏已無恐怖的餘地，這時褐色小蛇已無足輕重，因爲下面草原邊站着一個兇手，手執望遠鏡……

望遠鏡突然靜止。那人像指針般停住，他看見個牧童小屋。

如果他是當地人，他一定早就知道它的存在，我想也許他到此才記起來。他放下望遠鏡，掛

在頸上，又平起舉長槍，目不轉瞬地盯着屋門。小心地一步步向前走去。

我轉頭看見馬克疑問的眼光。我知道他擔心什麼。我是否把所有印跡全消滅了?我着急地回想：床舖、地上、提包和裏面裝的東西、馬克的背包、食物、馬克的衣服、桔皮。是，我確定了。我對他保證地點點頭。

他用拇指做個手勢，表示向我恭喜，然後回頭望着身後的小洞。這次他面帶笑意，我也對他比比手勢，然後像小褐蛇般爬回小洞去。

小洞和石崖構成個角度，所以我儘量地貼在後面石壁上。我只看得見一角天空和一道狹窄的突崖地面，我也看見馬克的一邊小腿。

實在小洞比突崖上還不如，至少我在那裏還看得見。我靜坐着數聽自己的心跳聲。

立刻，我聽見他了，他走得十分謹慎，在靜寂清晨中它顯得十分高聲。它越來越近，從草地走到石地，由石地走到土地，然後停止在淙淙流泉之處……

寂靜。久長得令我詛咒。我只得看着狹窄的天空；陽光，和光影……

忽然，他到了突崖下方。柔和的脚步踩在蒙土的石地上。他分開樹叢時，枝葉綷縩作響。我看見馬克緊張的腿肌。

綷縩聲又停止了。足步又踩在泥地上，去遠了些，又停住……

在我腦海中，我看見他和以前一樣站着，用望遠鏡探索每個山穴隙縫和一切可以躲人的地方。

也許，他現在發現我藏身的穴洞，在考慮如何爬上來……

光亮中閃過一片陰影，鷹隼。我在死樣的靜寂中聽見牠飛近上面窩巢，至今我仍可發誓聽見牠撲翅與收翼回巢的聲音。小鳥欣喜地絲絲爭食聲像蘇格蘭假日中蘇格蘭管的聲音那麼明顯。鳥影又向外掠去，小鳥們全噤聲了。無花果樹下有樹枝折裂的聲音。

忽然，守望的人走開去了。可能是鷹隼的接近使他深信上面無人；他走開了。聲音終於轉弱而完全消失。當我脈搏降慢後，我發現自己閉着眼睛。

終於寂靜降臨。我睜眼向洞外望去，馬克的腿不見了。

如果我能有正常的思考，我應當料想到他挪移到崖邊去看那克里地人遠去。然而我當時恐懼地瞪着空地上，在那兩分鐘中，我的思想已裂成碎片。我的幻想急速地轉動，像一幕幕恐懼影片……也許，兇手還沒走，也許馬克咽喉割破仰瞪天空，而兇手在洞口等我，手上拿把滴血的刀子……

終於常識與勇氣回復了，至少那個人有把槍，即使馬克受傷，克里地人也絕不可能在絕對安靜中把他打死……

我彎身前望，馬克躺的地方只有些壓扁了的藍紫色琴柱花。什麼也聽不見，只有微弱的若隱若現的流水聲……

蛇。正是牠。他被蛇咬了。於是新的畫面是：馬克死於無聲的痛苦中，黑色的臉朝向天空：

如果我不看着上方的天空，我眞會發瘋。我爬到洞口，俯臥着向外偷看。

馬克旣沒死，臉也沒發黑，反之，它十分白，他站在懸崖邊，像是要爬下去逮捕兇手。下方現在已經失去兇手的踪影。

『馬克！』

他猛然轉過身，像是我扔了什麼東西過去。

我箭般爬過去，抓住他的好手，我憤怒地說，『你想到那裏去？』

他以絕望的神情說，『他沿山邊囘去了。我想看他到那裏去，如果我能跟着他，一定可以找到柯林。』

我剛才嚇得魂不附體，現在尙自感羞慚。恐懼使人無法思想。『你是說你想獨自離開，把我留在這裏？』

他至感困惑，似乎這個問題十分不合理。我自己也知道。『你十分安全。』

『你以爲事情這麼簡單？你以爲我甚至於不管你的死活——』我立刻停住。事情至爲明顯，明顯得無需用言語表達。不過他沒在聽我。我十分生氣地說。『你自以爲你能走多遠。理智點，好不好？你走不到一百碼。』

『可是我一定得試。』

『不行！』我說了，立刻覺得再說也沒有用。我決不願離開這個隱匿所，可是人總得保留一

點驕傲。『我去，』我沙聲說『。我可以去——』

『你瘋了？』這次輪到他生氣了，他甚至於比我更憤怒。不過我們都用低聲說話，所以表現不出來。我們互相注視。『你甚至還沒開始——』他說了一半就停止，我看見他臉色變了。似乎憂慮不安一掃而光，他高興地微笑。我轉過身，看他眼光在看什麼。

一個人自小山頂的岩石中輕盈地跳下來，他小心地踏過日光蘭。褐色的褲子，黑藍外衣，赤手：蘭比，蘭比跟着那人，隨他到柯林那裏去……

過幾分鐘，他也繞過懸崖底部，不見了。

『他走了，』蘭比喘着氣用希臘語說。『沿山不遠處又有澗谷，裏面有條泉水。上面全是樹。我看見他在裏面消失了。』

約在一個多小時後，我和馬克望着山邊，直到蘭比囘來。他緩慢而疲倦地走近，終於站在下面花地上仰望我們的突崖。顯然他是孤獨的，所以馬克對他打個招呼，我立刻跳下去，在泉邊小路上迎接他。他空着雙手，我想他一定把東西藏起來以便跟踪克里地人。

『他下山——到谷裏去了？』我連忙問。『也許另外有路通聖喬治村；事實上我不相信另外還有通道。你看見了？』

希臘人搖搖頭，用手臂擦擦額頭。他形容疲倦，汗流如注。他用希臘話說，好像已累得說不

出英語。我也用希臘語回答，他似乎一點也不注意。『不，我不能靠他太近，你知道，跟他實在不簡單。他在岩石矮樹叢間不見了。他可以爬上谷向東去，或且回村了。哦，我必須告訴馬克。他在上面嗎？』

『是，我幫忙他上去的。他好多了。柯林呢？』

『啊？不，沒有，他不在，他沒回船。』他說，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心不在焉。他不大看我，一直望着馬克躺着的地上。他用手拭擦潮濕的面孔，然後不想再多說走過我身邊。

我以突如其來的恐怖抓住他衣袖。『蘭比！你是不是對我講實話？』

他站住轉回身。似乎他的眼睛在兩三秒鐘後才固定在我臉上。『實話？』

『柯林。你是不是給馬克帶來壞消息？』

『不，當然沒有！我說的當然是實話。昨晚我到船上；他不在。一點沒有他的跡象。爲什麼我要說謊？』

『我——好了。我只是想……對不起。』

『因爲我很生氣，所以沒什麼話好對你講。如果我能發現那個人——』迅速地聳聳肩——『可是我沒有。我失敗了，我要告訴馬克的便是這個。讓我走了，他會懷疑發生了什麼事。』

『再等一下，他知道你沒找到柯林。我們在上面看見你的。可是食物——你把東西帶來了嗎？』

『哦，帶來了。我儘量多帶。我本來早該到的，可是我必須避開那個人，』他對山下偏偏頭，一種相當奇怪的舉動。『我看見他向這邊來的時候，我連忙把東西藏起來，你把小屋中佈置得很好。』

『他去看過，你知道嗎？』

『是，我猜他去過。我來的時候，他剛在崖下走過，我知道他一定看過小屋，他還在找……我又聽不見槍聲……所以我知道你們離開了。我猜你們會在這裏。』

『你把食物放在那裏？我們應該——算了，馬克一定想聽你的消息，好，來吧，快點。』

這次蘭比站住了。『聽我說，你何不去把食物拿來呢？你先拿食物，別的東西留下等我過後去拿。』

『可以，只要你認爲我找得到地方。』

『就在失去他踪影的山谷頂上。你看見我方才走的地方嗎？那裏有條羊道；你沿着山脚走到水泉。山頂上是岩石，下面有樹，你可以看得見山頂。

『就在小谷頭上，清泉流到石頭的地方，有株橄欖樹。它長得很高大，樹幹裏有個洞。你一定找得到，旁邊沒有別的樹，我見過馬克就去。』

他還沒講完，便轉身走了。我一直覺得他心中別有所思，想把我遣走才安心。但是這個念頭一閃卽逝。卽使蘭比（他一定在路上吃飽了）對食物不關心，我却不行。想起空樹幹中藏的東西

，使我像支轉向磁極的針般，急忙上路前去。

我很簡單地找到它。我一看到橄欖樹，便像餓鷹撲鳥般趕過去。

我急急地掏着空樹幹。裏面有兩條毯子包着不少東西。我解開毯子，看他到底拿來些什麼。有醫藥、綳帶、抗生素、肥皂、一把剃鬚刀……我把它們放開，查看食物。

熱水瓶滿着的，一些罐頭，還有一瓶咖啡，和些甜牛奶。牛肉罐頭。餅乾。一小瓶威士忌。還有最後的奇蹟：一把開罐頭刀。

我高興地把它扔在一張毯子上，把它綁好，向回程的路走去。

我在半途遇見蘭比。他沒說話，只是點點頭站在一邊讓我過去。我很高興，因爲一個人嘴裏塞滿餅乾難開口，不失禮貌；講希臘話更是惡劣。

不過，他的臉色使我更覺高興。那不是猜疑，而是種漠不關心的神情，互信已除。我又成了外人。

我不知道他和馬克說了些什麼。

我發現馬克坐在崖背，靠着石壁看着前面的山邊。我講話時，他吃了一驚。

『熱水瓶在這裏，』我說，『蘭比說裏面有湯。來，你拿杯子，我用瓶蓋。你自己喝，好吧？我要去點火煮咖啡。』

我想他會抗議，但是他沒有，他一聲不響接過瓶子。我又遲疑地說：『我很遺憾，蘭比沒帶來好消息。』

瓶蓋似乎蓋得很緊，他用好手使勁扭，才把它轉開。『唔，我意料中的事。』他往上看，但是我覺得我並不在他焦點之內。『別愁了，珂蘭。』微笑。似乎有所隱瞞的笑容。『時間還多，我們先吃吧。』

我讓他倒下湯，然後回洞去生火。

他似乎等我抗議，但是我沒開口。他又說下去：『顯然，第一步是設法到那裏去找我兄弟的下落。』他有種疲乏的絕望情緒——『我當然還沒有什麼辦法，不過蘭比可以替我去。』

蘭比注意地聽着，我忽然知道，這些話已在兩個男人中討論過了——當我去取食物的時候——這是第一個結論。我想我知道他們的用意。

『而且，』馬克輕聲說，眼睛不望着我，像有人自中途播放一卷錄音帶。『珂蘭當然也要去。』

我沒想錯。會議的首道命令：『婦孺與旁觀人等一律廻避。戰役於茲開始。』

他現在直接對我說。『你表親今天到，不是嗎？你必須快去，否則會問你許多話。你到旅館去登記遷入——』看一下手腕——『唔，大概在午餐時分。以後，你可以——嗯，忘了這些，繼續你被蘭比打斷的假日。』

這是一頓美妙的早餐。我們先用湯，然後吃牛排、三明治、餅乾，和些水果餅、巧克力；然後是滾燙加甜牛奶的咖啡。我貪婪地嚥食；蘭比在船上已經吃過，所以用得很少；馬克先強吃了幾口，接着又狼吞虎嚥起來。最後他捧着半空的咖啡杯坐着，好像是寶愛他最後的一點財產。他的樣子好看多了。

當我這麼說的時候，他似乎由自己的思想中拉回來。『哦，是，我想我好了，謝謝你和蘭比。現在，我們該考慮下一步該怎麼辦。』

蘭比不開口，我也等待着。

馬克噓了口氣，看它在空中消去。『蘭比說這個人差不多一定是去聖喬治，而且——因爲它最近——我們可以合理地解釋，這些兇徒應當是從那裏來的。這樣事情更簡單，但也更複雜，我的意思是：我們知道該怎麼下手查探，不過又決不能報警。』他迅速地瞥視我一眼。

我端詳着他。我心想：這套又來了：友善的微笑，緊張的面具，疲倦的態度，表示『十分感謝你，請你走開——不敢勞神。』

『當然，』我說，我自松針上拉過帆布袋，開始隨意地把東西收進去。他十分正確，我知道；而且我也無能爲力。菲蘭今天來了，那麼我該跳出這個是非圈。而且——我十分坦白地說——我絕不願再置身於昨夜與今早這種緊張不安恐怖的環境中。

我冷漠地對他笑笑，把東西塞進提包。

『祝福你。』現在他的笑容是眞正寬心。『你眞好，我無需對你說有多好，你做了這些事，我不願忘恩負義——可是你知道這裏的情形，我不能不把你推走。』

『好，你不用煩心。我是世上最無用的懦夫，我經歷的緊張够我回憶一輩子。我不再多事了。我要去旅館去，你不會再見到我。』

『我希望你的行李還在原來的地方。否則，你編段故事。我看……』

『我自己會想，想些他們不能不信的事。上天！你不要再擔這個心了，那是我的事。』

這時他正在低頭把香烟揉熄，似乎又在想什麼事。

『還有一件極其重要的，珂蘭。如果你在村裏看見蘭比——甚至於我——無論如何，你不認識我們。』

『哦，當然不認識。』

『我不得不先講明，你了解。雅典的英國大使館找得到你嗎？』

『英國大使館？』蘭比猛然抬頭。

『是，』馬克看着他，『她在那裏工作。』又轉向我，『我可以在那裏找到你？』

『是。』

『我會寫信給你。還有一件事……』

『什麼？』

他眼睛望着地上的石頭，『你必須答應我一件事，爲了我的心靈和平之故。』

『什麼事?』

『你不要走近警察。』

『如果我放開你們的事，我是不會使它更加複雜的。但是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不去找聖喬治村的當局。對我說，我只想做最簡單的事，我會去找警察局的。不過這是你的事。』我看過他們兩個人。他們固執地靜坐着。我慢慢說下去，心中自覺是個多管閒事的人。『馬克，你知道，你沒有做錯事。當然，他們現在明白你只是個英國觀光客——』

『那沒有用，』他漠然地說，『如果他們星期六晚上不知道，星期日早上一定會知道。而我們的朋友仍然帶槍來找我。』

蘭比說，『你忘了柯林。他是這樣做的理由。』他望着面前的殘跡。『除非我們知道柯林在那裏，我們有什麼辦法?如果他還活着，他是他們的——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講。』

『人質，』馬克說。

『對，對，我很——抱歉。哦……』我一個個望過去，聲音轉弱。馬克像木人一樣，而蘭比憂鬱而冷漠。我突然希望逃避，離開這荒山，回到昨天——陽光中的檸檬樹，白鳥……

我站起來，蘭比也跟着起立。

我說，『你也來?』

『我送你一程。』

這次我沒有拒絕，也不想拒絕。我想他可能要到村裏去。我轉向馬克，『你別站起來了，』我笑着用手按着他。他抓住我的手。『好，再見了。祝你幸運。』

『你把毛衣拿了?』

『拿了。』

『抱歉不能把襯裙還你。』

『沒關係。希望你早日康復。當然，我希望……好，萬事如意。』我提起背包摔到肩後。『我走了。我希望再一兩天把這件事全忘了。』

他笑笑。

『好，』我仍感遲疑。『你可以相信我決不會做出笨事，而且我自己也很害怕。不過你沒辦法關閉住我的耳朵和眼睛。你看，如果聖喬治是罪惡的村莊，我必定會遇見那個拿槍的人。而且我一定會知道誰會講英語。我決不會來麻煩你，除非我發現萬分重要的事。但是，我應當知道到那裏找你。你的船在那裏?』

蘭比望着馬克。馬克遲疑了一會，用希臘語說，『我們最好告訴她。沒有關係。她什麼都不知道，而且——』

『她懂希臘話，』蘭比大聲說。

『啊?』馬克不信地望着我。

『她講得和你一樣好。』

『是嗎?』我看見他眼睛發光，他迅速地思索一下，皮膚下首次泛出紅色。

『算了，』我不在乎地用希臘語說。『你沒給我機會。』

『好吧，』馬克說，『我實在沒有禮貌，對不住。』

『不要緊。你要不要告訴我小船在那裏?何況，我也可能需要幫助。如果我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你，我會放心多了。』

『好，』馬克說，『當然，』然後他告訴我如何自拜占廷敎堂走向小船。『你可以問人到敎堂去怎麼走。英國訪客都想走那條路。我想够清楚了吧?啊?但是我希望沒有必要使你來。』

『非常清楚了。』我說，『好，再見了。』

蘭比走在前面。我最後一眼看見馬克僵直地靠山而坐，旁邊是空杯，憂愁之色仍吸去了青春容顏。

7

『哦夫人，看上天份上，請勿鹵莽!』

馬賽・亞諾・米羅甫

在下澗谷的路上，蘭比很少說話。他走在我前面，小心地觀察着每個轉角，我們儘可能快地向前急走。我們沒有遇見什麼人，很快便到了檸檬樹林上方的幼橡林。從林幹之間，我看見風車的白翼，以及陽光射在河水中的閃亮。

蘭比站在一條陽光中等我走近。

他站着的道路邊，有個小神龕。它只是個木盒，嵌在一堆石頭中，一盞古老的小油燈燃點在

潘娜非前面，她是神之母，也是古代地球的女神。油燈邊有個舊酒瓶裝着油燈用的油，附近生長着馬鞭草與紫苓花。

蘭比看看油燈和鐵罐中的一小束花朶。

『我們在這裏分手。這邊有人來往，我不能被人看見。』

我向他道了再見與幸運，便穿過檸檬林走進空曠的陽光大地 。我必須承認，我這時滿心喜悅。

這時已是最熱的中午，微風已息，甚至於絲般的罌粟與小刺草也分毫不動。風車的小白帆靜靜地懸着。一頭驢子靠在圮牆邊打盹；滿地上有許多蒼蠅在飛聚。

附近沒有人。人們應該全回家去吃午餐了，有的則在田間陰涼處用膳。我只看見一個男孩，昏昏地趴在太陽下，他的鵝在咬青草，一個男人在田中工作。我經過時，沒有人看見我。

我愉悅地到下谷邊松林蔭影中時，我站住向後看。

我只看見悶熱的田地，檸檬樹，引向銀色岩石地帶的多樹澗谷。

這裏看不見一點生命的氣息。蘭比早已不見，檸檬樹分毫不動地站着，上面的山死寂而沒有動作。但是昨天的這個時候……

澗谷上有翅翼的動作。我難以置信地看了一會。這次的鳥，不是白的。我看見一隻褐色大鳥慢慢地盤旋而上，老鷹?我想倒像隻兀鷹;或且倒像髭兀鷹。如果是別的時候我會興奮地望着。

可是現在這隻大鳥使我想起昨天和昨天的白鳥，我覺得眼淚順咽喉而下。

我回轉身，向小橋而去。

我到達時，我想大概運氣轉壞了，兩個孩子倚在石欄上，把桔核吐到水中，一男一女，瘦削，全身曬得褐黑，大黑眼睛，黑頭髮，帶着鄉村孩子的羞怯神情。他們就把核子吐在我箱子附近。

『你們好。』我客氣地說。

他們像小牛般後退幾步瞪着我看，我向他們說了話，我知道現在他們一步也不會放開我，直到我住進旅館，我，陌生人，是他們的俘虜。我是件大新聞，不管我說什麼，做什麼，都會在一小時內傳遍全村。

我對男孩彎彎手指，『你叫什麼?』

他微笑，也許是因爲我會講希臘話，『喬治。』

老是這些名字。『你呢?』我問小女孩。

『愛麗，』我幾乎聽不清她的低語。

『嗨，你們好，喬治、愛麗。我是陌生人，英國人。我早上由加尼亞來，要住在聖喬治村的旅館。』

靜寂。我的話沒有什麼好回答的。他們站定瞪着我，男孩露着童稚的微笑，而女孩愛麗詳細

地打量着我的外衣、鞋子、提包、手錶、頭髮……雖然她是個八歲的孩子，也看得我相當難爲情：我已盡我所能在離開突崖前用梳子和口紅修整過，像是剛自加尼亞最佳旅館出來的。

『喬治，』我說，『你能不能替我提個箱子到旅館裏去？』

他點頭，望着我周圍，然後伸向帆布包，『這個？』

『不，不，一個普通箱子。它藏在矮樹裏，』我又謹愼地加一句，『我由加尼亞乘車來的，在這裏帶着箱子下車。我放在這裏，因爲我想去——想去喝咖啡，在那邊陰涼的地方……』我望着上流；牧羊童或工人可能會看見我經過……『在河上的樹蔭下。所以我把箱子藏在這裏。你看得見嗎？下面，橋下面？』

小女孩爬到石欄杆邊下望，男孩也慢慢地走過來，『你看不見嗎？我藏得很好，』我笑着說。

愛麗尖叫一聲。『那裏，那裏，喬治！看！』

喬治爬過欄杆，雙手扶着邊緣跳到十尺下的矮樹叢中。他可以方便地由旁邊下去，可是做爲一個男孩，而且是克里地男孩，他會選擇最難走的路，我和他妹妹欽佩地看着他鑽過樹枝，最後把我的箱子拉出來，他把它提到路上——這次是自正當的路走——於是我們三人向村莊出發。

愛麗的羞怯已消，她在我身邊一路講個不停，她的方言又重又快，使我無法完全聽得懂。喬治則輕盈地替我提着箱子慢慢走，兩個孩子都樂於回答我的問題，給我許多可貴的有用資料。

是，旅館正在村莊頂端。是，它面對大海；你知道它背後正對着海港。有個花園，美麗的花園，就在海岸邊，還有桌椅，你可以吃到好食物，『眞正英國菜，』愛麗睜大眼睛說，而喬治連忙接着解釋其中美妙之處。那是由於新店主——當然我聽過沙奇先生，我是英國人，他也是嗎？他很有錢，由倫敦來，倫敦是在英國，他講起英國話使你看不出他是克里地人。眞的，他——

『你怎麽知道？』我笑着問。

『湯尼說的。』

『湯尼？誰？』

『茶房，』喬治說。

『不，廚師，』愛麗更正說，『他也幫助侍候桌子，坐櫃臺，而且——哦，他什麽都做！沙奇先生常常不在，你曉得。』

『像個經理？』我說。我記起我的丹麥朋友對我說起新店主的『倫敦朋友』。『這個湯尼——』我遲疑地說，實在我不知道該怎麽問下去，『他也是英國來的？』

『他是英國人，』喬治說。

一陣沉默。『是嗎？』喬治說。

『是，哦是的！』這是愛麗。『沙奇先生在那裏有個酒店，大酒店，好漂亮，而且——』

『現在聖喬治村裏還有英國人嗎？』這是個自然的問題，而且我希望我的聲音也十分自然。

『沒有，』喬治短促地答。他的臉已經轉紅，上面還有汗珠。但是我知道最好不要去替他提箱子。這有關他的『巴里卡利』——大丈夫——氣概。『不，』他說着，把箱子換個手。『只有湯尼，和英國女士們。那就是你。』他遲疑地望着我，又問一句，『他們不是說有兩個女士?』

『我表姐過一會也會到，』我也不想作進一步解釋，幸而孩子們也已滿足。我努力地思想，而感到並不高興。我對馬克說過，如果這場戲的兇手眞在聖喬治，那麼在這麼個小地方是絕對會遇見他們的。可是如果立刻在旅館裏……

我舔舔嘴唇。也許我渴了。人們可以來來去去，我又試探，『這裏客人多不多?』

『你是新旅館的第一位客人，今天第一位。』這次是愛麗，仍希望把所知的事告訴我。

『不，』喬治立刻反駁她，『還有一個陌生人。』

『英國人?』我問。

『我不知道，我想不是。』

『他是英國人!』愛麗大聲叫。

『那個要去山上老教堂的胖子?而且替雅典日報拍照?我想他不是!』

『哦，那個!不，我不知道他是誰!我不是說的他，他不能算客人，』我懂得愛麗所說的『客人』乃是『觀光客』。我已經認出了那是我的丹麥朋友。『不，我是說前幾天來的那個。你不記得了?湯尼在港口接他，我們聽見他們一路談着到旅館去。你還說他們是講英國話。』

『他也不能算是客人，』喬治固執地說。『他有天下午乘船來，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又走了。我想他由陸路走了。那邊沒船。』

我說，『他什麼時候來的?』

『三天前，』愛麗說。

『是星期六，』喬治說。

『你來聖喬治村做什麼?』愛麗問。

我大概茫不知所答地望了她一會，我像喬治一樣地用勁，我把自己自深水中拔起而進入閒談的安全地帶。

『哦，只是來度假的。這裏——這裏多麼漂亮。』我不自然地比着多花的石地，閃光的海洋。孩子們呆呆地看着我。他們從沒想到這裏的風景美麗。我又作另一次無害的進攻。『今年葡萄好嗎?』

『哦，很好，全克里地最好的葡萄。』

當然是的。『眞的?我們英國沒有葡萄，也沒有橄欖。』

他們驚奇地望着我。『那麼你們吃什麼?』

『麵包、肉、魚，』我說完才發現麵包和肉是富人的食物，他們羨慕的眼光中並無妒嫉。如果希臘人除了智慧外還尊重什麼，那便是財富，『喝什麼?』愛麗又問。

『大多喝茶。』

這下，他們的面色令我發笑，『是，但是不是希臘茶。做得完全不一樣，很好喝。我們的咖啡也做得不一樣。』

他們對此不感興趣。『沒葡萄！』愛麗說。『湯尼在旅館說過，英國每個人都有電視和無線電，你可以成天聽它大聲唱。他也說，那裏天氣又冷又多霧，人們不愛講話，倫敦不是個衞生的地方，他說這裏比較好。』

『是嗎？哦，你們這裏有陽光，對吧？我們在英國有時也可以看到，可是不像這裏。所以我們到這裏度假，坐在陽光下，游泳，在山裏散步，看花。』

『花？你喜歡花？』愛麗像隻啾啾小鳥在地上跑着摘了一把花，我必須控制自己，在我眼中花是珍寶，而在孩子們眼中只不過是野草，可是我們吃肉。富嗎？也許。

喬治對花不感興趣，他換了換手，英雄般向前走，『你喜歡游泳？』

『很喜歡，你呢？』

『當然，現在還沒人洗澡，天氣還冷，過一陣便好了。』

我笑了，『我覺得夠暖的了。那裏游泳最好？』

『哦，那邊最好，』他向西方揮揮自由的手。『那邊有海灣，岩石，可以跳水。』

『哦，我記起來，一個朋友說那邊最好。遠嗎？』

『到海豚灣？不，不很遠。』

『有好多好多哩呢！』愛麗叫。

『你太小了，』她哥哥不屑地說。『你腿短。對我，對小姐，都不算遠。』

『我的腿不比你的短！』愛麗準備掀起一場爭吵，我連忙勸解，同情而徬徨於克里地女孩自小便受到男性的教育。『你們爲什麼稱它做海豚灣？那裏有海豚嗎？』

『哦，有。』喬治說。

『有時牠們跑到游泳的人中間來！』愛麗開心地叫。『從前有個孩子時常騎在牠們身上！』

『是嗎？』這是多麼古老的故事，現在仍然在孩子們身上復活。騎豚男童？阿里昂？奧特塞的兒子特里馬朱？我低頭對她微笑。『哦，我沒有看見過海豚。你想牠會來和我玩嗎？』

她臉色展開一場掙扎；實情與希臘人想討好陌生人的慾望。『也許……但是牠們好久沒有出來了……我才八歲，牠在我出生以前，小姐。人們講許多故事……』

『你會看見，』喬治滿懷信心地說，『如果天氣轉暖些。最好你坐條小木船到海裏去，有時當我出去釣魚的時候，我們看見牠們在船邊游，有時帶着小海豚……』

他忘了我先前的問題，高興地大談克里地人的漁人生涯，直到被他妹妹打斷爲止。她把一大把水仙花塞進我懷中，這種花在英國被稱爲『拜占廷種』，每朵要賣五個便士。在克里地，這些花野生在麥田中。而這束花却帶有丁香色彩，在弗蘭花房中至少可以賣到七便士。

『給你，小姐！』

我歡悅地向她道謝，這時我們已走完最後一個轉彎，前面便是旅館。

第一眼望去，它實在名不符實。

原來這是兩幢房子，結實的兩層屋，連起來而成個長長的矮屋，右邊本是普通住屋——寬大正如鄉村的標準——也許一共有五間房子。另一邊本是小村的咖啡店；樓下十分寬大，百葉窗拉起面對街道，現在是村咖啡館兼旅館餐廳。房間一角是個彎櫃臺，擺着應用杯盤，後面還有個酒架，咖啡器與氣爐中是金字塔形的水果堆，後面的一扇門大概是通向厨房，餐廳仍然是像原來的咖啡廳，只不過桌上擺了白桌巾和花朵。

建築物的最外面，靠着餐廳外牆是石頭扶梯通到樓上的臥室去，現在這道石梯仍在使用，它每一階的邊緣全磨白了，每一階上都有一株花；藍色的牽牛沿石牆而掛，鮮紅的天竺，以及自深紫到珠黃的康乃馨，屋外牆壁剛粉刷過。

印象簡單，清新，而且——花、後面的柳樹，和過去的海洋——愉快。

喬治遮住他的吃力與釋負，自然地把箱子放下，又被說服接受了五元希幣，他的男子氣概壓過了歡欣，他堅定地走開，他妹妹跟在他身邊。當他剛走到屋角，我看到他開始急跑，消息已插翅高飛了。

喬治把我留在旅館前方的屋簷下。屋簷下新放了幾張小金屬桌子，供給村中長者休息，早上已有三個人坐在那裏，兩個在下棋，另一個在旁邊靜觀。附近坐着一個青年在吸烟擺腿，他抬頭以相當的興趣看着我，可是老人們根本不理會我。

我轉向大門——它在屋子右方——青年掉過頭叫了些什麼，一個在屋後餐廳中忙着做事的人連忙出來走過棋局旁邊。

『你是費小姐？』

一聽便知道是英國人。那麼，他一定是『湯尼』。我至感興趣地望着他。

他很年輕，大概不到卅歲，中等身材，稍顯瘦小，走路有輕盈文雅之態。他頭髮美麗豎直，稍微長了點，但是梳理得很整齊，他臉孔瘦長而聰明，有淺藍色的眼睛。他穿着貼身而上等裁製的斜紋衣服，一件白襯衫，他的微笑相當可親，牙齒像貝殼般細小而均勻。

『是，』我說，『你好？你們想我今晚才會到，是吧？我早了點，可是我希望能趕上午餐。』

『早？』他笑了。『我們還打算報警找你，你不知道，蘇小姐想——』

『報警？』我簡直想不出有什麼理由，他眼中掠過一道驚詫之色，我的心在狂跳。然後我強自鎮定，『蘇小姐？你說什麼？我表姐來了？』

『沒有，她昨夜打電話來。她說船仍停在巴特拉，可是她要乘火車去雅典，然後趕班機來。』

『哦，她多好！那麽她趕得上今天的公共汽車了？她會來吃晚飯？』

『吃茶，她說她不要等汽車，她認爲坐蔬菜船更好玩，而且可以早些到。』白牙齒又露了出來，『能幹的小姐，她隨時可能抵達，船總是要慢點。』

我笑了，『我早該知道弗蘭會有辦法，眞妙！而且還提前到達！』

『是，她認爲她可以在赫拉克龍和你見面——你們都打算乘今天汽車來的，不是嗎？可是你不見了，他們說你昨天就走了，留話說你直接來了。』

他的詢問完全正常。我說，『是的，我昨天離開，本想直接來這裏。可是一對和善的美國夫婦請我搭他們的便車，他們決定在加尼亞過夜，看看土耳其區，他們說今天再送我來，我反正沒事，而且想你不會等我。』

『哦，對了，老實說，我們並不十分擔心，我們認爲如果你要早來，一定會通知我，何況我們想你今天會不會來還難說呢！』

『客滿了？』

『不，不，不是這回事。不過我們仍然很忙。我們的訂貨還沒全到。你走路來的？』

『是，我在橋邊喝了些咖啡，然後喬治替我提箱子來的。』

『好，請過來簽名登記，然後我帶你去房間。』

客廳只是通過房子的寬走廊。半途有張舊式桌子，後面一張椅子，一條橫木上掛四支鑰匙。

這是接待桌，旁邊一張門，上寫『私用』。

『哦，不只是巴黎，』湯尼高興地說。『好年頭到處生意都好，我們有四個房間。對聖喬治村說來，不算壞。』

『好。可是你怎麽會到這裏來——你不是英國人嗎？』簽名簿是全新的。

『哦，是。我姓杜。你可以叫我湯尼，人人都這麽叫我。我姓杜，便天性好賭。這裏可以有錢賺，你知道，到處的旅館業都如雨後春筍，不過現在沒開始，也許等公路修好，便有大筆收入，我們想先準備好。而且這裏氣候宜人，對我這種人可以算是寶庫。』他停下來，也許感到他的解釋有點過份熱心。他笑笑，眼皮一動。『桃色悲劇，你明白，這才是我離鄉背井的眞正理由。』

『哦？』我說。『運氣不佳。愛麗說你覺得倫敦不衞生，原來如此。唔，這個地方很可愛，我祝你幸運。我是否該簽在最頂上？』

『對，對。』一隻保養漂亮的手指着處女頁的首行。『我們第一個客人，你知道嗎？至少，你可以相信被單是乾淨的。』

『我決不會懷疑。可是我的丹麥朋友，那位叫我來的人算什麽？你應當留下他的簽名——他相當出名。』我又把他名字說出來。

『哦，是，可是他不能算。當時我們還沒正式開張，沙奇只是請他爲我們宣傳，而且附近也

沒別的旅館。我們還在粉刷。』

我寫下了自以爲字跡清麗的名字。『英國人呢?』

『英國人?』他痴痴地望着我。

『是,』我用吸墨紙按過我的簽名,『我記得那些孩子說上星期有個英國人來過?』

『哦,他,』又歇了一會,『我知道他們說的是誰。』他微笑,『他不是英國人,他是希臘人,沙奇的朋友,我想這些小鬼聽見我和他談話了?』

『也許,我記不得了。』我把簽名簿推給他。

他拿起來。『費珂蘭。非常美麗的開始。謝謝。不,小姐,他不能算;他沒住在這裏,有事情來的,當夜便離去了。好,來看你的房間。』他自鈎上拿下鑰匙,提起我的箱子向大門口走。

『你說船該到了?』

『隨時會到,你知道。她一定會在這裏用茶。』回頭笑笑。『爲了使你不增加一點憂慮,我告訴你,茶是我自己準備的。』

『哦?好,她愛喝茶。我倒無所謂,我已經同化了。』

『同化?你說你已經在這裏住過?』他眞正地感到興趣。

『一年多了,我在雅典英國大使館工作。』

眼光中有讚許之色,他搖着我的箱子,有若它輕如無物。『那麼你也會講本地話了?這邊走

,小姐。我們由外面樓梯走;我怕雖然有點原始,不過也有點單純的美。』

我跟他走上花梯。康乃馨氣味之濃有如陽光中的烟氣。

『我學會講點希臘話,』我必須承認,因爲我遇見過孩子,而且他以後一定會發現。我又抱歉地說。『希臘話眞難學,我會問簡單的話,至於談話——』我笑了,『在我們工作中,我們只能跟英國人來往,我也跟英國女孩住在一起。有一天,我才眞正開始下決心學希臘語,你呢?』

『哦小姐,一點,只會一點,十分蹩脚。而且我不在必要時決不勉强講希臘話。幸而沙奇的英語講得相當好……到了。原始,不過不壞,你以爲呢?佈置是我的主意。』

本來,這房間方正而樸實,牆壁粉刷得很馬虎,剝落的地板,厚牆上的小窗面對海洋。現在粗牆已刷成藍白色,地上鋪着草蓆,看上去相當舒服的床上鋪着雪白的被單。太陽已偏西,自窗房外投入一道斜光,百葉窗開着,沒有窗帘,外面有個葡萄架,所以牆上搖晃着美麗的藤蔓枝葉的柔和光彩。

『關上窗子眞可惜,你說是不是?』湯尼問。

『眞可愛。這便是你的佈置?我以爲你說是你設計的。』

『唔,可以那麼說。我叫他們別破壞它。沙奇要威尼斯的百葉窗,紙包牆,像甜蜜的家庭。』

『哦,我認爲你對。』

『沙奇先生是店主。你知道嗎?你的丹麥朋友談起過他沒有?十分羅曼蒂克的故事。離鄉二

十年，然後回來買下這裏，衣錦榮歸，啊？』

『他有家嗎？』

『啊，他只有一個妹妹，蘇菲，老實說，如果要在她身上花錢可是不簡單。』湯尼把箱子頓在椅子上，而以秘密的口吻高興地低說。『那也表示在她丈夫身上花錢，而且，親愛的沙奇，和他妹夫相處得並不好。可是話又講回來，誰又會和他處得來呢？我不能說我和他有什麼特別過不去，我是一個十分十分易與的人。我記得——』

『他怎麼呢？』

『約瑟？哦，第一，他是土耳其人。我雖然不在乎，但是村民們認爲他只比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高一等。這可憐的女孩環境也不壞，只少個克里地男孩向她求婚，但是她却嫁給這個由加尼亞來的土耳其人，他只會吃喝，懶得要命，一天到晚逼着她。哦，你知道，可悲的故事。而且他不讓她去上教堂，那當然是更大的理由。奇怪，是吧？』

『教士也沒辦法？』

『小姐，這裏沒有教士，只有外地的偶然來看看。』

『哦，可憐的蘇菲。』

『是，她哥哥回來後，大家都盼望情況會好轉。』

『他一定過得不壞；他有個飯館，不是嗎？在那裏？』

『哦，你不會知道的，一個小地方……不過當地人都以爲是在杜查斯特。那是個好地方，我在那裏住過六年，我就在那裏學會幾句希臘話，差不多全是希臘人，使沙奇覺得那裏和家鄉一樣。啊！』他把桌上桃色的桌巾拉直。『這裏很有趣，我倒想不到小湯尼會想在這裏定居下來。你看，我們打算把另一端也蓋起來，一條長長的低屋，面對海洋。看看風景吧！』

『眞美。』

窗戶面對西南，一邊是接連陸地的港灣。我看見左邊有個屋簷，可是看不見村子的其他房屋，下面穿過茂密的葡萄藤，我看見一塊碎石空地，上面擺着幾張桌椅——無疑，它便是愛麗所說的『美麗花園』。花是長在土盆中，花盆倒像是克里地宮殿中的舊酒瓶。碎石路到海邊石灘中植着一窩楊柳。它因爲雨水豐富，在陽光中現出白色，每個石縫中閃着冰菊的火焰紅光，在它們旁邊，海波慵懶地拍岸，呈着銀灰色，它的光影在熱石上起伏不定。這一條海水過去，是海灣的外港，高高的山崖像鋸齒般包圍着，它們足下是冷靜的夏天海水。羣山基部是圍繞着愛琴海諸島的金沙石帶。離岸不遠，有隻無人的小舟隨波輕擺。

『下一站，非洲，』湯尼在我身後說。

『哦，可愛，眞可愛！我很高興能在你新蓋側屋前來，你知道。』

『唔，我懂得你的意思。我們並不打算和利維拉比美，』湯尼高興地說。『如果你需要和平安寧，這裏有的是！』

我笑了，『好，這正是我們來此的目的。現在可以游泳了嗎？我問喬治，他體內的溫度計似乎和我不同，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他的話。』

『唔，天，也別聽我的。我沒試過，也不打算去試，我不會成爲大自然的子女。我不願在港裏冒險，它很髒，不過這裏有許多安全的地方。你最好問沙奇；他對潮水海流這些事比較熟悉。我想，你表姐會和你一同去？』

『哦，她可能坐在岸上看——不過我所指的安全不是這個意思，海流沒有什麼影響。不，茀蘭不愛游泳，她只對花卉有興趣。她是花園專家，在個大苗圃裏工作。她常常度假去各地看自然界的植物。她想去瑞士和泰洛爾，可是我告訴她我去年春天在這裏所看的，她便決定來了。』我轉向窗戶，不經意地說，『如果她到了這裏，怕也找不出時間去游泳。我只好整天陪她到山上去拍照、找花。』

『花？』湯尼問，似乎這是個他從未聽過的外國字。『嗯，我相信這附近有許多漂亮的花。哦，我該到厨房去了。你表姐房間便在隔壁，那一間。這邊只有兩間房子，所以既安靜又可愛。這裏只有一間浴室，那要從房子另一邊的門出入。如果還有什麼事，請不客氣問。我們還沒有索鈴，不過你有事不要下來，在門口大叫好了，我在不遠的地方，一定會聽得見。』

『謝謝你，』我有點茫然地說。

『再見了，』湯尼和善地說。他的苗條身軀向樓下搖去。

我關上門坐在床沿，葡萄藤搖動，在牆上彎身致意。有如它們是我的迷惑徬徨的思想。我用手遮住眼睛不願看它。

由我所知道的碎片中，有一件事至爲明顯不易。如果馬克所見的謀殺和聖喬治村有任何關連，如果他對第四個英國人的印象沒錯，那麼湯尼或那來自海上來的『英國人』——雖然湯尼否認——一定在場。這裏沒有別的人。而且，湯尼一定有關係。所以這件事事實上可能以旅館爲發源中心。

對於馬克勉强把我趕走，而使我遠離這件事的中心，我回想起來頗感不是味道。他希望我安全，這點十分明顯，甚至於他過於無禮，而我——早已負起責任——却對這種性別上的優越感加以反對，我如果是個男人，馬克會這個樣子嗎？我想不會。

至少，感情不會迷矇住我的判斷。我安靜地坐在這裏看着外界的事物，我可以同意他的看法。他要我安全——同時他希望他自己問心無愧。好，很公平。在過去幾分鐘中，我體會（雖然承認他多少具有男性優越感）到我自己也希望二者得兼。

我放下眼上的手，又看見牆上固定着的美麗花影。

好，可能。很可能照馬克的話做——忘了一切，似乎這件事根本不存在。我本人顯然不會被認爲與這種事有糾葛。我正如預期地抵達，而成功地把二十四個危險的小時自生命中切除去，我也得忘了路上所聽來的消息，不再多問，而重拾起被蘭比打斷的假日。

可是，羅柯林，才十五歲！

我咬着嘴唇，狠狠地打開箱蓋。

8

『她猜測，詢問，而沒有結果…………』

湯瑪士・羅威爾・白杜斯：女仙之歌

浴室中有個女人，正在水桶裏洗衣服。我手上披着浴巾出現時，她似乎感到難爲情，緊張地收拾洗具。

『沒有關係，』我說，『我並不急，我可以等你洗完。』

但是她已經僵硬地站了起來。我才看清她並不老，而本來她的動作使我覺得她已衰退。她中等身材，比我矮一點，不過她體型比我寬，但是現在瘦得驚人，她厚厚的農家裝飾遮蓋了她平坦

而方正的體軀。她那應該是豐滿渾圓的臉，現在也骨骼暴露，眼窩深陷，顴骨高突，下巴顯着正方的線條。她衣着襤褸，黑色的衣服在腰間露出下面的黑內裙，她戴着黑頭巾一直遮到頸項雙肩。頭髮似乎十分濃密，額邊露出幾鬆灰髮。她手也寬大，看上去十分有力；更似乎是由一些青筋連結起來的骨頭。

『你會講希臘話?』她的聲音深切而年輕。她的眼睛美麗，睫毛長直得像毛刷。眼圈還紅着。似乎最近哭泣過，不過黑色眼睛中仍然閃着每個希臘人對陌生人都至感興趣的神色。『你是英國女士?』

『是，我表姐過後會來。這是可愛的地方，太太。』

她微笑了。她的嘴唇薄似無唇，但並不討厭。它表示出一種痛苦的忍耐。『這是個小地方，而且窮苦，我哥哥說你們知道，所以許多人到這裏來，因爲此地安靜。』

『你哥哥?』

『他是店主。』她似乎驕傲地說。『沙奇是我哥哥。他到過英國倫敦，去年十一月他回來，買下了旅館。』

『是，我聽湯尼說過。這裏非常好，希望他生意興隆。』

我希望這些客套話會蓋住我的驚詫。這便是蘇菲了。她像是個最窮鄉村的最窮農婦——不過，我又想，如果她幫助她哥哥管理旅館，那麼她一定是穿起最差的衣服做粗工。如果她吃的是湯

尼的飯菜，那麼對她的身體毫無益處。

『你住在旅館裏?』我問。

『不!不，』她連忙回答，『我家住在不遠，街的那一邊。第一家。』

『那個有無花果樹的?我看見了，外面有灶，』我笑道。『你的花園眞可愛，你一定很得意。你丈夫是漁夫嗎?』

『不，他——我們在河上有塊小地，我們種葡萄、檸檬和蕃茄。工作很苦。』

我記得茅屋十分清潔，無花果樹邊種着一行行。我又想起旅館的地板，一定也是她擦的。而且她無疑也要下田工作。怪不得她移動時似乎身體痠痛。『你有幾個孩子?』

她的臉似乎拉長。『沒有，哦，沒有。上帝認爲還沒有。』我瞥視她的胸前，上面掛個小銀飾物——希臘十字架，我猜。她帶着畏敬心理迅速地畫一個十字。她又把十字架塞進衣服內，開始收拾東西。

『我該走了。我丈夫馬上要回家，我得去準備飯了。』

我的飯十分精彩，羊腿、青豆與洋芋。

『橄欖油炸的，小姐，』湯尼上菜時說。『這裏牛油太少。不過我想我弄的味道還不壞。喜歡嗎?』

『好，我喜歡橄欖油。酒也不壞，名字也是克里地的！』

『可是在雅典裝瓶的，看見嗎？』

『哦不，你無需指給我看！』我向上看，『我在樓上遇見沙奇先生的妹妹。』

『蘇非？哦，她也來幫忙。』他說，『現在你要不要水果？』

『要看是什麼東西？』

『坦白地說，罐頭水果沙拉，小姐，別擔心，我們最好留到晚飯後。小船今天到——哦，當然，這些你全知道。』

『我不擔心，爲什麼我要擔心呢？很好，不，我不要桔子。謝謝你。我可以要點乳酪嗎？』

『哦，這裏。白的是山羊，黃的是綿羊。隨你選。……對不起，我有點事要出去了。』

他關上咖啡壺的火焰，走出餐廳過走廊到了有陽光的街上。一個女人靜靜不動地等着他。我認識她，她是沙奇的妹妹蘇非。

如果人能停止頭腦中不愉快的思想……如果有辦法關停住心中的機械……但是計算器不斷地運行，把一點點資料加起來。湯尼和『英國人』。現在，湯尼和蘇非。馬克說，那裏有個女人。蘇非和她哥哥……

我慢慢地吃着羊酪，想忽視不如人意的解答，然而心中的計算器仍不肯停擺。最好專心吃羊酪，還剩下些酒，然後咖啡，它的味道奇佳，湯尼稱之爲法國咖啡……這裏計算器又引起了對馬

克的回憶，骯髒，頭髮不修，躲避起來喝熱水瓶裏的咖啡，吞下乾餅。我重壓開關，想除掉記憶，不再注意湯尼。他正在街中聽蘇非講話。

她把一隻扁平的手放在他臂上，似乎是在哀求什麼。她的頭巾已經拉上去，露出半邊面孔，距離太遠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不過可看出她急迫而痛苦，湯尼似乎安慰她，用手拍拍她還沒抽走的手。然後他又高興地說了什麼，回頭走了。

他回來時，我望着桌上，把乳酪盤子推開。我看見湯尼轉頭走後蘇非的神情：她不安地哭泣，而且無可否認的，也含有畏懼之情。

『法國咖啡，小姐？』湯尼說。

在兩杯咖啡幫助之下，計算器仍無法使我在午飯後清醒。我把第二杯咖啡端到花園中，在蜜蜂的催眠聲音與海波拍岸的寂靜中，我睡着了。

這只是次假寐，我睡了不到半個鐘頭，可是睡得十分沉熟。因爲我在醒來時，完全沒有午睡後的昏迷，我覺得清醒而精神百倍，而且滿心興奮等待弗蘭來臨，弗蘭對什麼事都有定見。

我沒有在這方面再想下去。我坐起來，喝杯和咖啡一同放在小桌上的水，然後盡責地開始寫封明信片給雅典同房的珍。我想珍收到時一定會感到意外。但是我的原意並不在此。我自己希望出去散步。所以這張明信片是到郵局去的好藉口。我沒想爲什麼我要找個藉口，或且爲什麼要去

散步，因爲今天的運動已經足够了。珍（我對自已說，一面急忙地寫着）會樂於聽我的消息。

信函如下：『今日到達這裏，可愛而寧靜。弗蘭下午會到。她看見此地的花卉必然會大感興奮，花費數磅底片。旅館不惡。希望天氣轉暖而可以游泳。愛，珂蘭。』

我把這封信寫得十分清楚，然後拿到客廳去。湯尼坐在桌後，蹺着脚在看『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別起來，』我連忙說，『不知道你有郵票沒有。一角一張便够了。當地的明信片。』

他把脚放下，在桌下摸索拉開一個抽屜。

『哦，你說一角？』修長手指翻了三四張郵票。『找到了。只剩兩張，你運氣好，』

『謝謝。有五角的嗎？我想要一張，寄航空去英國。』

『我看，五，……一個旅客第一件事便是寫信。我却想不起這件事——我是個最蹩脚的店員。鐵路時刻表使我頭痛。』

『你說的正是，』我天眞地說，『自從你來希臘後，你沒寫信回家過嗎？』

『小姐，我生怕不能趕快忘了老家。不，對不起，沒有五角的，只有二角和四角。如果你急要，我可以替你去買幾張來。』

『不用麻煩，謝謝，我反正想出去探險。哦，參觀一下，對不起，這張我也不能付給你錢，提包在樓上，我去去就來。』

『不用了，我們記在賬上。就像大旅館一樣。』

『不，我反正要拿點錢，去村裏買郵票。』

我把明信片放在櫃臺上，上樓回房去。我回來時，我敢發誓說明信片連分毫都未移動過。

我對湯尼笑笑。

『我想村上有郵局？』

『當然有，可是我不願告訴你使你感到受侮辱，小姐。聖喬治村並不複雜。到了街便看見海。祝你散步快樂。』他又拿起『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我拿起明信片走到街上。

所謂『街道』，當然只是聖喬治村兩排房屋中的土地。旅館外面有片空地，土地如石頭般地硬，上面有母鷄在啄食，一羣半裸的孩子在阿月渾子樹下遊嬉。旅館邊的兩幢小屋剛粉刷過。每幢都有葡萄架作爲遮蔭。葡萄前面還有一堵低牆圍成一個院子。蘇菲的房子獨立在對街。它比別的房子稍微大一些。而且保持得很乾淨。一株無花果樹長在門口，樹葉在白牆上投出生動的花影。小花園中栽滿了花卉；金魚草、丁香、康乃馨、錦葵——在英國這些全屬於高貴名花——而在四月克里地像野草般滋生着。屋外壁是個原始的爐灶，一個黑水壺放在三叉架上。屋後葡萄遮蓋的牆下有個像蜂窩似的烤爐。

我慢慢走下斜坡。在午後一切都顯得平靜無邪。這裏是很小的教堂，外表雪白，有個藍色圓

頂迎着黑色的遠山。在它前面，那位好心人用海砂鋪了條藍褐小道。再過去，街道更斜地伸向海邊，每個屋子外面都有一兩盆花。這裏顯得赤裸，很少使用油漆粉刷。

郵局便在這裏，它也是本村中唯一的小店，兩扇門開向街心，土地上放着袋袋產品——穀子、麥子、麵粉，還有大罐的各種罐頭。櫃臺上有一碗碗黑橄欖，一方乳酪，和一支舊式的秤。門邊用樹枝支持着黑藍色的郵箱。門口對面的牆中央正是店舖的電話。你要打電話必須自布袋中擠過去。

這個小店顯然是全村婦女的聚集所。現在裏面有四個人，一邊秤麵粉一邊聊天。我走進去，遲疑了一下，談話停止了，她們都瞪着我。過一會，她們又勉强地重拾起話題，不過我聽見她們談的並不是陌生人，而是方才被我打斷的某位生病孩子。她們全讓開路，店主把麵粉勺放下問，『小姐？』

『這些女士們——』我說，又比比手勢不願搶先。

但是她們的禮貌使我無法堅持。『請給我點郵票，六張五角。』

我聽見身後有低語聲：『她講希臘語！聽，你們聽了嗎？英國人會講希臘話……噓，你們這些人！別吵！』

我對她們笑着談起她們的村莊，立刻就成了一團高興的核心。我爲什麼來此地？這裏又小又窮，我爲什麼不住在赫拉克龍，那裏有大旅館，像雅典和倫敦？我住過倫敦？我結婚沒有？呀，

有男朋友嗎？沒有哦，並不是每個人都運氣好，不過，上帝立刻會，……

我笑着盡力地答覆她們的發問。聖喬治村的外地人多嗎？多少英國人！哦，是，是，湯尼當然是，可是我指和我一樣的旅客，……丹麥先生，是，我聽說過他。還有嗎？沒有？啊，旅館的確不壞，而且上了軌道，一定有許多旅客來，還有美國人，聖喬治一定會發達。沙奇先生的本領眞大，不是嗎？他妹妹在幫他忙，是，蘇菲，我見過她；我想她住在樹頂，旅館對面的美麗屋子中……

談起蘇菲，話題凍結了。除了迅速地交換眼色——我想仍是和善的——外，有人低語，『呀，是，可憐的蘇菲，幸而她有個哥哥同來照顧她，』然後大家都不開口了。直到一個手抱嬰兒的漂亮少婦請我上她家去玩。其他人也似乎等她帶頭後，紛紛提出同樣的請求。我要在聖喬治住多久？我可願和我表姐去看她們？那一家？在海港堤牆旁邊——烤房上面，教堂後；……在笑聲中，她們說我只要走進任何房屋，都會受到熱烈歡迎，像我這麼一個年輕漂亮而又會講希臘話的女郎……

我笑着接納了所有的邀請，我最後逃脫了幽靈般英國人的陰影，而覺得自在多了。

第一，電話不可能。即使我沒向馬克保證不與警方來往，我也無法用電話和大使館或赫拉克龍聯絡。旅館的電話更不可能。小店是婦女的聚會所，不管用希臘語英語，我都不能輕於嘗試。

我又無主地走向海港。一條小小的圓形防波堤，使海水明潔清澈。有些人在堤上大書『希臘的塞浦路斯』。一個人抓到隻大章魚，今晚有幾家人可飽食一餐了。有兩條船停泊着，一條是白的

另一條是藍的。後者船頭上寫着船名『伊羅絲』。伊羅絲號上個青年在捲繩索。他身材健壯，行動迅速，穿件綠汗衫和藍褲子，褲管捲在膠鞋上。他便是方才看下棋的男子。他新奇地望着我，但是並未停止工作。

我站了一會，覺得每個房門後都有雙眼睛在瞪着我。我想：也許此時蘭比的船揚帆自東而來，蘭比在管機器，馬克掌舵，柯林在船沿，釣魚而笑……

我立刻自空濶的海面轉身，忘去我的自欺，想起原先的問題；我在店中的發現——事實上，聖喬治的屋子絕藏不了任何事物。這個村子中，女人們對隣居的事全一淸二楚。如果有什麼神秘，一定是藏在旅館中。

或且——我開始走向街道，感覺到家家戶戶後對我凝視的眼睛——或且在蘇非家。

也許，在聖喬治村，只有這一家是不歡迎我的。

可是嘗試是最有興趣的事。如果丈夫在家吃飯，我對結識他應該至感新奇。

我猜想他是否喜歡穿克里地服裝。

9

『她像古代的少女，精巧地，
收集雪白羊毛，紡成線團。』

波甫：荷馬的依里亞德

她正坐在小屋門內紡紗。

我在希臘的許多月中，我仍未完全習慣看着農婦做這種原始工作的樂趣。紡桿上柔軟成團的白色羊毛，黑衣前像拉糖漿似的把羊毛拉長的褐色手指，纏着羊毛線的紡錘——形成令人無法不欣賞的圖面。

我進屋時，她沒抬頭。無花果樹幹掩遮了我的行動。在她坐着的陰森暗影中，看不見煩惱的

線條，她的臉顯出青春的柔和，甚至在迅速運動的醜陋雙手也自有一種美感。

這時，我想起我對馬克講過的神話，使他入睡的紡月故事，它帶給我一點溫暖。我又望望蘇非，穿黑衣的克里地婦人在炎熱的午後紡紗。猜疑而冷漠的本地人。我總得向某人詢問。

我走過來把手放在門上，她抬起頭看見我。

我敢斷定，第一個反應是高興。她綻出笑容，黑眼睛發光。由於她沒轉動頭部，我得到一項印象；她迅速地瞥視一眼身後的屋內。

我推開門，『我可以進來和你談談嗎？』我知道這種開門見山的說法有欠禮貌，但是自島上的好客傳統看來，是無法拒絕的。

『當然，』可是我覺得她有點不安。

『你丈夫走了？』

她有點緊張，但是她嫻熟靈巧的動作給她從容的姿態，像在難堪的場合燃支香烟一樣。她看看外面還架着小壺的火。『他沒回來。』然後像是要站起來。『請坐。』

『謝謝你——哦，別停止工作。我喜歡看紡羊毛。』我走進小院子，依照她的眼光，坐在門邊無花果樹下的小櫈上。我開始讚美她的紡紗，欣賞羊毛的柔軟，審視她給我看的手織毛布。終於她忘了羞怯，放下工作去拿她的刺繡給我看。我不經邀請便站起來，跟她進屋去。

小屋內有兩個房間，中間沒有門戶，只是牆上開個長洞。院子一進門便是起居室，貧窮而清

潔。地面當然是泥土的，硬得像是石頭，一張陳舊無毛的地毯蓋在半間屋上。一角有個小壁爐，今天還沒啓用。房後有個平臺，離地三呎，顯然是搭床用的，上面鋪着紅綠色的毛毯。牆上有去年的黑煙，還沒粉刷過。牆上到處有些小洞用來裝便宜的裝飾品和褪色的相片。特出的地方上是個男孩子，年約六歲，再後面是個穿着不規則軍裝的青年。他漂亮而略帶粗魯。我想這是丈夫和遺失的孩子？我尋找其他的家庭遺跡，可是找不到，才記起湯尼說的話。

『我的小孩，』蘇菲在身後說。她抱着一包布由內室出來。對於我隨她進屋，她不表驚奇或惱怒。她悲傷地看着相片。『他死了，小姐，七歲的時候。頭一天他還上學玩得好好的。可是，第二天——啊！——死了。這是天意，自此我們不再有孩子。』

『我很遺憾，這位是你丈夫？』

『是，我丈夫。看，這是我去年織的椅墊——』

她把東西放在門邊的陽光中。我轉身彎腰，一面可以望見內室。

裏面很暗，百葉窗拉下來遮着陽光。它只是個小長方形的房間，一張雙人床，一張木椅，窗邊有個鋪着帶花邊桌巾的桌子。房子的每個角落均可一覽無遺……

她又繼續工作。

『現在你坐下，這裏比較涼快，我替你去倒杯我自己做的薄荷茶。』

我遲疑而慚愧。我不願接受她可憐的招待，而我已因爲强行入室，等於强迫她接待我。我只

好謝謝她坐下。

她到門邊一個褪色的紅綠毛織門簾後食物架上取下小瓶與杯子。

『蘇菲？』

外面有個男人在叫。我聽見脚步聲迅速由橋上走來。他停在門口。

蘇菲在門口端着杯子，迅速地轉回身。我仍然看不見他，但是他也許已看見我了。

『妥當了，』他氣急地說，『至於約瑟——怎麼回事？』

蘇菲做個噤聲的手勢，表示這裏不只是她一個人。『有人在？』他大聲問。

『旅館裏的英國女士，她——』

『英國女士？』一連串爆炸性的希臘語。『你怎麼這麼糊塗，這個時候會請她來看你的手工——』

『你可以在她面前講希臘話！』蘇菲說。『她完全懂得。』

我聽見他喘着氣走進，似乎他勉强地把講到口邊的話嚥下去。門閂滴嗒地響了聲。

我向前走。新來的人已推開院子大門，我們在陽光的門口相遇。

他是個四十餘歲的魁梧大漢，皮膚上顯出優裕生活的顏色。他臉龐寬方而稍微轉胖。高高的顴骨與濃濃的鬍髭；一張典型的希臘面孔；他可能是我上次看見的紅頭巾下的人，不過我想他不是。而且，他沒有穿克里地服。他顯然剛剛做過工，粗灰褲上蒙着灰塵，身着卡其襯衫，上縛條紅

手帕。他肩掛褐外衣。這件衣服質地講究，上面還有倫敦運動衫的標記。我的興趣加深而集中，這一定是我的主人，沙奇。

『這是我哥哥。』蘇菲說。

我已經給了他最美的微笑，伸出手去。『你好？對不起，我不該耽擱蘇菲小姐的時間，她丈夫正快回來吃飯。可是我走過村莊，只認識你妹妹，所以冒昧地進屋來，我該走了。』

『不，不，眞的，』他還握着我的手，幾乎是强迫地令我坐在無花果樹下。『對不住，如果我知道你懂得希臘話，我是決不會這樣說的，我妹夫不是個易於相處的人，我想如果他回來吃飯却發現她在閒談——』微笑，聳肩——『哦，你知道一個男人饑餓而無飯可吃會是一副什麼樣子。不，不，請坐！如果我妹妹看我把她客人趕走，她心裏會怎麼想？你一定得嘗嘗她的薄荷茶，全村第一。』

蘇菲臉無表情地把杯子遞給我。兩人都沒有釋懷之意。我嘗了一口，大加稱讚，沙奇一肩倚着門柱，和善地看着我，蘇菲則僵直地站在門內望着他。

『他晚了，』她說。她的話緊張得有點像個問題，似乎沙奇了解其中原委。

他聳肩微笑。『也許個把兩次，他在工作。』

『他沒有——幫你下田？』

『沒有。』

他轉向我用英語說。

『你在我旅館裏舒服嗎?』他英語流利，可是雖然已去英國二十年，仍帶有鄉土腔調。

『很好，謝謝你，我喜歡我的房間。你的地方眞好，沙奇先生。』

『那裏很安靜。不過你在電話裏告訴我那正是你所要的。』

『哦，是。我住在雅典，你知道那裏在夏天人又多又吵。我想離開一時，到遊客們不去的地方……』

我繼續解釋我和弗蘭所以選上聖喬治的理由。我也毫不隱瞞地說出我希望在山中和海岸上探險的意思，一具電影攝影機，我想，當我談起底片時（對它我一無所知），是許多好奇心的最佳藉口……

『還有船，』我說，『它在星期日來接我們，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大家要從此地去羅德島，我過幾天去找他們，然後回雅典。他們還要去杜底坎尼，然後我表姐來雅典和我一起住幾天再回家。』

『聽起來的確不壞，』我看見他正在算計：許多人，遊艇，私人遊歷；金錢。『那麼你在雅典工作?所以你希臘語講得那麼好。當然，你還是有小錯，不過够流利的了。你是否對聽話全能跟得上?』

『不，不完全。』我不知道在這場合是否該講實話與否。『我是說，我無法一字字翻過來，

如果講話的人土音不太重，我是可以大致聽得懂的。哦，謝謝你，』我對拿着我的空杯的蘇非說。『不，不要了。味道眞美。』

沙奇在微笑。『你很不壞了。有些英國人在這邊住了許多時候，還一個字也不去學。你在雅典做什麼工作?』

『我是英國大使館的小書記。』

他又在計算，而且我看得出他頗感震驚。

『她說什麼?』蘇非像低語般說。

他轉頭小心地翻譯，『她在英國大使館工作。』

『哦，』一聲低低的驚嘆聲，杯子滑到地下打破了。

『哦天!』我叫道。『多可惜!讓我來!』

我不顧她的抗議，跪下開始撿拾破片。幸而玻璃粗而厚，所以破片都很大。

沙奇不動地說，『別愁，蘇非，我再給你一個。』然後帶點不耐。『不不，把破片扔掉，沒關係。我等下叫湯尼送個比這粗東西還要好的來。』

我把撿的破片遞給蘇非，然後站起來。『我十分開心，如果你丈夫快要回來，而且不喜歡人太多，我想我還是走了。而且，我表姐隨時都會抵達。』

我又向她道謝茶水，蘇非笑着點點頭。我覺得她根本沒聽見我說些什麼。於是沙奇陪我走出

外門。

他走路時，雙手揷在口袋中，肩上仍馱着件外衣。他憤怒地踢着土地，我不安地想不知道他想說些什麼。他的話表示出我已經知道他妹妹是個赤貧。

『她不讓我幫助她。』他突然說，似乎我應當知道他何所指。『我帶錢回鄉，足够買她的一切需要，可是她只肯爲旅館工作換點錢。洗刷工作！我妹妹！』

『人有時很驕傲。』

『驕傲！是，我想是的。二十年來，她只剩下了驕傲，你相信吧？當我們小的時候，我父親自己有漁船。叔叔死了，我們承繼了土地，平原頭上的土地，全村最好的土地，我母親死了，我父親身體多病，只剩了那塊土地作爲妹妹的嫁奩。我到英國去工作。哦，是，我工作辛苦！』他露出牙齒。『可是我工作了多年，這下回家可以好好過日子，而她却工作辛勤，自食其力，甚至於下田——』

他住口，挺直身軀。『原諒我，我不該向你訴家裏的苦經！也許我需要歐洲式的頭腦使他們接受——你知道，有許多希臘人還把他們自稱爲歐洲之花。』

『想想看歐洲對他們的欠負，便會覺得荒唐了。』

『我也這麼說，』他笑了，『我們離倫敦太遠。甚至離雅典也不近，這裏生活簡單而勞苦，特別是女人。在我遠去的時候，我忘了這一切。忘了女人們接受命運……如果一個女人蠢得嫁給

回子，而利用他的宗教作爲藉口……』他又抬抬肩笑了。『呵，費小姐，你在這裏的時候打算找花卉和拍照嗎？』

『弗蘭愛這些，我只好跟着她。伊羅絲號是你的嗎，沙奇先生？』

『伊羅絲？哦，你看見它了？你怎麼猜的？』

『有個孩子在上面工作，我在旅館見過他。我只是隨便猜的。不過我想……』我遲疑了。

『你想出海，是吧？』

『我眞想去。我早就希望看看這帶的海岸。有些孩子對我說可能看見海豚；西邊還有個小灣，他們說，那裏有岩石深海，海豚會出沒在游泳人的中間。』

他眞摯地笑，也許有點過於眞摯。『我知道那裏。這些舊神話還在傳說！根本那裏一條海豚也沒有。我知道，我時常在那裏釣魚。現在我不大使用漁船，這是歐基士的工作。我不再習慣做那種重工了。漁船越來越便宜，所以我才買下它。我希望有日旅客增多，讓我多賺點錢。而且，我可以吃到廉價魚，再過些日子，我們直接到加尼亞去辦貨。』

我們已經走到旅館前面。他站住。

『當然你可以隨時叫歐基士帶你出去。你應該向東去，那邊風景很好，過去有個舊港的遺跡，再走點路可以見到個舊教堂。你對這些事感到興趣嗎？』

『哦，當然有。』

『那麼，明天？』

『我——哦，不，也許我表姐另外有什麼主張……我是說，她一直在海上，也許想上岸玩一兩天。過後，我十分願意。你……你說，你自己不再駕漁船？』

『不常用。目前我時間不多，我只爲運動而釣魚，我還有條小舟。』

『哦，就是旅館邊的小舟？桔色的？你是說你用火燈捕魚？』

『對，用矛刺。』他友善地笑笑。『有趣而原始，啊？但是運動都有點原始。我在年輕的時候很拿手，不過二十年後倒需要練習一下了。』

『我曾經在巴羅港看過一次燈漁。十分有意思，可是由岸上看看不清楚。只看得見燈光，人躺着下望，有時看見槍矛往下刺。』

『你願意和我一起去嗎？』

『當然！』話衝口而出，但是說出之後立刻想到——除非我對他多瞭解一些，我是決不會願意和沙奇先生在船上共度一夜的。

『好，』他說，我的思想仍在打轉。這時湯尼下臺階來接我們，嘴中輕鬆地哼着『睡美人』裏的合唱曲。

『哦，你們見過面了。沙奇，加尼亞的那個混蛋一瓶酒要賣十二塊，否則他說他不賣。你能應付他嗎？你散步得好嗎，小姐？找到郵局了，不壞，是吧？你一定渴了，我給你一杯檸檬汁，

呵？保證是自己樹上出產的。哦，看，那條漁船不是來了？有人由港口過來，喬治替她提着箱子。那孩子總是設法乘機賺幾個零用錢……就像我們的沙奇，運氣很好。那是你表姐？時間不是正好？等她收拾好，恰好是用茶的時間了。』

10

『而，迅速得有如美麗鳳凰
直飛赴克里地島……哦，
你在這裡！』

濟慈：拉米亞

『哦，』弗蘭說，『總算到了。茶很不壞，我想是我們的小爵士自己做的？』

『噓，別吼，他聽得見！他說如果有事，只要大叫一聲便行了。再說，他人不壞。我喜歡他。』

『我還沒見過一個你不喜歡的男人，』弗蘭說。『如果你還不談戀愛，我會認爲你有病。哦，哦，這裏眞開心，不是嗎？』

我們已坐在旅館『花園』的柳樹蔭下，附近沒有別人，後面一扇開着的門通向客廳。湯尼已經回到櫃臺後；和前面咖啡桌上的人談天。

太陽迅速地西下。海上還有些銀灰色的漣漪，微風把酒瓶中的康乃馨香氣吹到空中，碎石邊緣的陽光下有一盆百合。

茀蘭向我伸着長長的腿，拿出一支香烟。『不錯。這個主意可眞——好。復活節的雅典可能太擠，我想像得到。你寫信告訴我之後，我才記起來希臘的復活節比我們晚。我們上星期週末在羅馬度過它。我又想希臘鄉下的復活節可能有點兩樣，我倒眞想去看看。哦，謝謝，我還要一杯。唔，我有多久沒見到你了？好多天，快十八個月了？告訴我你怎樣了？』

我敬愛地望着她。

茀蘭雖然是我表姐，可是年齡比我大多了。她已經四十來歲，我知道如果認爲她年紀很老未免思想欠成熟，但是我的確有此感覺。自我有記憶之年起，便有茀蘭了。我很小的時候，我管她叫『茀蘭阿姨』。到三年前我母親去世和她住在一起時，才改了稱呼。我知道，有些人覺得她很討厭；她身材高而黑，有點方濶，態度與聲音都帶有肯定意味。她『戶外』的工作給她一種『健康』的外表；她健壯得像匹馬。一個十分卓越的事業女性。她穿着考究，不過很嚴肅，實際上她面冷心熱，我覺得她是個最容忍的女性。她最討厭的是殘酷與虛僞，我崇拜她。

當她要我『告訴她我怎麼樣了』，我只好老老實實說明我的工作，我在雅典的朋友。

她靜靜地聽我說；喝着茶，把煙灰彈在旁邊煙灰缸裏。

『哦，似乎你的生活過得很有趣。不過這也是你來此的目的。約翰如何？你沒提起他。』

『約翰？』

『還是大衞？我忘了名字。你信上不是讚得他不得了。是不是約翰，雅典日報的記者？』

『哦他。好多年前了。還是聖誕節的事。』

『對了。想想看，你最後兩封信全是空白，心靈完整，身體自由？』

『完全是。』我拉過一朶隨風搖擺的康乃馨在鼻前聞嗅。

『哦，不過，稍有不同，』茀蘭溫柔地說。『當然，有個小狗的心才好，不過有一天你的衝動會使你陷入不易脫身的陷阱。你又在笑什麼？』

『沒什麼，保羅號是星期日來嗎？』

『是，會來，你和我們在羅德島，好。不過，目前我根本不想動。這便是嚮導口中的「單純」。不壞，而且十分悠閒……啊。』

百合上一隻蜜蜂，遠處海洋拍岸的低唱，壓抑的希臘人談話聲音。

『我對湯尼說，希望他們能保持現況，』我說，『眞像天堂。』

『唔，你說得對，親愛的。到目前爲止，只說我在路邊看見的花，便可以使一個女人陶醉了。』

『可是你坐船來的！』

『哦，是，不過我們星期六晚上在巴德拉的時候，我們三個人僱輛車子去遊覽。我們來不及在天黑以前回程，因爲我叫司機停得太多，他看我衝向野地，以爲我發瘋了——否則便是我的腎臟有毛病。不久，他才知道我是在看那些花。你猜他怎樣？』

我笑了。『採些給你。』

『對！我回車時，這位六呎二吋的希臘昂藏男子捧了一束蘭花和白頭翁在等我，還有一種三色堇。天啊！我眞高興到這裏來！我每分鐘都在盡情享受。哦，爲什麼我們生活在英國，什麼時候才能住在這裏？可是湯尼爲什麼來？我是說，他爲什麼不住英國，要住這裏？』

『他說等他們再蓋起一座廂房後，便要賺大錢，這是種客氣的說法，他的意思是說，那時這個旅館才像旅館。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沒有錢投資下去。』

『是，他不像是個住在鄉下的人……除非店主把他請來。他是什麼樣子？』

『沙奇？你怎麼——哦，我在信中不是告訴過你。我說，他似乎很不壞。弗蘭。』

『唔？』

『我們去海邊散步一下好嗎？天就要黑了。我——我很想去走走。』

這不是由衷之言，我不能在這個地方說出我要說的話。

『好，』她高興地說，『等我喝完這杯茶，你在加尼亞做些什麼？』

『哦，它——那裏很有意思。有土耳其的宮殿。』

還有一件關於弗蘭的事情，我必須補充；你不能騙她。至少，我騙不了她。她十分世故，從小便會看破我的謊言。她又抽出一支香烟，望着我。『是嗎，呵？你在那裏？』

『在全鎭最大的旅館，我忘了名字，你這樣不停地抽烟會得癌症。』

『無疑。』她的聲音隨烟氣而出。她望了我一下，站了起來。

『好，走吧。爲什麼要去海邊？』

『那裏沒人。』

她沒說話。我們走過一籠籠野花，找到一條向山邊去的路。再過去是一帶硬砂，我們可以並肩地走。

我說，『我有事情要告訴你。』

『昨夜住在加尼亞？』

『聰明，不是嗎？是，多多少少。』

『所以我說衝動會引起煩惱，你在發笑。』她看我不響，又驚詫地說，『我無意批評，不過要放縱，也不該選上加尼亞那個地方。』

『昨夜我沒住在加尼亞！我也沒有——！』我停止，突然吃吃低笑。『事實上，我昨夜跟一個男人在一起，現在，我想忘了它。』

『他似乎給你難忘的印象，好，說下去。』

『哦，弗蘭，我愛你！不，並不是愛情的糾葛——我什麼時候有過？而且！——是我要找麻煩——不是我的麻煩，人家的，我想告訴你，並且要你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既然不是你的麻煩，你還要做什麼？』

『要。』

『心像小狗，』弗蘭無奈地說，『但是至少得有點理智。好吧，他叫什麼？』

『你怎麼知道是他？』

『總是這樣。而且，我想是和你一同度夜的那個人。』

『唔，是的。』

『他是誰？』

『他是個土木工程師。他名叫羅馬克。』

『啊。』

『不要這麼「啊」一聲！事實上，』我清楚地說。『我相當討厭他。』

『哦，天，』弗蘭說，『我知道這種事總有一天會發生。不，別那麼盯着我，我是開玩笑的。好，說下去。你和這個可厭的名叫馬克的工程師一起過了一夜。這個開始很有趣，講完它。』

當我一五一十把事情說明後，她的勸告中肯而實際。

『他叫你別管閒事，他有蘭比招呼他，這兩個人都相當能幹，此刻你的馬克可能已經復元了。他們可能已經同船，你可以相信一切都很順利，我寧願站開。』

『唔——是，我也這樣想。』

『何況，你又能做些什麼？』

『哦，我可以告訴他我的發現，我確信是湯尼、沙奇和蘇菲。』

『十分可能。如果你的馬克對他所聽見的沒記錯，那麼在現場有個英國人，和一個穿克里地服裝的人，一個希臘人，還有一個女人……』她停了一下。『是，你一旦認爲湯尼也是其中一個，那麼別的事更順理成章。這是個小名單。湯尼，沙奇，蘇菲，約瑟——還有個陌生人，不論他是英國人或希臘人，而湯尼認識他，和他說話過。』

我在路上停住望着她。『他？怎麼會？他不在此地。只有希臘人、克里地人，和——』

『親愛的，』她輕聲說。『你被牽連到馬克這一邊，你忘了開始的一件事。』

『什麼開始？』

『還有一個被殺的人，』她說。

這時只有陣陣浪淘沙的響聲打破寂寞。我蹲下拾起一片石頭對水面擲去。它立刻沉了下去。

我起來拍拍手。

『我眞笨，』我謙卑地說。

『你置身太深了，親愛的，而且你害怕。我比較簡單，冷靜地在戶外散步。所以我可以把事情把看得更清楚。再說，我的感情並沒有牽涉進去。』

『誰說我是？』

『你不是嗎？』

我仍然看着我石子打中的水面。『弗蘭，羅柯林才十五歲。』

她柔聲說：『我愛，問題便在乎此。所以我叫你離遠點，深怕你去找他的下落，否則你會自找麻煩。看，我們是否該回去了？太陽快下山，路又不怎麼好走。』

誠然。我在敍述的時候，我們已經繞過了海灣，到了另一端的懸崖，遠遠看去，基部像是一帶碎沙，事實上是南風和海浪造成的圓石堤防。上面堤頂與懸崖間有條陡路，它圍繞着陸地，然後降向一個小沙灘上去。

『那裏好像很美，』弗蘭說，『不知是否是你的海豚灣？』

『我想還要過去，那裏的水太淺。喬治說可以在石頭上跳水下去。看，一定是那裏，下一個灣頭，那一定看得見突出的石頭。太陽從後面照過來像一堆影子。』

我們無聲地站了一會，遮着眼睛凝望發光的海灣，然後弗蘭轉過身。

『走吧，你累了，我由你臉色看來，你吃飯之前可以喝上幾杯。』

『言之有理。』可是我聲音已至感疲乏，我轉身跟在她後面。

『別以爲我不懂你的心理，』她那就事論事的聲調令人撫慰。『我不但叫你別惹麻煩，而且叫你離開馬克，我可以給你良好的理由。你如果去找他，你可能被人看見，然後把對方帶到他那裏。否則，你會使他更懷疑，你可能——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嚇得他們殺了柯林……如果柯林還活着的話。』

『哦，神，我想你說得對。我——我倒沒想到這些。』我的一隻手摸着頭。『如果你看見蘇非。我實在害怕……約瑟還沒回家。你應該看看她的臉色。』

雖然我語無倫次，但是她懂得。『你是說她不怕他在山裏摔斷頸子，而怕他在山裏做些什麼事？』

『是，我猜他只可能有兩個做法。』

她很坦率。『如果約瑟是你的克里地兇手——我敢打賭說他是——他不是去找馬克把他殺掉，就是在什麼地方看守柯林。』

『而且她害怕，』我嚥了一口口水，『如果他和柯林在一起，她知道的。她怕他會……哦，就是那麼回事。』

我聲音憂愁地停止。她沒回答，默默地躑躅走了幾分鐘。太陽已沉下海，懸崖的影子投在我們身後。微風已息。海灣那邊有旅館的燈光。它似乎在遙遠的地方。

我終於開口。『當然你對，馬克叫我走開，他是眞心話。除非我眞正找到柯林——』

『對，你明白了。所以，他不讓你去警察局。如果有人問話，或且馬克和蘭比公開出面，任何人會把這件事推得一乾二淨——我敢說這孩子根本沒有生還的機會。他是人質。』

『我懂。馬克全告訴我了，好，好，我不管，弗蘭，別擔心。不過——』

『什麼？』

『總不能叫我不去找他吧？我會十分小心。我實在忘不了他。』

『不，親愛的，你找吧，我並沒意思不叫你找。這不像是掉了支鉛筆，隔天就忘了。你這樣做是爲了自己的心中和平，假設他還活着，睜開你的眼睛。不過有件事必須注意：如果他還活着，一定要吃東西。』

『當然！所以不會太遠。如果注意着蘇非——我敢說是她跟他的……也可能是湯尼。』

她笑了。『我賭蘇非。不管誰是，他一定天還沒亮就起來以免被人看見，我看小爵士不會去踏露水。』

『我明天一大早便到旅館附近去游泳，洗洗眼睛。』

『好，』弗蘭說。『看，那邊有人。一隻小船出航了，不是嗎？那個人——可是沙奇？』卽將轉暗的黃昏中，一個模糊的人影蹲在小船上，它已停在旅館旁邊的石間。他爬進去收起繩子。他在船尾忙了一陣，我們聽見引擎響起的聲音，船向我們駛來。

『我想是，』我說，『他一定是把馬達放到艙底……不知道他上那裏去？』

我們都站住看他。他向前站着，船駛近時，我仍看見船舵處有支長桿，使他凝望水中時可以一邊掌舵。船首有盞大燈，現在還沒點起來。

他看見了我們。那果然是沙奇。他微笑揮手，他向後退了一步，引擎聲音響得比較慢，小舟像是在水面飄浮，我看見船首上的字：莎琪。

他的聲音在水面上很愉悅。『嗨！想來嗎？』

『下次！』我仍笑着揮手婉拒。『謝謝！祝你多打幾條大魚！』

他舉起手，又拉下引擎，莎琪轉首以寬濶的半圓向前去，它的餘波傳到我們身邊，使砂粒微微作響。

『哼，』弗蘭說，『這人不壞。』

『我上次問過他有關燈漁的事。』

『哦，我們有事情做了。不動聲色地打聽。柯林不會在那邊，否則沙奇不會歡迎我們。』她轉身又迅速地說，『怎麼回事？』

我木鷄似地站着，手背捂着嘴。

『弗蘭！伊羅絲！』

『什麼？』

『他有艘漁船，在港口裏，他可能在那裏！』

她一直無語，以一種我不懂的皺眉臉色看着我。然後她點點頭，『好，不妨試一試。如果他讓我們走近伊羅絲，便證明它沒有藏私。否則，我想你明天可以直接去找馬克，他們兩個可以方便地坐船來爬上伊羅絲去搜索。他仍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查明。我們可以設法絆住沙奇一夥，使他們無法離開旅館。』

我笑起來，奇詫地望着她。『你知道，我相信你的話嗎？』

『如果這件事非使點詭計不可，』弗蘭乾脆地說。『何不呢？有個孩子被一羣惡人恫嚇，可能受了傷，而且他可能相信他哥哥已經死了。哦，如果要放一把火，我會不在乎地把沙奇旅館燒掉，那怕他在裏面。我們可以看看伊羅絲。我們今晚就去，也許這樣才會消去你的心事。』

『我們？』

『當然！那樣才顯得自然。看，在門口等我們的是不是湯尼？』

『是的。』

『那麼我們開始自然地查看四邊。我是個生物學家，而你是我的助手。唔，你現在可願意停一下，看看這株植物嗎——不，這裏，你這笨瓜，石頭上那株。』

『它稀罕嗎？』

『親愛的，它長在英國南方每堵牆邊。不過我想湯尼一定不知道。來，採一株，或且採點別

的野花，表現得熱心一點！』

『冰蘭？』我順從地彎腰。湯尼在五十碼外的柳樹下等待。『看，』我說着拿給她。『它們合着，不是像小小的塑膠陽傘。』

『天呀！』弗蘭一本正經地說，『我以前還希望你成個自然學家！還有你說的白鷺。書上說希臘根本沒有白鷺。』

『我知道，』我不用看便知道湯尼已走到柳樹下，站在碎石路邊緣。我的聲音能清楚地傳到他前面，『假如正式說起來，這裏也沒有金鷺。可是我昨天在伊比道魯便看見了，眞的，弗蘭，今天在加尼亞和卡斯特里中途也看見一對。我不會不認識金鷺，不是牠是什麼呢？我承認我可能不認識白鷺，可是除了牠又會是什麼？』

『是不是小蒼鷺？牠飛起來像是白色。哦，不，你說是黑腿黃脚……哦，嗨，湯尼，什麼味道好香？』

我高興地說，『我希望不是今天在港口看見的章魚？』

『不，小姐，是我親自做的燉小牛肉……加酒、蘑菇還有小小的小豆，我稱之爲杜氏肉。』

『爲什麼？』

『姓杜的人做的，』湯尼解釋。『來，女士們，晚餐已經準備好了。你們吃完後我再替你們準備飲料，好不好？』

11

『何鳥午夜鳴，
歌聲扣心弦？
夜鶯聲婉轉，
泣訴到天明。』

李萊：亞柏斯比

漁船仍在原先看見的港口上一動也不動，桅上的燈在船下映出閃爍的倒影，在碼頭頂端一個鐵三角架上燃着比較大的火光。除此之外，黑暗中只有海水的濕重鹹味。

青年歐基士一定在晚上離船他去，因爲船邊的小艇已經不掛在上面。它停在我們足下的碼頭邊。

我們靜寂地望着它。

突然我身邊什麼地方有聲音傳來，差點把我嚇一跳。

『你們想划出去？』喬治問，『我帶你們去！』

我又望望漁船，它靜靜地躺在暗夜中，沙奇打魚去了。湯尼在店裏，歐基士可能回家了。看起來，這是個不應當失去的機會……可是……喬治呢？如果建議的是歐基士，那麼好。我們可以斷然拒絕，因爲那已是明白的證據。如果現在划過去，也許眞會找到柯林，……這個時分……這個地方……

『他說什麼？』弗蘭問。

我告訴她喬治的建議與我自己的意見。

『我想你是對的，我們必須等明早再查。如果我們在船上找到他——』輕笑一聲——『唯一的辦法是起錨，以全速駛走伊羅絲去找另一艘漁船，如果是你能幹的朋友，他一定會這樣做。可是這種時機女性便受到限制了。我想你也弄不動那些東西，是吧？』

『唔，不行。』

『那麼，算了。』

『這是條划槳的小船。』我說，但是她不以爲然。

『在這個漆黑的晚上，划條小船在克里地南方海岸找另一艘漁船，我看不出有什麼道理。對不起，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女性，等到明早再說。』

『你的想法總是比我有道理，』我嘆了口氣，『我告訴喬治等早上我們向沙奇請求。』我望望孩子，他一直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着我們。『謝謝你，喬治，今夜不了，明早我問沙奇先生。』

『現在我們可以問他自己，』弗蘭冷冷地說。『他來了……事情多麼巧，眞是巧妙，如果我們這時候在船上拚命拉發動桿，怎麼樣？我想珂蘭寶貝，你我必須不要被當作刑事犯。』

小舟馬達的撲撲聲越來越清楚。

『看他！』喬治高興地叫，他蹻着脚尖站在水泥地最外邊。『他打完了！你們可以看見大魚！海鱸！一定打到了，否則他不會這麼早回來！』

我却以輕鬆而嘲諷的心情望着小船過來；至少現在沒有難堪的問題。而且，我們可以以更方便的辦法達到目的。我們無需等到天明。

我們甚至於不用發問；喬治替我們問了。小船關了引擎，滑到碼頭邊，沙奇扔條繩子給喬治，然後高興地和我們打個招呼。

『捉到什麼了？』喬治問。

『我沒打魚，我去看簍子。哦，小姐們，出來散步？我看你們爲了參觀這個大城市，一點時間也不肯浪費。可惜你們不能和我一同出海，這是個可愛的夜。』

『小姐們想上伊羅絲號，』喬治說，『我可以帶她們上去嗎？』

『不，我把小船帶回旅館，等下還要在伊羅絲上裝些東西。』他站在搖擺的小船上仰望我們。『你們眞想上去看看嗎？她並不好看，如果你們感興趣——』一個歡迎的手勢代替言語。

我笑了。『事實上這是喬治的主意，他想划我們過去。當然我想看，可是等天亮吧。你抓到些什麼？』

『海蟹，明天給你們嚐嚐，很好吃。』

『我聽說過，可是我沒吃過。那就是嗎？你怎麼抓的？』

『把簍子放下去，就像捉龍蝦的籠子一樣，用蔬菜作餌。牠比龍蝦還鮮美，也要漂亮些，不是嗎？嗨，喬治，這個給你母親……這孩子怎麼猜得到我由這邊來……』他做個鬼臉，喬治高興地抓着海鮮跑走了。

『他在等這個？』

『當然。他無所不知，這孩子；他會成個好偵探，小姐們要不要坐船回旅館？』

『哦不，我們還想在村上走走。』

沙奇笑了。『夜遊聖喬治？哦，如果你們需要嚮導和保鑣，我會替你們設法，晚安。』

他用槳抵撑碼頭，船立刻朝向巨大的漁船伊羅絲。

『哦，我以爲上面沒有什麼，』我終於說，『漁船是清白的，我們去村上並不使他憂慮，我說過沙奇似乎在村裏什麼都不關心，不管柯林在那裏，沙奇也不怕他被找到。』

『嗯，』弗蘭隨便哼了一聲，當我們走過比較光亮的地方時，我看見她的表情。我的心像碰到一塊冰，痛苦地收縮。

我後來說，『你早就以爲柯林死了，是不是？』

『哦，我親愛的，』弗蘭說，『他們有什麼理由要讓他活着？』

夜十分黑暗，雖然已經半夜，月亮還沒上升，星星被雲所遮蓋。我借了弗蘭的毛線外套圍在身上，在我室外的石階頭上等待。

蘇非的房裏還有燈光。我雖然明知弗蘭的話頗有道理，但是我決不願輕易相信，所以我決心要一夜守着蘇非的房子，如果她離開小屋，我便要跟踪她。午夜後，又半個小時，全村燈都暗了，只有她屋裏還亮着。

十二點半的時候，有點無關緊要的動靜。門縫裏放出來的燈光熄了，可是臥室窗簾後還有光亮。她坐到很晚，也許在等約瑟，現在她上床了。我仍然坐着；如果蘇非一直呆在屋裏，她必定有理由。我再給她幾分鐘，然後我不管弗蘭，我要親自去看個究竟。

我像個幽魂般走下石階，像隻野貓般走過空地，躲在阿月渾的樹影下。土地一點也不會發出足音，我悄悄地溜到蘇非花園牆邊，繞過屋子後面，走到通向樹木的小道上。

茅屋後牆上便是院子外門。過去是烤爐的一團暗影，一角上堆着些柴火。

我不知道門會不會發聲，我小心地伸手，却摸了個空，門原來開着。

我靜聽了一會，夜十分寂靜，茅屋這面沒有窗子，我聽不見一絲音響，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嘴巴覺得乾澀。

我脚邊有東西在動，嚇得我差點叫起來。我看清牠是隻貓，牠也許和我有同樣秘密的使命，顯然歡迎一個罪惡的伙伴，牠低聲咕叫，依着我脚踝，當我彎腰摸牠時，牠溜走不見了。

我長長吸口氣，才堅定下來，我放大膽子走進門去。

內邊靠屋墻處有間小外屋。我在草叢中摸索向它而去。

屋外空地對面忽然有扇門打開，光亮投向小茅屋這邊來，我迅速地躲到木柴堆的影子後，門又關上，燈光又滅了。我聽見脚步在地板上急走的聲音，然後經過泥地向這邊走來。

沙奇由旅館來看他妹妹。如果柯林在這裏——如果沙奇到院子裏來……

他沒有，他推開花園門走向屋門。它沒有上鎖。我聽見門閂響動，然後是低聲的問答。蘇菲一定端燈由臥房溜出去在門口接他，因爲我又看見那邊茅屋的光明燈影。

他的來臨自非秘密，所以他的目的也不像有什麼罪惡，但是我也不能在未天亮時被他發現，如果我被發現，倒不如在小道上……

由我在白天所看見的，這是條骯髒的小死巷，它經過小葡萄架而到懸崖下去。我到這裏來，應當用什麼藉口，我不知道，不過沙奇毫無理由可以懷疑我，我可以以陳舊的失眠的理由在夜中

散步而輕易脫身。不過，無論如何總比在這裏被抓住好。我迅速溜出門到了小徑上。

我在那裏又遲疑了。我看一眼旅館，如果要到那裏去，而想要不被發現是決不可能。屋門中的燈光清楚地投在花園墻上，我甚至於可以看見沙奇的移動人影。

我輕走離開門口，立刻踩到一塊石頭，差點使我跌一交，我還沒有站好，我已經聽見門戶閉上，沙奇快步向外門走去。

我靜靜站着，臉孔別向旁邊。我只希望他剛自亮處走出來，而眼睛還沒習慣，否則，只要他走出來，彎過屋角便一定會看見我。

我緊握拳頭放在外衣口袋中，心中亂如痲，我該對他怎麼說？我有什麼理由在半夜到這條死巷中來散步？

但是自牆那邊的一團柏樹上傳來秘密而文雅的答案；一隻夜鶯在清唱，把歌聲流入空中，似乎整個寂靜的天地便在久候牠的鳴囀。我屛息止氣，有如銀笛般的長哨聲音由黑樹上發出，我站在那裏聽了足足有兩分鐘，可是另一隻耳朶仍然注意着沙奇的回去足步。

夜鶯停唱了。我清楚地聽見十碼開外有紙包拆動的聲音，然後火柴的摩擦聲。沙奇一定停在轉角處悠閒地點香烟。

火柴燃着的光顯得十分不自然，如果他抬起頭……

他抬頭深吸第一口烟。我的手却在茀蘭衣袋中碰到一包香烟。

我轉過身。『沙奇先生？』

他轉過頭，火柴落在灰土上熄滅了。我向他走過去，手中拿着一支香烟。『你不介意吧？有火嗎？我出來沒帶火。』

『哦，費小姐！當然！』他走過來劃亮一支火柴。『你出來得很晚，不是嗎？你還在探險？』

我笑了。『夜遊聖喬治？不，我已經上床了，可是我聽見夜鶯在叫。我一路找過來找到這裏。』

『噢，對了，湯尼說你對這種事特別敏感。』他說。他肩膀靠着身後的牆，用香烟指指那邊的柏樹。『上面，是不是？從我小時候，牠們便在那裏唱歌了。現在我根本不注意，今晚有一隻嗎？好似還早了點。』

『只有一隻，牠現在停了。』我輕聲呵欠，『我該上床了。今天又長又可愛，也許明天——』

我立刻停止，因爲他突然舉手比出噤聲的姿勢，似乎什麼聲音驚動了他。我也聽見了，如果不是沙奇注意到，也許我還沒覺得。在這種和平寧靜的夜色中，這人一定機警得像隻狐狸。

我們已站在我想察看的外屋牆壁對面。這是個用粗石泥巴建造而有些洞隙的房屋。聲音就從我們身邊的洞隙中傳出來——一陣輕微的刮擦聲，然後在地上輕撲。什麼東西在蘇菲小屋中動。

沙奇頭向前伸，身體僵直。我在旁邊借香烟的光看着他眼睛。

我連忙說，『什麼？』

『我聽見什麼東西了，等等。』

柯林，我急狂地想，是柯林……可是我立刻發現恐懼昏迷了我的頭。如果眞是柯林，沙奇自然知道，決不會告訴我小屋中有人。然而如果小屋中有人，我知道他是指……我根本沒想起蘭比，他當然也可能在晚上到村中搜索；我直接想到馬克。我並無理由能確信是他，可是我便好像聽見他說話一樣，我知道那是他，就在牆的那一邊，等待聆聽，甚至於不敢呼吸……

我立刻走開，脚故意在石頭地上踏出聲音。『我沒聽見。你回去嗎？可能只是——』

他已經動作了，我看見他的手垂及腰下，他走進院門時，我跟在他後面。

我必須阻止他，至少發出警告，我叫，『天啊，你拿槍？』我抓住他的手臂，又用女性恐懼顫抖的聲音叫，『天啊！你不能那樣！可能是小狗什麼的，你不能開槍！請你，沙奇先生——』

『如果是狗，我不會開槍，費小姐。來，你讓我——啊！』

小屋中傳出了一連串決不會錯誤的聲音。一聲刮擦又一聲噼啪，然後奇怪的咯咯聲，最後是一個小身體自高處跳下。自半開的門中射出一個小黑影，由我們脚邊掠過逃進小巷去。

沙奇鬆了一口氣，他笑道，『一隻貓！這是我妹妹財產的竊賊！你鎭靜一點，費小姐，我當然不會射死牠！』

『對不起，』我羞愧地說。『我眞笨，不過我怕聽槍聲，而且，你可能打傷了什麼東西。感

謝上天！我剛才在小巷裏還和這隻貓談過話；牠一定是在抓老鼠。』

『沒有那麼有用，』沙奇開懷地說，『我妹夫在裏面養了些鵪鶉。貓雖然咬不到，但是時常來搗亂。來，我們把門關上，好嗎？』

他把門關上，轉向院子外。我們一齊走回旅館。

蘇菲院子裏比以前還要黑暗，小屋門還關着。貓已逸走，夜鶯也已停唱。港口附近傳來敲擊三記的鐘聲。

我把小屋的門拉開一條小縫，溜了進去，然後在身後把它關上。

『馬克？』像呼吸般地喊。

沒有回答。我靜靜站着聽他的氣息，可是只聽見我自己的。附近堆着矮樹枝，我可以嗅到野玫瑰、馬鞭草和那天晚上和他共睡的床鋪香味。

『馬克，』我開始摸着外面靠小徑的牆壁。後面一聲輕聲令我急轉過身，目不轉瞬地盯着暗中，那一定是角落中鳥籠裏發出來的。沒有別的聲音。

我慢慢地向牆走去，當我的手碰到石頭時，外面村間的夜鶯又開始清唱。聲音在暗中顯得圓潤而貼近。我沿牆而行。石頭，粗糙的石頭，冷酷的石頭，除了柏樹林中的鳥聲，再沒有別的。我錯了，馬克沒到這裏來過；我只憑了一些枝草的味道，便下了斷語。那是貓，我們所聽見的貓聲

。不會有別的。

我的手碰到了不是石頭的東西；滑膩而黏手，而且還有溫氣，它使我汗毛豎立，胃肌收縮，我收回手痴痴地站着。

那麼我的靈感沒有錯了。馬克就貼牆站着，離沙奇和我只有分寸之距，由於疲倦或其他碰觸，使他肩頭傷口又裂開，血流在牆上。我突然覺得他可能暈倒在地。但是沒有，屋中空闃無人，只有他的血。

屋外，夜鶯仍在啼唱。

我記不得我如何走回旅館，不過在途中我沒遇見別人，也沒有人看見我手心流着冷汗地跑回旅館。

12

『………一個晴朗的日子，
和風吹起陣陣漣漪，
海波上有神祇出現……』

史璜本：塞拉修斯

水面上平滑柔和，清晨的和風吹過，把鹽泡濺到我嘴唇上。陸地在曙光中閃出金光，邊緣上是黑藍色的海洋與堤岸。

我在這裏游泳，深灘上的水像藍寶石，陽光一直照穿下面的岩石，它把小船的影子投到清澄海水兩潯之下。

桔藍色的涉琪號在舊處停泊。我游向它，一手攀着船沿，它傾斜搖擺，它建造結實寬濶，比

它外表穩重。我稍微歇了一口氣，便抓緊爬上去。

船猛烈地搖動一會。我水淋淋地坐在艙底喘氣，把鹽粒自眼上擦去。

我沒理由爬上沙奇的小舟。不過一條船停在港中，對懶惰的泳者是個天然誘惑。我坐在船座上，在陽光中休息，而且這是個看望旅館的最佳位置。

如果我對昨夜沙奇的打魚之行有所懷疑，可是看了船後，便完全烟消雲散。這裏藏不了比一隻小狗更大的東西。這裏只看見船上應有的混亂：木槳，小心地放在一側，一個鐵罐，一個裝魚的繩袋，一種龍蝦籠——我猜是蟹籠——用藤做的，一圈繩索，一些浮標，一張摺好的油紙。唯一使我新奇的東西是魚槍——尖端有五六隻長刺——和一具望遠鏡。它是海上專用的，長長的金屬管，頂端是碟大的玻璃。漁人臥在船頭，把它揷入水中看海底。

我好奇地把玩，然後拿起來躺在大燈下的船首。我小心地把它放進海水，貼上眼睛向下看。

如果要用一個名詞來形容，那麼只有用神奇兩字。海底上有發光的岩石，每塊砂礫都看得清清楚楚，表面上有波紋時，下面便傳過片片陰影。五花十彩的海草緩慢地搖動而成美麗的圖案。一羣羣魚雷形的小魚，條紋似斑馬，不動地懸掛着，然後又像一個整體般飛閃而逝。另一羣玫瑰色的又自海草中升起。四處全是貝殼。

我躺着凝視，太陽在我背上，溫熱的甲板在身下輕搖。我忘了此行目的，世界上只有海洋，背上的太陽，鹽分的味道，南風……

水宮的晶亮世界忽然飛過兩團黑影。我驚奇地抬起頭。

那只是兩隻低飛掠水的隻鳥，翅翼滑點在水波上；牠們把我帶回水上世界。我無奈地放下望遠鏡轉身回看旅館。

人們開始走動了，一扇百葉窗打開，立刻烟囱上冒出一縷輕烟，村中一個穿黑衣的女人拿着水瓶到井邊，幾個男人向港口走來。

我又坐了一會，享受着鹽水與陽光所給予的强烈愉悅。然後我自船側溜下游回旅館。

我拿起柳樹下的浴巾走回臥室。蘇菲屋門已開，我看見她在裏面走動，她在打掃。我下面的餐廳中，湯尼以多情的聲音唱着『輕憐蜜愛』。沙奇穿着襯衫在外面空地上和幾個拿着水桶粉刷的半裸工人談話，其他房屋外都有人在來往。

我進去穿上衣服。

『一切正常，』我向弗蘭報告，『一切都像白日般無罪。我開始認爲這件事是海市蜃樓。』

我躺直身體，仍然感到鹽水的舒服和它給我的愉悅心情。『而且，我的女神，你知道我希望些什麼？我希望世界上沒什麼好想的，除了上山去看花！』

『好，』弗蘭理智地放下咖啡杯說——她剛在床上用過早餐，而我坐在桌沿擺腿——『還有什麼呢？我們沒有什麼計劃，我們隨機應變，似乎蘭比和你的馬克給村裏添不少趣味。』

『你至少已經第四次叫他做我的馬克了。』

『哦，不是嗎?』

『不。』

茀蘭笑笑。『我儘量記住，我說過，我們自然地做我們的事，把眼睛睜開。換言之，我們帶照相機出去。』

我記得我當時感到羞怯的輕鬆。『好，你想去那裏?』

『哦，我們已經看過村裏與海邊，顯然我們應當選擇山中，我們可以在那裏展開搜查。再說，我老是忘不掉你昨天夜裏說的鳶尾花。』

『它長得遍地，你必須踩在上面。』我高興地說。『還有石頭上長的許多櫻草、野水仙和野鬱金香，還有三色堇。還有銅板大的酢漿草花、碟子大的野玫瑰和奶黃的顏色。如果你再往上去，便是我對你講過的紫蘭——』

茀蘭低吟一聲，把盤子推開。『算了，你這小鬼，讓我起來，好，好，好，我們爬得隨你高與地高，我只希望我老邁的雙腿還吃得消。你不是用蘭花來拉我的腿?』

『不，眞的，鬼督郵大得像老鼠，還有一些你買不起的花草。』

『我半個小時就好，叫小鬼給我們準備午餐帶去。』

『小鬼?』

『小爵士。』她自床上下來。『叫他做最精緻的食物，還要點酒。』

海風吹向內陸，橋上特別涼爽，我們走過橋走向我昨天的老路。

我們前進得很慢。我早就知道，茀蘭看了什麼都會雀躍半天；在路邊搖擺的蒲公英。一對鵪鶉自瓜藤中撲撲飛起，一隻慳鳥生動地鳴叫。我在一堵破牆上發現的山雀窩，花朶……她隨時高與地站住，想克服不去觸碰本來不可採擷的東西——紫心的白頭翁，小金鈴，各色的野菊，在她的歡愉與我的歡愉（我想我對她所說的話並不虛構）之間，我們到了有田地與風車的高地，我這段路程甚至沒有時間追憶昨天的遭遇。

有些人在田中工作。我們看見一對夫婦用原始的長柄鋤頭挖掘豆畦。另一片田中，一條毛驢靜靜地在等待主人。再過去，一個孩子坐在田邊粗地上看着四條山羊、兩隻豬和一隻帶小羔羊的母羊。

我們離開大路自田間小徑上行，茀蘭不時停下來使用照相機。一切拍成相片——孩子、家畜、彎身工作的人；甚至於被風車白帆轉動賦予生命的山崗平野。草原上散有十幾個風車，它們是用鐵絲湊成，本身相當難看。可是現在白帆布在晨風中旋轉，顯得無比美麗，就像迎風搖動的大蘭花，供給炎熱早上以冷風與潺潺水聲。

茀蘭找到了鳶尾花。

它和我在更深幽谷中所看的相同，小小的鳶尾花三吋高，淡紫，紅色與金色，它從硬得像火山

土般的地面鑽出來。它們長在石岸上、在被踩踏的小徑上、在豆田的乾燥田沿，羣花擠擠，像一大片蝴蝶，直擁到一架風車的外牆上。

幸而，這並不是醜陋的鐵絲架，而是個眞正的磨坊，是草原上兩座磨坊之一，磨麥給附近人家應用。它是堅實的圓錐形建築，就像我們所知道的磨坊風車一樣，有木頂與十個帆布扇。帆扇不像那些水車，是沿軸捲上去。這座風車有座弧形門，刷成雪白，十分美麗。

鳶尾花——有些已被踩踏壓碎——濃密地長在四周，就在門邊，有一團鮮紅劍蘭。白色磨坊後面是長在空地邊上的檸檬林，再過去，升起銀色的克廸特山坡。

弗蘭吶吶地說些奇怪的誓語，然後又拿起相機。『上帝，我希望我拿來五哩膠片，而現在只有可悲的五百呎！你爲什麼不告訴我這裏寸土片石都是攝影的好對象？如果這裏有什麼動靜就好了！風車爲什麼不轉？』

『這是麥磨坊。只有當有人要磨麵粉時主人才來開動。每次工作時總要有兩三個人。』

『哦，我明白了，來，你能替我上個鏡頭嗎——呀，好了，那裏有個農婦……好，正巧……』

磨坊門半開着，現在它開得寬些，一個希臘女人穿着黑衣服拿着個便宜的麻袋走出來。她轉身像是要把門關上，忽然看見我們，立刻停住，手還放在舊式大鑰匙上。

弗蘭的攝影機在轉動；但是我的心在疾跳，雙手流汗。

我想，如果我告訴弗蘭那是蘇菲，那麼她一定也會呆住。不過，弗蘭至少會比我自然些……

攝影機停止，弗蘭放下，微笑對蘇菲揮手。而蘇菲像石像般盯着我們，手仍扶在門上。

『珂蘭，對她說這是電影，好不好？不要擺姿勢，叫她動。問她願不願意？你最好也去，咖啡色的外衣配着劍蘭。走過去講話，隨你講。』

走過去隨便講，簡單不過。『你把羅柯林藏在磨坊裏，蘇菲？』六萬四千元的問題。

我強嚥下去，我用手帕擦擦雙手。『我去問，』我堅定地說。『叫她帶我們看磨坊。等我到門口時，你可以好好照幾張。』

我走過去和蘇菲打招呼。

弗蘭還留着這張相片，我許多相片中，似乎只有這張顯得特別自然。以往，我在攝影機前會羞怯無措。可是，這時我心中想的並不是弗蘭和相機，只想着站在陽光中不動的女人，她身邊是半合的門，手扶在門上。這張相片照得不壞，但是我不喜歡看，這不是我願意回憶的日子。

我微笑地在水仙花上走過去。

『好，小姐，我希望你不反對拍張照？這是我表姐。她想照張磨坊和你的照片。這是你的磨坊？』

『是，』蘇菲說。我看見她用舌頭濕濕嘴唇。她對弗蘭哈腰行禮，弗蘭也高叫，『你好？』

『那是影片，』我覺得嗓子乾結，便淸咳一聲。『她要我們在這裏站一會……喏，你可以聽見攝影機的聲音……那麼，好，我們走進磨坊去。』

『走——進磨坊？』

『哦，是，沒關係嗎？走動一下，可以吧？』

在這冗長而心悸的一分鐘中，我原以爲她要拒絕，然後她伸手推開大門。她微點頭請我進去，這是十分自尊的動作，我聽見弗蘭滿意地低說什麼，然後把鏡頭拍進。

我上了獨一的臺階，走進磨坊。

一進門，靠牆處便是個向上的石螺旋梯和蓋屋頂的矮樹枝，靠牆有一堆工具：鋤頭、鏟、犂耙和一綑繩索。釘上掛個篩子。

我聽不清是否弗蘭還在攝影，蘇菲在我身後，我仰望曲梯。

『我可以上去嗎？』我話還沒說完，便已踩上去，我在第三級上停步向回看。『我一直想看磨坊內部，我上次在巴羅斯看見一個磨坊，可是已經荒廢了……』

蘇菲背對燈光，我看不清她的臉。我又覺得她的遲疑，和我加速的心跳。我用手抓緊扶梯，雖然她有點痴愣，但是並無意阻止我。

『請，』她聲音毫無表情，她把麻袋放在地上，隨我登上樓梯。

二樓上的房間是放麵粉的地方。這裏有個舊式的秤，一些鐵桶，和鐵鎚盆子，它可以掛在大木樑的鈎上，地上擺着一個大方鐵桶，它接着自磨石上流下的麵粉。有些桶中裝滿粗糙的麵粉。

這裏也有一些麥袋子。

可是沒有羅柯林。這裏沒地方隱藏他。

我走出扶梯時已把室內看得清清楚楚。它淸白得和沙奇的小船一樣。我走到樓板上時，一隻老鼠嘴中含着麵包屑自桶邊跑過。

可是，這裏還有通向樓上的扶梯……

身邊的蘇菲又以無調的聲音說，『既然你感到興趣，小姐……這個是麵粉流下來的管子，你看見了？這是秤，只要把它掛上去，就……』

我望着獨窗光亮所照着的她的臉孔，這是我的幻想，還是她在晨光中顯得更蒼白？她當然有種不安或緊張的表情，可是農婦的尊嚴使她臉色自如。她的臉色我至今尙分析不清是什麼情緒，不過有一點可以斷定，她決不歡迎我的干預與介入。

她解釋之後，又鎮靜地放下量秤。

『現在，如果小姐原諒我——』

『哦，別把它拿開！』我叫，『我知道我表姐一定想看——它十分有趣！弗蘭！』

我跑到梯口往下大叫，然後溫柔地對拿着秤的蘇菲說，『你眞好，我怕我們給你帶來麻煩，不過這眞十分有趣，我知道我表姐會極感興趣！她來了。現在我趕快上去看看別的——』

『小姐——』無調的聲音首次加上別的感情，『小姐，上面除了磨石，沒有別的！別上去！

地板爛了！』

眞的，我從下面便可以看見樓上地板上的破洞。

我急急愉悅地說，『沒關係，我不怕。既然你在工作時它承得住你，不是嗎？我會小心。天，那是磨石？風都吹得動它，可眞是奇怪！』

我還沒想到，如果柯林在上面，我該怎麼辦。可是這間小圓室是空的——它的空間幾乎全被大磨石與原始的機具所佔住。

天花板是圓錐形的，這是磨坊的眞正屋頂，磨石的主軸便頂在室中央，像帳篷的大柱，磨石沿着軸旋轉。它直徑約八至十呎，似乎只有蒸氣機才能推動它。牆上有個金屬桿，磨頂便可以迎風旋轉，一個大木輪與磨石構成直角，無疑它把風力傳送到機具上。動輪是和地板一樣的爛木所造。不過一切都很乾淨，厚厚的牆兩邊有兩個落地的窗戶。一邊關了起來，用木閂固定着，旁邊靠牆有堆木頭樹枝枯草。

我站在滿是破洞的陳年地板上，沉思地低頭看着草堆，一個水瓶掛在釘子上，下面倚着一把掃帚。草堆似乎才被搬到牆邊，地板也剛清掃過……

我不知道水瓶是否最近有人用過。如果我倒一下，裏面可能會流出幾滴水……

可是時不我予，蘇菲已走到梯口，我聽見弗蘭也跟着走上來。

我立刻轉過身。『弗蘭，眞有意思，它像聖經或荷馬上的東西。把相機帶上來，這裏光線充

足。』然後又高興地對蘇菲說。『我們能看見這些眞令人高興。你知道，我們在英國根本看不見這些東西——卽使也還有些風車磨坊，可是我從來沒進去過，我表姐可以照相嗎？可不可以打開另一面的窗子？』

我隨意地和她纏個不休，使她至感困惑，我昨天已表現得相當鹵莽，如果今天繼續這樣做作，則我的聲名便能建立，而有助於我的行動。

弗蘭已走上來，高興地讚嘆。蘇菲也許由於好奇心，順從地過去把窗閂取下，並且開始解釋磨坊的作用。我把她的話翻給弗蘭聽，而且問了幾句無傷大雅的話，又請蘇菲操作了一些動作。我小心——哦，十分小心——地離開她們下樓去。

我看見了我所要找的東西。我十分肯定。蘇菲打掃得十分清潔，但並不十分有效。由於我在牧童小屋中也做過這份工作，所以眼睛對於這種跡象特別敏感。

我相信我沒錯。草堆剛剛堆起來推到牆邊，上面有人剛睡過，蘇菲如果剛掃過地，那麼她一定忽略了床邊的地板破洞。一些東西一定會落到樓下去……

我輕悄地跑下樓。

是；我又想到，破洞下的地上有些垃圾和碎草，這還無所證實，而其中還有些麵包屑。我想起剛才老鼠口中銜的便是它，我也看見一些未見過的食物碎屑。

我從沒想到我應當感謝蘇菲在樓上拍照的時間。我聽見弗蘭和蘇菲有說有笑——似乎頗能達

意。蘇菲也無疑地感到自然多了，攝影機聲音嘶嘶地響。我又跑下一層。

我記起放在麥袋旁邊的繩索。如果你有囚犯，你可能要用繩索縛起來，我想查查繩子。

我到底層時，停了一停，迅速地向周圍看了一眼。我還聽見她們拍照的聲音，即使她們下來，我也有充分時間，她們要走到樓梯半途才會看得見我。我彎在繩索上。

我首先入目的便是血漬。

寫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它正是我所預想的，一個人理智地推測一件事，和這件事發生後的反應乃是兩件十分相異的事。就是這種匆忙而秘密的心理拯救了我，我儘量冷靜，然後要詳細地查看。

上面有些血，我對自己說，這可能是人在手腕被綁時掙扎的結果。血漬每隔一點距離便有一些，像是在手上綁了好幾圈。

我又在繩圈中查找繩頭，它完整無損。

我放同去後，看見蘇菲放在附近的袋子，我毫不遲疑地打開它。

東西並不多：一綑我在她家裏看見開的紅線格子布，一團油污的報紙，另一條骯髒油污的布。

我打開布，裏面只有些麵包屑。新聞紙也是空的，上面的油污可能是牛油或肥肉，她一定把孩子的食物用報紙包起來，再用布裹起。還有一條布帶，上面的油污像是用牙齒咬過的……

當然，孩子被綁在此地，必須有人餵他。

我用發抖的手把東西塞進去包好，然後站直身體。

眞的，柯林必定曾經在這裏，現在柯林走了。未解的繩頭說明他並非掙脫跑走。繩子被解開捲好，蘇菲又整理好床鋪和食物的殘跡。

如果柯林還活着——我頭腦像個失靈的機器，痛苦地開動着——如果他們讓他活着，當然會把他綁起來。是否他已脫身去找他哥哥了呢？

我一直站着瞪看牆邊的一堆東西，我猛然清醒一下，因爲我望着的東西都視而不見，繩索邊有什麼東西在閃亮。

鐵鏟。我看見了它，便看不見別的東西了。

這是隻舊鐵鏟，把柄已剝落陳舊，但是鏟面由於近來用過，所以煥然如新。上面還黏有泥土，有些已經乾裂，落在地上。這鐵鏟新近才用過，用來深掘，上面不但有表面的乾土，而且還有深處的濕黏土……

我閉上眼睛，想推拒眼前所形成的幻象。有人在掘土，好，鐵鏟的用處便在於此，不是嗎？土地必須耕耘，不是嗎。這並沒什麼意義，人人可能爲了許多理由使用它。蘇菲可能掘蔬菜，或且約瑟，或且沙奇……但是另一幅畫面又升了出來——昨日，安靜的野地；睡熟的孩子，男人在磨坊遠處甘蔗田後獨自挖掘，他身材魁梧，頸上綁條紅巾。他沒注意到我，我也沒注意到他。但是，現在我心中却明晰地看見他。

我也看見：他工作完成後，到蘇菲家中告訴她他所做的事，要她上磨坊來清理。

我走出門外，陽光明亮地照在水仙花上，一隻小蝴蝶繞飛在紫色花瓣上。

我的手背緊壓着嘴巴，牙齒把它咬得發痛。

『我必須告訴馬克，』我對發痛的手背說。『上天，我必須告訴馬克。』

13

『啊！如果你看見那個
紫鞋木杖，褐色頭髮，
羊皮圍着臂膀的孩童，
請告訴他，我在等待……』

王爾德：恩代米翁

『珂蘭——蘭，心肝——是什麼?』

『沒什麼，給我一分鐘時間便行了。』

『我知道有什麼事。來，我們可以坐下來。慢慢想。』

我們到了通檸檬林上方的路邊神龕處。這裏已看不見田野，風車只是樹叢中的一片白光。我記不清我怎麼走到這裏的，我一定是當茀蘭和蘇菲道別時，便默然地穿過樹林。我站在聖蹟前無

語地望着弗蘭。

『來，』她說，『抽支烟。』

火柴的氣味十分强烈，夾雜着我們周圍馬鞭草和薄荷草的氣味。我用手摸過一些紫花，殘酷地把它們自莖上拉下，讓花朶落在地上。可是我手上附着有强烈的薄荷氣味。我在裙上擦，低頭說話：

『他們殺死柯林了。你說得對。他們把他埋在那邊……磨坊附近。』

一陣無言，我看着一些螞蟻忙着在察看落下的花朶。

『可是——』她聲音有點茫然。『你怎麼知道？你是說你看見了什麼？』

我點點頭。

『我知道了。磨坊。怎麼啦？對我說吧。』

我說完後，她已靜坐了一會，拚命抽烟。我又見到她猛搖頭，像是看見什麼可怕的昆蟲。『那個好女人？我不相信。這件事簡直不可想像。』

『你沒有看見睡在髒地上有個彈洞的馬克。實在的，他死了。現在我必須去告訴馬克。我們本可找警察，可是現在也太晚了。』我焦急地向她轉過身。『說你猜有什麼事不對勁。你是說我露出馬脚？蘇菲猜我知道眞相？』

『我相信她不知道。我對我沒有自信，可是對你却很了解。她怎麼會猜到？她不會知道你已

知情；這裏也沒什麼好看，除非有人故意地找什麼痕跡。』

『是老鼠。如果我沒看見老鼠啣着麵包，我決不會懷疑什麼。我本猜那堆柴草，但是我沒想到麵包屑和去査看繩子。』

『噢，她沒看到老鼠，所以她沒想到。我不想多懷疑那一方面，她打掃乾淨，十分滿足，你我還十分淸白。』

螞蟻仍無目的地在落花上亂爬。

『弗蘭，我得告訴馬克。』

『是，我明白。』

『那麼，你也贊成了？』

『我怕現在沒有別的辦法，親愛的。』

『那麼，你覺得我對？你想事情眞是那樣？』

『柯林死了？我怕這是眞的。無論如何，該把這些證據告知馬克。你現在就去？』

『儘量快。你怎麼辦？』

『你還是快點去，我應當在這裏，然後囘去替你掩飾。我就在附近拍照，然後囘去喝茶。我告訴他們已經走遠了，不過天黑以前一定囘來。』她緊張地對我笑笑。『自己小心，我不認爲應當在那裏再過一夜！』

『你放心，我甚至比上次更不受歡迎。』我本來無意說得這麼平淡。我又快樂地加一句，『噢，儘快回來。分分午餐包好不好？』

我的計劃——如果可以稱爲計劃的話——十分簡單。

馬克或蘭比可能經過昨夜的突擊之後，已回到牧童小屋裏去，他們應該不會立刻回船。自蘇菲小屋的血漬看來，馬克可能爬不過懸崖回屋去。他和蘭比可能就在村子附近什麼小洞中過夜。也許馬克今天還會躲在附近，因爲他的傷口破裂。

不管情形如何，我最好的計劃是找到上廢敎堂的小路——第一件兇殺案發生的地方——並且沿着山脚走。這也是旅客們想走的合理道路，它將引我到馬克和蘭比可能走的方向，我知道，那帶地勢開濶，可以看得很遠，上面是大岩石區。

我淸楚地記起昨天那人站在路邊樹林旁。如果我在那裏停步，又假如蘭比和馬克在上面什麼地方，他們一定會看見我，他們一定知道我有什麼消息要告訴他們。因爲我答應除非有重要消息我決不去找他們，他們會打個手勢或信號叫我小心地爬上去。如果上面沒有信號，那麼我必須決定是上突崖去，還是繼續前行去找漁船，雖然我對路徑不熟，但是似乎只有這樣做。

至於兇手，目前我認爲那是約瑟。我冷靜地想了一想，認爲我並不是亂猜。如果我在路上遇見他，我有許多藉口（包括沙奇勸我去敎堂）到此地來。只有我和馬克交換信號，我才需要小心，

那麼以後蘭比和馬克自會設法保護我。奇怪的是這個念頭並沒如昨天那麼觸怒我。今天，我一心一意地只想把這惡訊傳達出去。

由聖蹟處，我離開弗蘭，一條窄徑通過檸檬樹林，到了平原上的空地。它像橋邊的路一樣，完全是羊羣踏出印跡，我想到它應該可以引我走到通老敎堂與港口的老山道。

結果證實不錯。立刻窄道通上到赤裸的大石區，有人在路旁造堵牆，通向山邊的較寬的道路。

天氣已經熱了。這帶山區沒有樹木，只不過偶然有株直幹的白楊樹。石縫中長着薊草，乾枯的土地上四處飛舞着小黃花，線般的細莖被風吹得左右擺動。這是可愛的小東西，百萬黃金在灰塵中飛舞，但是我視而不見地踩在上面。我孤獨地躑躅。世間再沒比報惡訊的人的脚更沉重了。

路並不是穩定地上山。有時它突然向上扭，使我不能不四肢並用。然後我又在赤裸炎烈的岩石區。有時我步下陡削的山坡，經過長着薊草的灰塵小石路，那裏野無花果被南風吹扁了身體。當我常常走在空曠的山背時，或沿荆叢邊緣走過時，它完全在牧童小屋上方大岩石的視線以內。但是我是否看得見馬克的突崖或且他是否還在那裏，我不知道。

我注視附近的風景，一邊蹣跚向前。在我到達柏樹林之前，時間已足够山邊的人看見我了。當我繞過一塊大石後，終於看見了山腰邊黑壓壓的柏樹林時，不免心中有釋懷與恐怖之感。還有一段不遠的距離。走到半途時我看見了樹梢，它形成狹窄的一帶與我第一次探險的澗谷

相平行的暗色鋸齒林。那也是昨天蘭比藏匿東西的溝谷。

到溝谷去一路都是下坡路。我終於停在谷邊，那裏道路突然轉向小泉，在那裏小泉開朗而成爲小潭，上面有人擺了些踏脚石。下流也是一個個串連起來的淺潭，而上方則是長滿樹林路途曲折的谷道。自從我離開弗蘭後，一直把此地目爲最佳掩匿所。雖然理智告訴我沒有躲藏的必要，但是本能叫我向陰凉的潭邊而去，如果我需要休息，這是最好的地方。

通小潭的路加寬了，兩邊是平坦的泥土，被羊羣所踩硬。多年來，也許起自神話時代，便有獸羣自這裏走向高處的水草之地。最近剛有羣羊通過。路另一邊，緩緩地斜向小池，仍因喝過水的羊羣踩過而略有泥濘。在痕跡上我看到牧童鞋印。他的脚也滑進泥濘，所以被大拇指與鞋跟所塗抹。可是繩索的鞋印却清晰可見。

繩索鞋跟。我正在最後一塊脚踏石上，尋找踏脚的乾地。所以我特別注意到這些——但是經過一陣平衡身體的掙扎搖擺——我踩進水潭。但是我看見一件令我驚訝得顧不到水流的事。我毫不在意地自池中上來，目不轉瞬地望着美麗的蛛絲馬跡，雙脚濕漉漉地站在那裏思索。

我第一個念頭是，它很可能是牧童的脚印。但是如果不錯，那麼他穿的鞋子應該和馬克相同。

也許，但是不像會是，大多數希臘鄉下人不是穿橡皮跟的布拖鞋，便是穿廉價的布鞋；大多男人（和一些女人）穿皮靴，尤其是夏天田野中泥濘的時候。繩索鞋跟倒十分稀罕；我知道，因

爲我喜歡草鞋，曾經在雅典和赫拉克龍尋找而不得。

可能一個克里地牧童穿雙索跟鞋，但是倒像是馬克從這邊經過。

這個思想使我改變了原先的計劃。

顯然，這鞋印還是早上留下的。不管昨夜發生什麼事，這表示馬克尚能步行，而遠離村莊。——他不是去小屋，而是向漁船而去。

我咬着嘴唇思索。他會不會已經發現我要告訴他的事？他是否也到了磨坊，在蘇菲消滅痕跡之前？

但是我阻止了我自己。我不能半途而廢。我仍應去找他……似乎這件工作可以簡單些，因爲這裏還有別的線索……我遵循着他的足印一步步向前去……忽然，我在乾硬如石的泥路上失去他的踪跡。

我立定四看烤熱與乾枯的土地，甚至於三角形的小羊足印也消失了。山谷中沒有一絲微風，熱氣自如熱玻璃的上天傾瀉而下。

我突然感到熱悶而饑渴，我轉回林蔭，放下背包，蹲下去飲水……

第四個足印十分美麗，就在我面前的矮樹叢下。

可是路上沒有，他把足印留在此地，一直向谷底而去，經過水邊的樹叢。他不是去找漁船。他在躲避地向小屋而去。

我把背包摔回肩上，沿他的足跡匍匐而去。

如果我要隱匿所，這裏有的是。樹下的羊腸小徑，簡直不能稱之爲路，它似乎是野老鼠出入之處，除了偶爾有一個索跟的印子。這裏都是文靜輕柔的瘦長白楊，還有一些樹葉圓細如薄餅的不知名樹。太陽自綠色縫隙中射下來。枝莖之間有一團矮樹叢，像是忍冬與鐵線蘭的變種。當我向前推進時，我幸而看見了許多馬克走過的跡象。我覺得一種凱旋。我是女魯賓遜。馬克必須承認……但是，不一刻，情緒低落，我勉強地向前邁進。

河流轉深，小路也更陡。現在已經沒有線索了。我也看不見足印。谷底的空氣很靜寂，樹蔭讓一束束陽光投下來。我終又停下來喝口水，但是我以突起的決心離開溪流，坐在樹蔭下的乾樹幹上，打開背包。

我又熱又累，又是失望。如果我在這裏歇息，對任何人都沒好處。如果我所帶的消息（我想）把我的勇氣都趕走了，那麼我應當好好振作一下。

我打開酒瓶，喝了一口。我覺得好多了，爲了崇拜此地的神祇，我又倒了幾滴在地上作爲祭祀。於是我打開我的午餐。

弗蘭把湯尼的慷慨分給我三分之二。在酒的幫助下，我吃下幾塊夾烤羊肉的麵包卷，幾個橄欖和一個相當無味的蘋果。我看了一眼桔子又把它放回背包。

一陣微風吹動上面的樹梢，使陽光在河流石頭上搖曳。一對方才在河邊飲水的蝴蝶，像褐色

葉子般地飄浮，美麗的雙翅突然一閃，掠過我面前飛向懸崖上的高枝去。

我懶懶地看着牠。另一項動靜吸引我的注意。下面有些圓石中有什麼閃了一下，好像石頭在動。然後我看見一隻牝羊，躺在忍冬叢下。微風一定吹動羊毛，使它翻起來像什麼在動。

我注意地望着牠。又來了；和風之手像在羊毛身上摸過，翻起它來，陽光在上面閃動而過。那麼我錯了。足跡不是馬克的。羊羣既然在附近，當然便有牧童。

我立刻收拾起剩下的午餐，更困惑地想着。現在我最好改變一起頭便注定錯誤的計劃，回柏樹林去。

我疲乏地站起來聆聽。

除了潤水和微風吹樹葉之外，沒有別的聲音。

我向溪水下流而去，要找條可以輕易走出谷的路。但是我覺得那頭安靜得出奇，我在此的時候牠一直沒有動彈。我向後看。牠躺在溪流另一邊，離我有些距離。牠可能是從上面的懸崖下跌下來的，而牧童沒有注意，牠可能摔死了。也許牠被荊棘叢所陷，我只要幫幫忙便可以把牠釋放出來。我至少應該去看看。

我越過溪流，向圓石而上。

羊死了；而且死了一些時候。樹叢下一個孩子在匍匐入睡，他身上蓋着張舊羊皮。他穿着破舊的藍衫藍褲。羊皮披在一肩，就像希臘孩子穿着的樣子，身上用條索子綁着，這不是我所要找

尋的馬克。他索跟鞋上的泥濘已乾結。

我走來的聲音沒有吵醒他。他深沉地睡着了。一隻蒼蠅停在他臉上，爬過他眼睛；但是他動也不動。他呼吸深沉而長久。我可以靜靜走着而不吵醒他。

但是我沒想要走。我站在那裏，心跳得幾乎要窒塞住我的咽喉。我記得我以前見過這種睫毛，側睡的樣子，和黑頭髮的款式。

厚厚的眼瞼張開，直望着我。他眼睛是藍的。他就像所有睡熟的人張眼時面對一個陌生人一樣有驚慌之色；第二眼則是半放心，半警惕。他看清我是無害於他的。

我清清嗓子，說出聲『好』。

他望了我一下，以傳統的禮貌說：『日安。』

他聲音有點痴呆。然後他用手背擦擦眼睛，坐起來。他的動作有點僵硬，我想。

我沾濕嘴唇，遲疑了一會。『你從聖喬治村來？』我仍用希臘話說。

他像隻羞怯的野獸，緊張地望着我。『不，』他的否認很小聲，他又迅速地拔腿跑走，在叢林中摸索牧童木杖。

這是根眞正無花果木舊牧杖。我遲疑了一會，大聲說，『別——請別走。我想和你談談……請你……』

我看見他身體緊張了一下，支着木杖站起來。他以農夫的遲鈍轉望着我。『我不知道，』他說，『再見，』由我身邊跳過，向下面溪流而去。執杖的手腕上綁着一條紅綠色的繃帶。

『柯林——』我顫抖地說。

他站住，似乎我擊中了他。然後，他慢慢像承受打擊一般轉向我。他的臉色使我恐懼。他仍是一副笨相，我知道那是眞的；那是種等待被懲罰，而早已不問理由的神情。

我開門見山，用英語說，『馬克還活着，你知道，他十分安全，我上次看見他，只是外皮受了點傷。那是前天的事。我現在正要找他。我——是他的朋友，我知道他在那裏，你願意同我一同去嗎？』

他無需開口，我由他臉色上看見他的答案。我突然坐在石頭上，眼睛別轉開去，掏出一條手帕擦向鼻子。

14

『「奇妙的時間，」她說，「這是我的仇怨，
如果你已死去，天色應已放曉。」』

莎士比亞：維納絲與阿多尼

『你覺得好些嗎?』我問。

時間又過了一會。我讓他坐在溪邊，喝了些葡萄酒，又把我剩餘的食物全給他吃下，我還沒問他一個問題，當他吃喝的時候，我把馬克和我的認識經過告訴他。

他不聲不響像條小狼般吞嚥。我想他們給他東西吃，但是『從未讓他飽食過』。對於他以往的經驗，他所說的只有這一句話，不過他的改變至為可觀，因為他知道了馬克的消息。他形容已

變，眼中的憂愁之色已消；又當酒瓶半空時，甚至還有點光芒，臉上有點紅暈。

『來，』我說，這時他把瓶口最後擦了一下，蓋上木栓，放在包食物的紙包中，『你可以把你的經過告訴我。先讓我把這些垃圾扔掉，我們一邊走一邊講。你在磨坊裏躭過嗎？』

『我想是的，像個小鷄樣綑起來扔在垃圾堆裏，』柯林高興地說，『說眞話，我還弄不淸我到底在那裏，他們先把我帶到那裏，天已經黑了。以前我以爲我在圓塔裏，到今天離開的時候才知道，他們整天關着窗子。你做什麽？』

『把麵包屑餵老鼠。』

『餵老鼠？』

我笑了。『告訴你今天老鼠幫了多大的忙，你會不相信。好了，不講它了。我們一邊走，你一邊從頭說起，你怎麽跑走的？等等，等走了再講，從頭說起，當馬克被槍打中，他們抓住你開始。』

『好。』他站了起來。看上去他十分像他哥哥，只是瘦一點，體格軟柔些。頭髮、額頭還有一些地方和馬克一模一樣。

『我們上那兒去？』他活潑地問。

『目前，我們先下山谷再講。附近有個地方，一堆柏樹林，那裏可以看見四方。我去過那裏。如果他和蘭比在附近，他們一定會瞭望四周，然後他們會發出信號，我們便由澗谷走去，否則

我們上漁船去。』

『如果它還在的話。』

他的話使我憂心，但是我不願承認。『一定還在，他們知道如果你脫身了，一定會同船去；否則你上那裏去？即使他們挪了個地方，他們也會時刻注意着原地。』

『可能，如果你到空地上去打信號，是不是我留在這裏比較妥當？』

『哦，是。不過我們走的時候可以掩蔽起來。感謝上帝，我的另一項問題解決了——你應當知道由老教堂去漁船的路，走。』

『你怎麽找到我的？』柯林跟着我越過小溪到了狹窄的谷徑上。

『跟着你的足跡走。』

『什麽？』

『你已經聽見了，這是我們必須在離開之前消除去的。你在溪流踏脚處留下明顯的足印。等我去柏樹林時，你把它擦掉。』

『你怎麽知道是我的？』

『哦，我不知道。我以爲是馬克，你們穿的一樣鞋子。』

『明白點，珂蘭，他穿九號的。』

『我倒沒想到這點。不過你踩在泥裏，大足指和脚跟使足印顯得更大，至於大小，我倒也沒

注意。好，你把它擦乾淨。』

『呵——』柯林爲了自己的疏忽長嘆一聲。『我沒想到脚印。我想天那麼黑，我又躲在叢林裏——』

『還有一件事，來，看清楚沒有？我先上去，如果上面沒有什麼，我給你個手勢，你出來清理足跡，我再過去等信號。』我停止遲疑地望一下，在樹影下，他顯得和他哥哥同樣狼狽。『你——你在此地，等我回來好嗎？』

『你可以相信我會。』柯林說，『不過——』

『什麼？』

他有點不安，『不過，我不願意你冒險出去，我們不能想別的辦法？』

『卽使我當面碰到約瑟，只要你不露面，我一點關係沒有。』我堅定地說。『你和你哥哥很相像，不是嗎？』

『壞處全像。』柯林笑道。

他躲在暗蔭處等我爬上山谷邊緣。我向四方眺望，地上像創世紀中的前四天那麼赤裸而無生命。我對柯林伸伸大拇指，然後向柏樹林走去。

路很平滑，太陽光輝四照，天空晴朗蔚藍。小黃花在足邊舞蹈，像塵埃中的寶石，金絲雀在忍多樹頭啾鳴，斑爛的蛇蜿蜒在和牠一樣美麗的小路上……

這裏一切都和一小時之前沒有異樣，只不過我現在比以前高興。我的脚和我的心一般輕鬆，我幾乎奔跑地走過岩石區，向下方的柏樹林而去。

我在盤算如何迅速地吸引他們的注意，我第一次發現，我不能無理由地亂叫。我想起唱歌，可是唱什麼呢？

我唱了。聲音在岩石間廻響，但是立刻被柏樹林所攫取鎭壓住。我又記住昨天同樣的聲音在山邊傳得多遠。我相信上面如果有人，他一定立刻會聽見。

我裝出隨意的樣子走到最大的柏樹前，像是在欣賞風景。我終於可以仰起頭，不怕太陽照射地看着主谷的源頭。

卽使我對此地地勢已經相當熟悉，但是我也得用許多時間來找我的目標。我自澗谷開始，眼光經過岩石，到了女神泉……是，那裏還有凹壁——十分之小——那裏一定是覆花的崗頭。牧童小屋就在彎角，突崖……

我找不到突崖。有十幾個地方都可能很像；但是方向不會錯。我忍耐地尋看了有六分鐘。

沒有動靜。沒有白光，也沒有金屬或鏡子的反光。什麼都沒有。

試驗無法滿意，但是必須這樣。我又唱了一兩分鐘。又趕回去，我意圖尋找馬克的欲望被恐懼所壓制——雖然無理由，可是十分强烈——因爲我怕柯林會趁我不在而遁走。事實上，他還在，他坐在矮樹叢下。他站起來熱心地迎接我。

我搖搖頭。『沒有。我實在也不想到會有。他們大概是同船去了，我們最好快點出發，因爲我還要回村。』

『喏，你實在不需要陪我走這麼長一段路，我自己會走，』柯林說。

『我認爲我應當和你去。第一，我有許多事要告訴馬克。再則，約瑟如果要在我面前殺死你，他必須先三思而行。』

『好，』柯林說，『我走前面。我用這根木杖開路。把背包給我，我不能讓你揹。』

『謝謝，』我順從地遞給他，跟在他身後在樹叢中前行。

他走得相當快。他越來越恢復正常，顯然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他哥哥，而索跟鞋上彈起克里地的塵土。我並不責怪他。

『你唱些什麼?』他回頭問。

『唱什麼?我記不得我唱過歌。』

『輕憐蜜愛。』

『是嗎?哦，是，我想是的。』

『怪不得馬克不願出來!』他笑着說。

我想不到他這麼年輕而會這麼無禮，我覺得熱血湧上雙頰。『你什麼意思?』

『哦，他完全是高級人士，他只聽什麼交響曲協奏曲。嘉露也一樣，不過她是爲了出風頭。

裘麗和我喜歡熱門——她是我妹妹。安不聽音樂。』

『哦，我明白了。』

『你也有點過時了，是不是?』

『也許是。可是，我急着要聽你的經過。我們可以在找到馬克之前，把事情弄清楚。』

於是，當我們爬上山谷時，他一邊氣喘，一邊對我說明。

馬克受傷自路邊摔下去後，柯林向他跑去，但是被沙奇和約瑟拉住。掙扎結果，柯林額角被敲了一記，昏了過去。他醒來時，發現全身被綑，口中塞了破布，已被抬下山去。他弄不清是走向那個方向。他繼續裝出僵硬而安靜的樣子，希望他們會認爲他已死把他扔下，或是找其他機會逃脫。

這是段難走的長道，天又已黑，他們費力地抬着他，一邊講些希臘語。他聽出他們是爲了什麼事而無法同意。

『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他說，『因爲我頭暈，而且怕他們殺了我——我又替馬克擔憂，……我以爲他死了，或且是躺在什麼地方流血等死。但是有些爭論是用英語的——那個叫做湯尼和沙奇的——我還可能記得他們的一部分話。』

『想想看，可能很重要。』

『哦，我想過。這三天我沒有事便一直在回憶;不過那只是印象而非記憶，如果你能了解我。

我知道因爲他們射殺馬克而把我抓走，使湯尼生氣得不得了。他說，我們既沒跟踪他們，又不清楚他們在做什麼；而且他們可以互相作證，「可是把這孩子帶走——愚蠢極了！」』

『噢，』我說，『我仍不懂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蘇菲，』柯林簡單地說，『我頭上受了傷，像條猪一樣流血。她想如果他們留下我，我會流血死去，她憤怒得不得了，最後他們只好答應把我帶走。一部分也是因爲湯尼。最後他說，他們可能因爲謀殺馬克而逍遙法外，如果我們兩個都死了或受重傷全區會大爲驚動，因而發現了「亞歷山多兇案」，和「倫敦事件」。』

『倫敦事件？』我大聲問。

『我記得他們那麼說，但是拿不穩。』

『可能。那個被殺的人是亞歷山多，是吧？好像他可能抓住了湯尼和沙奇在倫敦的什麼把柄，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是英國人還是希臘人？他對湯尼講英語，因爲湯尼的希臘話講不好。』

『他是希臘人，聽名字就像是希臘人。』

『如果你聽得不錯，那麼他一定是因爲倫敦的什麼事被殺。我記起來了，湯尼還說過關於倫敦「不衞生」的話，他不是對我說的，是對些孩子。不過這句話使我印象頗深。好，再講同星期六晚上，他們打算把你怎麼樣？』

『老實說，我覺得他們都十分不安，想能及早抽身。我聽見沙奇和湯尼責備約瑟不該昏了

頭射殺馬克，而約瑟主張一不做二不休也把我殺掉。沙奇感到猶疑，湯尼蘇菲堅決反對。結果，他們同意先把我綁起來，考慮以後再決定。湯尼氣得不得了，先走了。他希望早早離去。這點我記得很清楚，因爲我禱告他不要走，他是英國人，和他談話總比和別人强。而且，他眞的沒有份。』

『你是說湯尼希望洗清他自己？』

『是，我記得他說，「好，你們殺了旅客，你們便脫不了干係，不管你們把這孩子怎麼處理都不關我事。你們都清楚。我要走了。我和亞歷的事也沒有關係。好，沙奇。」他好像是這麼說的，可是我學不完全。』

『沒關係。沙奇怎麼說？』

『他說，「他們對你沒有用，他們還是大問題。你還擺脫不了他們。」湯尼說，「我知道，你可以相信我。」沙奇怪笑一聲，「我會相信你正如——」。』柯林突然停止。

『啊？』

『只是個成語，』柯林說，『粗俗的成語。我記不清了，表示他根本不相信他。』

『哦，是。後來呢？』

我們向上走時，潤谷更加寬濶。現在已經可以並肩而行。

『沙奇又說他可以去那裏呢？他沒錢。湯尼說，「你先可以給我一些。」沙奇說，「勒索嗎

?」湯尼說，「我可以說出不少事，不對嗎?我和那些事不相干。例如一些證據。」』

『他倒有勇氣，』我一半欽佩地說，『往事不算，老沙奇又殺了兩個人和一個流血的孩子。』

柯林笑笑，『我流了不少血。我想沙奇一定以爲湯尼在開玩笑，因爲他沒有理會他。過一下湯尼又說，「親愛的孩子，你們反正得分家，何不現在把東西拿出呢?我們定個日子去。在那裏?」沙奇說，「等我認爲可以解決了，我再通知你。沒有那麼多乾淨的東西。亞歷怎樣?」湯尼說，「你指另一次?我是事後幫忙;和我沒有關係。」沙奇又怪笑一聲說，「沒那麼方便，你就想雙手雪白地站在一邊旁觀，啊?好，你馬上便會染髒了。我們還有這一對等着下葬，省點力氣。」』

『完了?』

『湯尼笑笑說，「你這可憐的人，等你由墳場回來，我準備些咖啡和三明治等你。」然後，』柯林說，『我們到了磨坊。我當時只知道是那種建築。因爲我聽見大門吱咯地打開，然後他們把我馱上樓。』

『由那個狹窄扶梯上把人抬上去可不簡單。』

『他們不知那裏找來一條繩子，把我綁了起來。那時湯尼已經走了。我聽見他說，「你們不能把我算在內。我和這些事全然沒有關係。如果你們碰碰他，才眞是大傻瓜呢!」他說完走出去。』

『後來呢?』

『他走後，他們又兇猛地爭執了一會，女人對男人大聲嘶叫，直到有人捂住她嘴巴。當時天已黑暗，他們使用電筒，而且站得很後，使我看不見他們。蘇菲堅持要替我看傷，她的頭巾披下，我只看見她的眼睛。她用什麼替我擦擦傷處。它已經流血了。然後她替我取下可怕的嘴塞，給我一杯水。她一直在哭，我想她希望能對我慈和。男人們低聲用希臘語爭辯。最後沙奇用英語對我說，「你就在這裏，我們不會傷害你，即使你把會繩子解開了也跑不掉。有人在門口看守，他會，打死你。」但是我覺得他是在吹牛。』他停了一會。『最後他們便走了。』

『如果我知道就好了，你在裏面的時候，我經過磨坊兩次。』

『眞的?我想，』柯林聰明地說。『如果只有一座，你可能會想到，但是這裏有十來處風車，所以你根本不會注意。』

『好，第二天怎麼樣?』

『蘇菲一大早便來送食物給我。她必須鬆了我的手綁，取出嘴塞，所以我問她關於馬克，並且求她放我走。她當然想到我會問起馬克，她只搖搖頭指着山。最後我猜到男人們一定會在白天上山去找他。』

『約瑟去了。』

『是，發現他不見了。可惜我不知道。我確信如果他們曉得馬克死了，便會來處理我。蘇菲

再來時，我仍問不出所以然，當夜她送飯來，還是一言不發，她眼光恐懼，而且帶點痴。昨天上午，我知道他們決定殺死我。我知道。所以我想馬克死了。』

他就像是在討論天氣一樣。在目前幸福與希望的辰光，過去的早已消逝。雖然他有獨立的氣概，不過還是個孩子。

他又說下去：『我當時並不完全想得明白，不過回想過去，我認爲我猜得不會錯。他們一直擔心馬克會在那裏，約瑟在山裏找了兩天都沒有踪影。而且聖喬治村裏也沒有動靜，所以他們認爲馬克死了，我相信約瑟一定想謀殺我，但是蘇菲和湯尼反對。』

『也許你對，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又讓你出來——弗蘭剛才還猜你被殺了，怎麼回事？』

『昨天送食物來的是約瑟，不是蘇菲，我聽見男人皮靴聲音時，便設法滾過去伏在地板洞上看。他穿着克里地裝，腰上插着刀，一手拿長槍，一手拿我的食物。他停在下一層樓，把長槍倚着牆，又——你還記得那些鐵罐嗎？』

『記得。』

『他由口袋裏拿出一枝自動式，藏在一個桶後。』

『自動式？你是指手槍？』

『噢，我想它們是一樣的，這個。』

他的手由羊皮襖下拿出枝死沉沉的手槍，他把它放在手上搖搖，像個偷拿爆竹的孩子被發現

時地對我笑笑。

『柯林！』

『我想這是亞歷的，可惜他沒有時間先使用。很重，是不是？』他向我伸來。

『你給我錢我也不願碰它！有子彈嗎？』

『沒有，我拿出來了。不過我帶在身邊。看見嗎？』

『你似乎很會使用它。』我說。

『不很會。我們在軍校學過長槍。沒有長槍，有它也勉强可以使用。』

『天啊！』我的困惑的眼光望着這孩子。現在似乎是由他護送我到馬克處，然後再由蘭比送我回程……

『老實說，』柯林坦白地說，『我很害怕，』他把手槍收起來。『我說，我們走得還不够遠？這裏很空曠。』

我們正接近山谷。再走幾步，我便看見上面岩石中由凹處流出的泉水。我看見蘭比藏食物的地方。

『這裏開始我們沒有掩護物了。我先出去，怕附近有人。』

『好，可是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坐在這裏很舒服。』

他爬到谷的南邊，那裏有片平地。他躺在陽光中，我坐在他旁邊。

『說完你的故事。』我說。

『說到那裏了?哦，約瑟把槍收起來。然後他拿起長槍走上樓。我吃東西的時候，他就坐在那裏，槍橫在膝上瞪着我看，使我吃嘸不下。』

『我想像得到。』

『我一直在想幾句希臘話，但是我知道得並不多，』他微笑。『我想了好久，才想起幾句標準希臘話。我記起「兄弟」，便試着叫他。想不起一些爵士音樂倒教了我些希臘名詞。』

『有用嗎?』

他咧咧嘴巴，看上去不復年輕。『我想有用。他說「死了，」他又怕我沒聽懂，用手橫在咽喉上砍了一下。他說完笑了，這臭混蛋。對不起。』

『什麼?噢，沒關係。』

『我罵人的時候，馬克總是要狠狠地教訓我。』

『馬克?爲什麼?』

『哦，』他翻個身，下望山谷，『我是說在學校裏無所謂，可是在家裏，在女孩面前便不同了。』

『如果嘉露上戲劇學校，』我淡漠地說，『她現在一定可以和你比美了。』

他笑了。『噢，他倒是不說粗話的，這老兄。』他又言歸正傳。『後來，我想說話，可是約瑟不理我。他走了以後，我才想起，爲什麼他讓我看見他。他坐在百葉窗射進來的陽光裏，我可以清楚地打量着他。我想唯一的理由是他要殺死我。當天我拚命想逃走，可是只弄痛我的手腕。當晚又不是約瑟了，是蘇菲。她來得很晚——天已經黑了好幾個鐘頭——過來鬆我的綁。我起初簡直不相信——我也動不了。她揉揉我的腿，替我手腕擦些油，又用布條紮好，最後給我些湯喝。她用個瓶子拿來的，還有點熱，味道十分美妙。還有些酒。我吃了些，心想我的脚什麼時候才可以復元跑走。她又在叫我和她一起走。你信不信，我本來想這下可糟了，跟她去上斷頭臺；但是呆在此地也毫無前途。我只好隨她下去。她走在前面，我設法自桶後偷出手槍跟她下去。天已近黎明，十分黑暗。我這時才看見它是座磨坊。其他的風車也像鬼魅般靜立着，天氣十分寒冷。哦，我忘了，她還給我這件羊皮、木杖，我實在十分高興接到這兩樣東西；起先我發抖得像落葉一樣，她帶我走了一段長路。我弄淸是在什麼地方，經過些樹林，和一個小盒子——』

『神龕，裏面是聖母。』

『噢，是嗎?天太黑我看不淸。我們走了好久，天色才稍稍透亮，走到寬道路時，她站住了。她向我指着路，說了些我聽不懂的話。也許她是說那條路通向教堂；她以爲我認得路。她推了我一把，便匆匆地回頭走了。突然太陽出來，天地全亮了。以後的事你全知道。』

『可惜我沒遇見她。好，我看你是想躺在谷裏度過白天?』

『是是。而且我累得走不動了。我希望能休息休息，我有槍，十分安全。』他笑了。『當然

，我不是想就那麼出去。我要睡幾個鐘頭！』

『你會睡死掉。你好了嗎？可以走了吧？』

『好，老兄，哦，看，那些鳥，那是什麼？』

一些陰影掠過高低不平的地上，它們繞着大圓圈。我往上看。

『噢，柯林，那些是髭兀鷹！有鬍鬚的老鷹！我昨天看見過一隻，牠們不是相當羣居的嗎？』

今天我才有時間欣賞這稀有的大鳥，正如我欣賞斑爛的花蛇一樣。我以前在德爾非見過髭兀鷹，昨天也見過，可沒有這麼清楚，這麼低，以及這麼成對成雙。

我站起來，牠們向上飛去。

『這是舊世界中最大的食肉鳥，』我說，『翅膀張開來大概有十呎長。牠們也相當漂亮，比起別的老鷹，牠們沒有醜陋的禿頸，而且——柯林？什麼事？你好嗎？』

他沒有和我一樣站起來，也沒有仰望飛鷹。他對谷底山脚下的什麼東西瞪着看。

我也跟着看。起先我什麼也看不見，後來我奇怪爲什麼我會沒注意。

在一堆矮樹叢邊，離我們坐的地方不遠處，有人新近才挖過坑。泥土呈突出的一堆，有人在上面扔些石頭乾樹枝作掩遮。那是件匆忙的工作，也許因爲沒有適當工具，近我們的這一端泥土已下陷，顯出裏面像是一隻脚。

髭鷹的陰影在上面不斷掠過。

我還沒開口，柯林便站起來向山坡下跑去。

『柯林！』我在後面追趕他。『柯林，別去！柯林，請回來！』

他不理會，也許他沒聽見我的話。他已站在坑邊。無疑，那是一條腿。我抓住他的臂膀。

『柯林，請走；你不應當站在這裏，這是他們殺死的那個人，希臘人，可憐的亞歷山多……他們所以埋在這裏，可能因爲這裏有土地——』

『他埋在磨坊旁邊。』

『什麼？』我茫然地問，手由他臂上放下。

『他埋在磨坊旁邊。』柯林轉過身，以他那陌生的面孔瞪着我，使人覺得他從未見過我。『我聽見他們挖地。第一天晚上，我聽他們挖了一夜。後來，昨天有人在那裏整理，我聽見的。』

『是沙奇，我看見他的。』我痴呆地望着他。『哦，那會是誰？這還是——還是最近……你以爲——』

『你騙我，是吧？』

『什麼？我？騙你？你什麼意思。』他的臉色使我恍然大悟。我高聲說，『那不是馬克，別講傻話！我沒騙你，他只受了點外傷，現在好多了——好多了，聽見沒有？那天晚上傷口雖然還在流血，但是決不至於此！』我發現我又抓住他的臂膀猛搖。他像石頭般站着。我放了手，比較

安靜地說，『他快好了。蘭比在照顧他。柯林，我向你發誓。』

『好，那麼，這是誰？』

『我怎麼知道？一定是他們殺死的人。』

『我告訴過你，他被埋在磨坊附近。我聽見的。』

『好，你聽見了。可是並不能說那就是馬克。怎麼會是他？』

『約瑟射死他。所以昨天晚上約瑟沒有回來。他在這裏埋馬克。或且是沙奇……你昨夜幾點和沙奇在一起？』

『一點過二十分鐘。』

『沙奇過後來殺死他。他知道那不是貓。他只希望把你支使走，叫你回旅館去，那麼他可以——』

『馬克也許有話解釋！』我仍希望能更理智一點。『相信他！』

『他受了傷，如果他在村裏找幾小時，他的傷口一定會破裂。所以沙奇——』

『柯林！閉嘴，別講傻話了！』我聽見我的神經末梢都在叫。我嚥了口口水。『沙奇根本沒有離開旅館，我回去的時侯，馬克已經走了，你以爲我沒注意？相信我一點！他們也不可能在村裏殺了他，再抬到這裏來埋……而且，蘭比呢？他在那裏呢？』

『也許他們也殺了他。也可能他跑走了。』

『他不會跑走。』

『怎麼不會？如果馬克死了，他又以爲我也死了，他留下來做什麼？如果他頭腦清楚，他會坐船回去。』

他那木石般的頑固使我受不了。我氣得發抖。『你亂講！你胡說八道！那不是馬克，我對你說不是！它……可能是任何人。甚至於根本沒人。因爲一點泥土——柯林，你幹什麼？』

『我要弄清楚。一定要看明白！』他以僵直而帶有恐懼的脚踢開一塊泥土。

一塊硬土低聲地滾開去，一隻脚露了出來，然後是脚踝，上面穿灰色的襪子，沒有鞋子。再上面是一節穿暗灰長褲的小腿，我記得很清楚，褲管有個三角形的破洞。

一陣死樣的靜寂後，柯林發出野獸般的吼聲，跑到泥坑另一端。死人的頭應該在那邊。我還沒看清他幹什麼，他已經用手扔開了樹枝和石頭，不管荆棘，像隻狗掏垃圾一樣。我記不得我在做什麼，也許我在拉他，也許在說些無意義的話。我好像身體不在那裏。灰塵升成一團薄霧，柯林邊咳邊挖，下面的泥都是一塊塊土餅……

他向上躺着，泥土蓋到他肩上。柯林又搬走一塊泥土，頭顯了出來……它被乾樹枝遮掩着。我彎身輕輕把它拉開，像怕它刺了死人的肉。葉子自我手上簌簌落下，它發出乾草的氣味。我看見黑頭髮，上面結着塊塊黑泥……

我不知道以後發生些什麼事。我拉着樹枝向後退。柯林還在挖，我的叫聲與柯林的驚歎聲後，隨着另一聲劃過空中的巨響，槍聲。

我痴呆地站着，手上拿着枯枝，柯林暫時呆呆似地蹲在我脚邊。然後他動了。我記得他把手自泥中抽出……把我手上的樹枝拉回去。我抱着流汗而發冷的頭，直到柯林在我身後抓住我雙肩猛搖。

『你聽見槍聲了？』

『我——聽見了。』

他對海那邊點點頭。『那邊過來的，一定是他們在追蘭比。』

我慢慢地瞪着，他的話似乎全無意義。『蘭比？』

『我去看。過一會我帶他來。』他又點點頭，這次是指墳坑。『你最好躲起來；我沒關係。我有這個。』他臉上仍有夢遊的神情，不過手上的槍却是眞的。

『等等，你不能一個人去。』

『喏，我必須向那邊去。我也要去找船，而你——你無需跟我來。』

『我要去。我不能扔下你。走。沿岩石下的叢林走。』

他沒有再多說。他已攀上谷壁，那裏有濃密的掩護。我跟着他。我只問了一個問題，但是我不敢直接問。『他——你把他蓋起來了？』

『你想我會把他留給那些臭鳥？』柯林說了，沿谷邊的樹林向前去。

15

『沒有迎接的鬼魂——也沒有
虛幻的陰影；
來吧，威風的英雄——』

伍茲華斯：勞達米亞

殘舊的教堂很小，它座落在綠色凹地裏，周圍長滿野花青草。它只剩了個十字形的空殼，中央的圓頂支持着四個小半圓，它就像一羣小貝族似地圍着在母體上，等待升起的綠潮把它冲走。現在它眞也面臨一項威脅：一片青草之綠海——錦葵、野豌豆、大戟、薊草——已經衝上傾牆的一半。連屋頂都成了綠色，羊齒類的種子也飛上破瓦之間生長起來。一個木十字架，被海風所剝落，在中央圓頂下屹立着。

我們停在凹處的進口，自樹叢中間裏看。沒有動靜，連空氣都靜止着。我們下方是通向教堂門口的小路，它那多塵的小徑經過常春叢通向海洋。

『這條路通漁船嗎？』我低語，柯林點點頭。他開唇欲語，然後又突然停止望着別處。我轉身跟着望去，他忽然伸手拉着我臂膀。『那邊，看見嗎？我看見有人，一個男人。我相信沒看錯。你看見柏樹林上的白色痕跡嗎？右邊……不，他不見了，躺下來看。』

我俯臥在他身邊，瞇着眼睛迎着午後的驕陽。

他手伸出來指着。『那裏！』

『是，我看見了。你想——』

柯林大聲說，『是蘭比！』

他已一膝跪在地上，但是我伸手把他拉下來。『那麼遠距離你怎麼看得清？如果那是蘭比，他應當掩避起來。下來！』

柯林依從了。小小人影加速地前行；那裏一定有條路；他在山腰上走得很快，向着大路走來，而且無意躲避。現在我看得更加清楚。褐色褲子，暗藍色水手衣服和卡其外套，他那走路的樣子……柯林說得對，他是蘭比。

我正打算說出來，忽然看見蘭比後面有個人出現了，那人自岩石與樹叢中出現，慢慢地走，顯然是躲着蘭比，但是我却看得清清楚楚……那身高統皮靴與外衣，克里地紅帽，還有長槍。

我啞聲說，『柯林……蘭比後面的……是約瑟。』

我們痲木地望了他七八秒鐘。蘭比對他的危險一無所知，沉着而快步向前；約瑟則緩慢而小心地跟着，立刻，他們到了近處……

我身邊的槍口對着他，槍管有點顫抖。他還不够沉着。

『我開槍警告他好嗎？』柯林低聲說，『否則約瑟——』

『慢點，』我抓住他的手腕。我難以相信地說，『看！』

蘭比轉囘身站定，像是在等待什麼人。他態度從容而無懼。他看見了約瑟，抬手示意。克里地人囘個手勢，不匆不忙地走到蘭比面前。

兩人站住談了一會，然後我看見蘭比伸起手，似乎在指什麼路，約瑟抬起望遠鏡望着東方。他們掃過教堂、凹地、我們躺着的矮林、再過去一些路。他放下望遠鏡，兩人又談了一會，約瑟轉彎向海邊而去。

蘭比站着看他一會，轉向我們迅速地走過來。他的路線是直向教堂。又當他走進些時，我看見他拿着約瑟的長槍。

柯林和我相對而視。

蘭比？

我們兩人都沒開口，但是問題仍在，它就可怖地懸掛在我們之間。我記起我問蘭比的出生地

點時，他的話含糊不淸，它是在克里地；也許是此地?聖喬治村?而他利用馬克兄弟作爲把漁船駛到這裏的掩護，以達到某種和沙奇有關係的目的。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從長考慮。蘭比很快地走來，我已聽見他在凹地外岩石上的足步聲。

我身邊的柯林像剛浮出水面的潛水夫般呼吸着，我看見他手緊扣着扳機。他慢慢地舉起手來，瞄準着敎堂邊上的路，蘭比即將在那裏出現。

我沒想到要阻止他，我只在考慮手槍的射程以及柯林是否能準確地射中他。

然後，我恢復淸醒了，我附着柯林耳朶低說，『天啊！先別動！我們必須和他談談！我們得弄淸楚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你先發槍，只會把約瑟拉回來！』

他猶疑了一會，點點頭，使我如釋重負。蘭比已走到我們前面空地上。他輕鬆地走着，手也沒有扶着腰間的刀子。我又想起他昨天跟着約瑟跑走，一定是去有所商討。我又起想另一件事：如果約瑟到村莊，那麼他定會告訴沙奇和蘇非；我也牽涉在內。但是他們不知道……否則他們的態度不會那麼自然。所以他還沒有回村去……我們應當儘量使他不回村去。

其間的是非得失，我全想不透。馬克死了，這個思想超過一切。如果柯林和我有辦法，約瑟和奸細蘭比都得處死。可是我們必先知道到底眞相如何。

蘭比站在敎堂門口點烟，我看見柯林用槍比着他。他臉上冒汗，身體僵硬。但是他在等待。

蘭比轉身走進敎堂。

裏面傳出空洞的敎堂放大的石頭碰石頭的聲音，似乎蘭比在把一塊方石取出來。他一定是利用這裏作爲收藏什麼東西的地方。

柯林站起來，我想跟隨他，可是他强聲低說：『躱在原來地方！』

『但是——』

『我自己會處理，你躱起來。你可能會受傷。』

『柯林，聽，把槍收起來。他不知道我們看見他和約瑟在一起——我們可以堂皇的走進去告訴他你的發現。如果他想我們不會懷疑他，那麼我們把他的長槍拿走。然後我們叫他吐實。』

孩子的面孔上像是一方銀幕，我淸楚地看見他由盲目的憤怒與悲哀一變而成爲理智的考慮。他把手槍放進皮衣，並不再反對我和他站在一起。『假裝你體力還沒復元，』我說後用手扶着他的手臂，一同走下敎堂去。

我們到了平地上時，蘭比一定聽見了，裏面的聲音忽然停止。我還聞得到他香烟的氣味。

我碰碰柯林手臂，他有氣無力地說：

『馬克?蘭比?是你們嗎?』

蘭比出現在門口，眼睛對陽光瞇着。

他走向前，『柯林！怎麼——?親愛的孩子——你平安回來了！珂蘭——你找到他的?』

我說，『你有沒有什麼好喝的，蘭比?他口渴極了。』

『馬克在嗎?』柯林虛弱地問。

『不,進去!』蘭比拉着柯林另一手,把他扶進敎堂內的陰涼處。『我正要回船去。瓶裏有水,扶孩子坐下,珂蘭……我替他倒水。』

馬克的背包放在一角,顯然蘭比剛自石縫中取出來。除此之外,室內空得像個蛋殼,石板地上被風吹得乾乾淨淨,圓頂上射下光亮,上面的獨眼鬼畫像望着下方。長槍在蘭比身邊,靠着牆。

他彎腰過去拿背包翻找水瓶。柯林挺直身體,我放了手,他起來衝向長槍,我站了起來,看見柯林順利地把槍搶了過來,他的手槍對準蘭比的胸。

他已找到水瓶,他站起來轉過身。

他看到槍,臉色變得十分滑稽,『怎麼?柯林,你瘋了?』

『聲音小點,』柯林說,『我們想聽聽馬克的事,』他揮揮手。『來,說。』

蘭比像石人般站着,然後他望着我。他有點害怕,我不感奇怪。柯林的手雖不穩定,但是手槍似乎隨時可以射出去。蘭比的問題並非無稽,因爲柯林有點搖搖晃晃。

『珂蘭,』希臘人大聲說。『怎麼回事?他們變了他的頭腦?這東西有子彈啊!』

『珂蘭,』柯林和他一樣大聲地說,『搜他。別站在他和我中間——蘭比,不要動,否則我要立刻打死你!』蘭比的眼睛望着長槍。『快點,』柯林對我說,『他沒槍,只有一把刀子。』

『我知道。』我低弱地說,走向蘭比身後。

無需聲明,我以前從未搜索過別人,我只有在電影中得到一個含糊的印象。如果不是由於山谷中埋葬的遺體與柯林的臉色,這種場面會像是個鬧劇。蘭比失去了說英語的能力,他吐出一連串驚嘆與問題,別說柯林不懂,即使我也聽不清。我立刻找到小刀,像個孩童扮海盜般痴痴地拿在手中。我向後退了一步。

蘭比憤怒地用希臘語說:『叫他把那東西放下,珂蘭!你們兩個到底在玩什麼把戲?他會傷到人!他是不是瘋了?你也瘋了?把那把鬼槍拿開,我們送他去——』

『我們發現了墳墓。』我用英語說。

他楞住了,『眞的?』他怒氣消沉,面容緊張,太陽曬黑的臉孔在敎堂奇怪的反光下現出病態。他似乎一時忘了柯林和手槍,他啞聲說:『那是意外,你們必須瞭解,你知道我不想殺他。』

我靠着門柱站着,摸着方才搜自他身上的小刀。我記起他曾經利用這把刀子切牛肉給馬克……

『你殺的?』

『我不想殺死他。』他軟弱地說。『等你回到雅典時,也許你能幫助我……只要你對他們說這是意外……』

我內心有什麼東西破裂了。我找不到我懂的希臘字句。今日回想起來,我當時講的是英語,

其中夾雜有希臘語與法語。但是蘭比聽得懂——正如他事後告訴我的——柯林也聽得懂。

『意外？』我忘了必須安靜，我聲音提得很高。『意外？我想你在山邊和那射傷馬克的臭猪在一起也是意外？你要他們殺死柯林也是意外？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和你那些寶貝朋友！我知道！我告訴你，我對你們這批狐羣狗黨都清楚——沙奇、湯尼、蘇菲和約瑟……現在又加個你！你別裝假了，我們看見你們——你閉嘴，我先講完！幫助你？如果柯林要打死你，我決不多說一句話。但是我先要知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誰給你錢？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把他帶來這裏？爲什麼你要殺死他？爲什麼你又假裝要救他？你這臭猶大！是不是因爲我的關係？如果我留下來——他這麼好的一個人——如果我知道——我會在你謀害他之前，先把你殺掉……』

我眼淚如湧，但是我仍然看得見蘭比無言而愚蠢的面孔，忽然他臉色急改，他望着我後面的什麼。在我後面的門外……

門口有個暗影。大皮靴與克里地帽。一個人迅速地走進來，手上拿把刀子。

我尖叫，『柯林，小心！』

柯林轉過身開槍。蘭比叫了什麼，連忙跳過去，子彈射進門柱，正好在新來者與我之間，槍聲在室內不斷地轟隆回響。蘭比抓住柯林拿槍的手，另一手緊抱着孩子，槍飛落在地上。我動也不能動，同時我看清了新來人的面孔，大叫了起來。

但是我喊不出。我只是愚蠢地低說：『馬克！』

槍聲令他停在門口。蘭比放了柯林，彎腰去撿起手槍。柯林痴呆地昏眩地望着光亮，好像只要動一下就會使他倒下去。

『柯林。』馬克說。

柯林一聲不響——我敢說連呼吸都停止了——他投在馬克懷中。『他們把你怎麼了？傷了你嗎？』我以前沒有聽見馬克用這種口吻說話過，孩子搖搖頭。『你眞的好嗎？』孩子點點頭。『眞的？啊？那麼我們可以走了。感謝上帝，事情結束了，我們回船去。』

如果他們還在講話，我已經聽不見了。我自他們身邊走出教堂。蘭比講了什麼話，可是我沒注意。我現在已經不在乎任何人看見我，我站在凹地斜坡上，向聖喬治村而歸。

眼淚仍擋住我的視線，使我顚躓了兩次；愚蠢而毫無必要的眼淚。我把它擦乾。我好幾年沒有哭泣過了。現在是脫離這件事的時候了，事情已結束。

何況，天色已經不早，弗蘭會擔心我出了什麼事。

16

『事過境遷，他帶着戰爭的聲響，
回歸他的雅典。』

德萊頓：巴拉蒙與匪賽特

我走了不到三十碼，我聽見他在後面。

『珂蘭！』

我不理他。

『珂蘭……請等等！我走不了那麼快。』

我放緩脚步向回看，他以並不能明顯注意出來的困難自小徑走來。只有自吊帶上才能看得見

他最近受過傷，他用克里地服的頭飾掛着他的左臂。他和昨天滿面鬍鬚與骯髒宛如二人。他洗了頭髮，修了面，又因爲柯林的歸來使他滿心歡悅，使他形容全改。我先想我怎麼會那麼快就認出他來，我又覺得這套『英雄裝』十分合身。

『珂蘭，』他似乎換不過氣。『別忙走，我得向你道謝——』

『不必了，事情全過去了。』我把濕手帕塞進口袋，對他笑笑，又轉回身。『你和柯林該回船走了。你好了嗎？看上去你臉色好多了。』

『天，是，我好了。』

『很好，好吧，馬克，再見。』

『哦，等下，我——』

『喏，我也該回去了。弗蘭會派偵查隊來找我了。我回去還要走三小時。』

『胡說！』他站在我前面擋住我的路。『下山兩小時，你爲什麼便這樣跑走？你一定知道——』

『因爲事情已經結束了，你也不願意我多管閒事。你和蘭比和柯林可以回船走了，事情就是這樣。』

『可是，小姐，至少給我們時間向你道謝。一切全是拜你之賜，否則我早就埋身異鄉了。現在圓滿解決——主要要感謝你。看，別那麼不高興——』

『我一點沒有不高興，別亂講。』我說完眼光轉望太陽的光輝。我又哭了起來，使我自己都感到憤怒，我又轉向他，『我以爲他們謀害了你。我們發現墳墓……而且是你的衣服。眞可怕，我難過極了，如果那還不能使我不高興——』

『我知道，你們看見那些，我實在十分遺憾。那是柯林稱爲約瑟的人；你應該也猜到了。蘭比昨天早上殺死他的。記得嗎，還是他跟他下山的時候？他不是故意的；他自然希望約瑟告訴他關於柯林的消息，但是事情發生得很意外。蘭比跟踪着他，又不敢靠太近，因爲長槍的關係，後來他到了澗谷轉彎的地方，約瑟要坐下來喝水。他把槍靠在一邊，我想大概是溪水的聲音使他沒聽見蘭比走過去，好，蘭比抓着這個機會跳了過去。約瑟還沒時間抓槍，反手抽出刀子，但是蘭比已經跳在他身上，他根本沒有機會用刀。他重重地摔了下去，頭碰到石頭，事情便是這樣。』

『我……明白了。昨天？蘭比回來叫我去，去拿食物……他當時就告訴你了？』

『是，他把屍體藏在叢林裏。回來向我說明。』

『你沒對我說。』

『當然沒有。你現在明白我們爲什麼不敢下山找警察了？我們根本不認識那人是誰，或且他是那裏人。蘭比擔心得要命，自然。我想，我們只好隨他去，除非我們先知道自己的處境。』

『如果我能知道……』我想着約瑟的鬼魂，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它一直蹲在我肩上。『你應當相信我。』

『好上帝，你知道不是這樣，我只是認爲你知道得越少越好。我不願你被牽連。』

這次我生氣了。『牽連？上天給我力量，牽連？我牽連得還不够？我被蘭比氣得要死，我和你度了個可怕的夜晚，我犧牲了條很貴的襯裙。我替你裹過肩上的傷，替你燒飯，做下女——還擔心得要命！我是指柯林。你却一直想把我趕走，因爲我是個女孩，女孩子沒有用，你神氣得根本不願承認我可以幫忙！哦，萬能的羅馬克，我找到了柯林，卽使他還被鎖在骯髒的磨坊裏，我還是找得到他。我告訴你，我可以安全地走過荒山到村裏去，我能够，而且我一天所發現的比你和蘭比幾天加起來還要多。你別希望我告訴你，因爲你自己可以去調查！你却什麽都不告訴我，我當然以爲他殺死你，柯林和我打算把你兩人都打死，算你運氣好！』

『運氣不壞，子彈離目標只有這麽一點遠！』

『別說笑！』我憤怒地說。『別以爲我爲你哭泣，我才不管你和蘭比！卽使你——你在墳裏我也一點不在乎！』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不是哭，我從來不哭，只因爲那可怕的屍體……還有……還有——』

『哦，親愛的珂蘭，我實在十分抱歉。我沒有譏笑你。我願付出一切，只要你們兩人不會受驚，我也爲你的擔心至感難過，我們打算到村裏去，我想在暗中約瑟的衣服可能對我有益處。』

他微笑。『而且我自己的已經破了。』

『當柯林把泥土挖開的時候，看見襪子上有一個洞。』

我坐在石頭上傷心地哭起來。

他坐在旁邊用手擁着我肩膀。

『哦，珂蘭，……好上天，你沒有看見？我決不願讓你遇到這種事。』他輕輕搖我。『那還不是我的襪子，親愛的，我沒動他的內衣褲和襪子！我們只拿了他別的東西……好，哭吧！哭哭就會好些！』

『我沒哭，我不會哭。』

『當然，你是個好女孩，如果不是你來，我們全毀了。』

『眞的？』

『眞的。我可能死於蘭比的草藥，可能約瑟會在山屋裏找到我，柯林不可能平安回來……還有，你不知道，你昨夜使我不死於槍下，我在小屋裏，還有貓，那時你和那位朋友在小巷裏吸煙。』

『我知道，我後來又去過。牆上有血。』

『你也回去？』他手臂加緊，聲音變調，『你知道？哦——當你不讓那傢伙進去的時候——』

『他是約瑟的朋友。』我把濕透的手帕揉成了一個小球。我仍然不望着馬克。『他是其中之一。我對你說過我發現了。』

强烈的寂靜，我聽見他深呼吸一口，連忙先說：『我會把事情告訴你。當然，我說不告訴你並不是眞心的，我會告訴你。但是你先說，昨夜我發現血漬時，我想……我還是拿不準。你眞的都好？』

『完全好了。我在暗中轉身時，肩膀碰到牆壁，立刻流血，不過沒多久便止住了。沒什麼要緊。』

『昨天我走之後你怎樣了？』

他放下手，擱在膝上，『沒什麼，眞的。蘭比送你下去後，又彎回來，我們一同埋了約瑟。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後來我累得不得了。但是我不願浪費時間，便到村裏去看了一下。蘭比殺死約瑟的時候，不知道他是上那兒去，不過八成是去聖喬治村……我們儘量走近，在村上方一直等到天黑。我休息了一下好得多了，就到村裏搜查了一遍。我想克里地村也可以替我掩護，如果村人看見我自路上跑過，也不會懷疑我是外地人，而且我也學會希臘語的「晚安」。可是我們全沒找到柯林的踪影，你是說他在磨坊裏？』

『是，講下去，你由小屋裏出來後怎麼樣？』

『沒什麼，我會齊了蘭比，又躲到山洞裏去。我一時以爲找不到柯林了……』一陣歎息，『早上蘭比又下去，我只能到教堂去藏了東西，拿了長繩，躲在兇手可能經過的地方等待。我想一定會有人來找約瑟。如果他們來了，遠遠的一定會把我當作他。現在算了，沒有人來——連你在

內。你一定沒打正路上走。你由那裏過來的？』

『我們在埋屍首的小谷中躲起來，你沒聽見我唱歌？我找到柯林後，便想找你。』

他搖搖頭，『沒有，蘭比早上到平地上去過。』

『早上？我們也在，弗蘭和我。』

『我知道，我看見你們兩個在一座磨坊裏，是不是那裏？』他笑笑。『眞巧。他看見你們進去，他就不去看了。他只在附近等你們和那希臘女人都離開後，才到別的磨坊去。果然，他什麼都沒找到。於是他回來找我。如此而已，白費氣力。』

『我看這種山地可是打游擊的好地方。這麼多人在山裏跑來跑去，而互相看不見面。是你打的槍嗎？』

『是，告訴蘭比我在那裏，放槍比大叫好：這種地方槍聲十分自然。嚇了你嗎？』

我搖搖頭，不開口。我不想對他解釋我當時根本沒有餘力理會槍聲，我把手帕塞進口袋，用手背重重地揉擦眼睛，然後向他微笑。

『好了？』他輕聲說。

『當然。』

『好女孩。』他又用手臂迅速地重擁我一下。『和我回去，我們要開戰爭會議。』

蘭比和柯林坐在凹地邊緣的矮樹叢裏。他們選了個大空地，那裏長着小花，青草像在綠地上伸着黑色的手指。在陽光中它們味道清香。下面岸上有濃密的奶油色山薔薇。中間一條小路消失在海岸的谷石中。回身露出一角角海洋。

我們上來時，柯林聽了蘭比的什麼話在大笑。背包開在二人中間，柯林已經在大嚼裏面的食物。當我們出現時，他向馬克揮揮我的酒瓶。

『快，馬哥孛羅，要喝快來。不來就沒有了。』

『我建議你留點給珂蘭。你那裏弄得來的?』

『她的。』

『那麼她更該喝了。給我。來，珂蘭，喝一點。』

『給你的。』我說。

『「我的酒是野白玫瑰的清露，」』馬克引錯了詩句地說，『而且它味道不佳。不，眞的，我喝慣水了，你自己喝。』

我聽他的話喝了，我看見柯林向困惑的蘭比笑笑。『別聽馬克，那是濟慈的。』

蘭比笑笑。蘭比似乎和柯林一樣年小。他那憂愁之色已去。

『我們時間不多，閒話少說，來，珂蘭，坐下。』

當希臘人讓開位置給我坐時，我羞怯地向他笑笑。『蘭比，我早該明白，實在萬分抱歉，因

爲我們心中很害怕，我和柯林……我實在想不到會是什麼別人埋在那裏。還有衣服。我說了些可怕的話。你能原諒我嗎?』

『不要緊。你看了死屍非常不安。小姐們不該看這些事。』蘭比笑了笑，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好，』馬克乾脆地說。『我們不能讓你躭誤太久。你是否可以開始……』

我說，『我在想你們最好先聽柯林的經過。他在獅子籠中時，聽見了幾件事，似乎對整件事很有幫助。』

於是柯林又把他的故事覆述一次。後來馬克——相當嚴肅的神情——叫他用望遠鏡守望，他們兩個乃轉向我。

『我不知道該從何說起——』我突感羞怯。『因爲許多事情無關重要。我是否把事情多多少少地告訴你，讓你們自己下結論?』

『好，全部講出來。』

我簡單地從那天離開山裏講起。我講完後，大家緘默了一分鐘。

馬克慢慢開口了。『多少可以聽出一個大概。我來用這些枝枝節節的片斷下個結論好嗎?我想你的話對——柯林偷聽的話是關鍵，重要的是在，沙奇答應以後平分的「熱貨」。』他瞥視蘭比。『這是俗語——盜賊的俗語——更表示他們偷了些東西，而警察在追緝，如果找到了一定有

人出來指認。』

『多數式，』我說，『它們是熱貨。』

『對，多數。多數的小東西，可以携帶，小得易於通過海關，這點以後再看，我們可以假設他們自己携帶來的。小東西，小得在聖喬治村也可以收藏。』

『珠寶？』柯林睜大眼睛說。我看得出，這件事對於他有如一場探險——一場已經因他哥哥而解決了的快樂結束，好到學校裏去誇說。至少，我認爲他不是個會記牢惡夢的孩子。

馬克也看到這一點。他對柯林笑笑。『東方的所有財寶，啊？我對它是什麼倒不十分關心……至少目前如此，我們只需要一個完整的故事，以便報告雅典使館和警察局。……這事牽涉到沙奇一夥和亞歷山多的謀殺案。只要那件事弄清楚了，我們的事便易於解決。只要我們能證明約瑟是個兇殺案罪犯，那麼蘭比便是正當自衞。現在我所擔心的便是這一點，他不能爲了我們而牽入是非。我必須看他洗刷清白才行。』

蘭比抬起頭望我笑笑。他拔出刀子，削着一塊木頭，把它刻得像條四脚蛇，我望着它。它慢慢地成了形。

馬克又繼續說，『現在，倫敦那頭的事情和我們發生了關係……柯林聽他們說可能調查同「倫敦事件」，這點至有價值——我們可以確信沙奇和被害者的關係發在倫敦，而且似乎倫敦的警察已經調查過這件事。貨是「熱」的。』他停了一下。『先讓我們來假設。沙奇和湯尼六個月前

自倫敦到此地，帶着偷來的「熱」貨。他們想到此地來等事情冷下去後，再分了贓離開。他們已經決定離開英國，因爲沙奇已結束了英國的事務；而那裏還有比沙奇家鄉更好的地方？他自然而然的回來，湯尼也可以幫助他辦理事務。你瞧——』向上看——『聽起來似乎這批贓物相當可觀。』

『所以值得作長期的等待。』

『誠然。不過你可以斷定你的朋友湯尼決不願在聖喬治村久居。你想這破旅館值得他多留戀一分鐘嗎？』

『哦，到這裏改變環境，』我說。

『贓物，』蘭比說。『什麼呢？』

『盜品，』柯林說，『賊贓，失物，——』

蘭比推他一把，把他推到石薔薇叢中。

『被竊的財物。』我笑着說。

『肅靜，孩子們，』馬克說，『那麼沙奇和湯尼和倫敦的什麼罪案有關，也許是椿搶刼案。他們離開英國，把東西藏起來等情勢安定。沙奇一定是主腦，他把贓物藏起來，連湯尼都不知道在何處，現在再談亞歷山多。』

『他來找沙奇，』我說，『他認識湯尼，用英語和他談話，湯尼帶他去找沙奇，我敢打賭亞

歷山多也是倫敦來的。』

柯林高興地翻個身。『他也是盜首之一，他們扔下了他，他跑來分贓，所以他們殺了他！』

『可能，』馬克說，『但是沙奇很願意分一份給他妹妹，把一份——』

『贓物。』蘭比說。

『給他妹妹。所以他不見得會爲了分贓而殺了他的同夥，湯尼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冒險。』

我遲疑了一下，說，『也許正是柯林所說的那麼簡單。他們因爲爭吵，而沙奇氣急了。我敢說，他就是那種火爆的人，他能隨時失去控制而造成不幸後果。在這地方男人佩槍是理所當然的事。馬克……你看見謀殺的眞相，你說他們爭吵過。那麼難道不可能嗎？』

『唔，是，他們吵得很厲害，然後突然爆炸起來……別問我是誰先動火的。兇殺案似乎與倫敦有關；不管那是件什麼事，他們怕被人發現，除了謀殺亞歷山多之外，拐綁柯林的事使他們更心驚肉跳。我想沙奇可能有英國護照，湯尼則是一定有。我不知道英國和希臘有沒有引渡約定。』

『我可以告訴你，』我說。『有的。』

『啊，』馬克說了看看手錶。『讓我們簡單點說，我想我們需要的資料全有了。我們可以在他們疑心之前，把消息告訴警方。倫敦方面要查出幾個希臘人可能相當困難，不過湯尼不然。湯尼可能已被通緝，如果警方在此地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他們可能會找到東西……這就是你的關係

，你的動機……以及蘭比可以洗淸自己。』

『警方必須要迅速行動，』我不安地說，『沙奇一定知道柯林會去報案。』

『如果他知道柯林逃走了。否則，他們一定想殺他，蘇菲必定也淸楚。她可能讓沙奇知道柯林已解決。這點我們不敢斷定，不過目前她可能會爲了自己暫時保守秘密。沙奇會擔心約瑟到那裏去了。不過我認爲他還不至於三十六計走爲上着，離開聖喬治。』

『假如我是沙奇，』我說，『我會搬移亞歷山多的屍體。萬一查起來，屍首埋在他土地上諸多不便。』

『如果你想在這裏埋人，』馬克說，『一定會露出痕跡。不過我同意，他們是不願讓柯林逃走的。』

『他們要殺死我？』

『否則他們不會安全，』馬克坦率地說。『他們一定斷定我已死在某處。如果沒有蘭比，我眞已送了命。你可以相信他們已在等我的確實消息，即使蘇菲已勸沙奇先放過你，但是她也知道無法永遠保護你……只要約瑟一回來，就會下手……所以她決定放了你。』

柯林焦急地問，『他們發現我走了，會不會連累她？』

馬克瞥視我一眼。

我慢慢說，『我想沙奇即使敢，也不會傷害她。我想過這一點，所以你不必擔心。他可能發

脾氣打她，但是決不會殺她。她已經受慣了氣，可憐的靈魂。再說，她救了你，一旦警方査詢起來，對她自己也有好處。』我望望蘭比。『而你……你可以相信，她與其和那個獸性的流氓過活，倒不如做寡婦好。』

『聽起來不壞，』蘭比說，但是我覺得他的表情比方才稍微輕鬆些。

『眞的，好，我該走了。』

『哦，是，你該回去了，』馬克說，『小弟，看見有人來嗎?』

『鬼都沒有。』

柯林又拿起望遠鏡。

『什麼都沒有?』蘭比抬起頭來，刀子在四脚蛇背上發光。

『鬼，』柯林答，『你很知道——』

『我懂得「鬼都沒有」的意思，』蘭比說，『但是我不知道這句話可以用成語來說。我想學。』

『好!』柯林欽佩地說，我想，如果蘭比和羅氏兄弟再住一個月，他的英語一定大有進步。

馬克站了起來，我又注意到他面色疲倦。鼻孔到嘴上有些線條，眼睛下有黑影。他伸出手拉起我。『我希望你不要下去。』

『我也這樣希望，』我坦白地說，『如果不是茀蘭，我眞想和你們到船上去，管他行不行李

，直放雅典!我眞希望!不過，他們決不會知道我有什麼牽連。』

『一定不會，』馬克的臉色有點懷疑，『只是……我們還不能馬上回雅典，我們必須曉得你和你表姐平安離開才行。』

『哦，我們怎麼會不平安呢?』

『沒理由，我們無法知道柯林逃走後的情形。而且——我不願失去聯絡，而對身後情形一無所知。你們會孤獨地在沙奇的區域內，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我知道他爲什麼遲疑地望着我。他在爲我保證我的獨立。但是我毫無這個意思。想起離開這些男人，獨自走回聖喬治村，有點像不穿衣服在暴風雨中一般誘惑。

『你的朋友們什麼時候來?』馬克問。

『星期一。』

他又猶豫了。『對不起，我想……我不覺得應當等到星期一。』

我對他微笑。『我贊成。我也不願當警方査詢時在村裏出面，所以我想早日找理由離去，最好是明天，我越早能看見赫拉克龍的陽光，越是高興。』

『很聰明。』他似乎深不可測。『你能找到好理由嗎?』

『方便得很，請放心。我們會想個理由不驚動你的小鳥。他們一定會樂於看見我們離去，不會多問的。』

『對。你能和要來接你們的船聯絡上嗎?』

『不，它會先去赫拉克龍裝補給，然後帶他們去諾索斯和菲斯托。弗蘭和我明天可以找輛車子去阿斯蒂旅館等他們……』我笑着說，『到了那裏便完全平安了。』

『好，』馬克說，『阿斯蒂?我只要知道你們在那裏……我會儘快和你們聯絡。』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已走回教堂前的斜坡。『你們呢?』我說，『去赫拉克龍?還是直接去雅典?』

『我想直接去雅典找英國當局，然後開始向倫敦打聽，不過，我還沒決定。蘭比，去雅典要多久?』

『這種天氣，要十二到十五個鐘頭。』

『很快。我想，英國大使館聽說他的小羊是一件罪案的目擊者時，一定會搖旗大喜。』

『他們倒可能會生氣。』我沮喪地說。

我們已經走到教堂，站在教堂邊。

『我說過，我今夜不想離開此地，除非我能知道你平安抵達。』

『是，但是你怎麼能知道?我只要一離開這裏，你便可以相信我安全了。』

『對於你的安全，我不會輕於相信。』

奇怪，這次他這種自承的責任感，一點也沒有使我不安。我只感到胃部某區有點溫暖之感。

我用手摸摸門柱，又輕輕按彈洞，『我不知道怎麼樣。』

『噢，我也正在想。大家聽着。蘭比送珂蘭到田地上。蘭比，我和柯林在教堂等你。我——我等到你回來。然後我們三個回船去，立刻駛離岸邊。等到快天黑時，我們駛到聖喬治村西邊。等天全黑了，我們駛進去。蘭比，你對村西海邊清楚嗎?』

『一點點，跟這裏差不多，山崖下有些小海灣，近村有些淺沙灘。』

『如果必要時，漁船可以靠近嗎?』

蘭比皺眉想了一會，『我不知道，我注意過偏西處有個小海灣——』

我說，『我想是的，孩子們稱之爲海豚灣，自村莊過第二個山頭。那裏有岩石插入深海；我在遠處看過，像一片低低的碼頭。那裏一定水很深，孩子們說那裏可以跳水。』

蘭比點點頭。『我想那就是我看見的海灣。村西過第二個山頭?是，我經過那裏時注意到過。』

『可以停在那裏嗎?』馬克問。

『可以。』

『好。』

蘭比點點頭，『這種天氣沒有問題。』

『好，』馬克轉向我。『來，現在如何?如果你晚上回到村裏，你查查看有沒有什麼異樣

——任何懷疑，任何危險……哦，你懂得我的意思……換言之，如果你覺得你和弗蘭必須立刻離開，那麼你不用等到明天早上，我們會在海豚灣等候，怎麼說——？早晨兩點。不，一點半；可以使你們時間充裕。有電筒嗎？好，我們自半夜等到兩點半。我們必須定個信號，兩長，兩短。過半分鐘再兩長兩短。我們會答覆，好嗎？』

我對他笑笑。『好。』

『哦，好了。還有什麼嗎？』

『沒有了。』

『如果灣裏有燈漁怎麼辦？』柯林問。

『不會，』我說，『那裏有蟹籠，收的時候比較早。不，好了，馬克，我不能再拖延了。』

『啊！老兄，妙哉！』柯林仍是滿腦門孩子氣。

馬克笑道。『雖然很笨，但是這是最好的辦法了，這樣才能接近村莊，而不把小鳥嚇跑。』

『實在沒有必要，』我說，『你們簡直變成海盜船了。我走了，有人跟去嗎，柯林？』柯林已坐在教堂高處用望遠鏡向四邊瞭望。

『我走了，天啊，我願能在晚餐前抵達旅館！我將對他們怎麼解釋呢？不，放心，我說我去看教堂——沙奇對我建議的，他或許會很高興。完全是實話。』

『你對我說，』柯林在高處說，『你要出來採野花的。』

『哦，上帝！對！我在路上採一兩把同去。』

『從這裏開始，這……這……還有這……』柯林已經在身邊隨便採了一些野花，『我想這種花也很稀罕……』他自頭上崖壁上採了一朵。

『弗蘭會印象至深，』馬克無情地說，『還有沙奇。』

『爲什麼不呢？這些花在英國很少見。』

『包括蒲公英？你別忘了他在英國住了二十年，湯尼又是英國人。』

『對，倫敦人，』柯林毫不感難爲情地下來。『他才不會懂。你可以告訴他們這是克里地變種，在兩千呎高度才找得到。再看別的，我敢說他們連見都沒見過。來，珂蘭——』他把一把野花推給我——『別忘了這是變種蒲公英，十分稀罕的花。』

『好，我也不懂。』我感激地接下，不願指出這變種蒲公英乃是野草。『謝謝，弗蘭一定會喜歡它們的。』

『我打電話去阿斯蒂找你，』馬克說，『告訴你詳細情形。我們可以在雅典見面？』

『如果我們不在海豚灣會合，』我高興地說，『再見，雅典再會。柯林，好好招呼馬克，別爲我擔心。我不會出事。』

『你的話說得眞棒！』柯林高興地說。

『閉口，小鬼！』馬克生氣地說。

17

『不論她如何掩飾，
她謊言之庫已空，
時間來臨……』

德萊頓：伊非斯與伊安絲之寓言

蘭比送我到踏脚石處，這裏一切如常。

湯尼在神龕邊，坐在馬鞭草的石頭上吸烟等我。

『嗨，小姐，今天好嗎？』

『好極了，謝謝。我想我表姐同去喝茶了？』

『是的，她似乎對你很高興，不過我決定出來看看你。這地方人們很容易迷途。』

『是。』我在他身邊坐下，『不過我一直順着路走，而且走到高處，可以看見海。我很小心，所以不會迷路。』

『我怕你閃了脚。香烟？不？那麼我們必須整夜出來找你！』

我笑了。『可是人不能一輩子都往壞處想。我想去看敎堂。』

『哦，你去敎堂了？』

『是，我導遊朋友對我談起過，沙奇先生說路很好找，所以我就去了。路很遠，但是十分値得，對不對？』

湯尼吹個烟圈，歪着頭看着它擴大，消散，在陽光中消逝。『我，我不知道，小姐，我沒有走得比這裏遠過。我對山不感興趣。』

『啊？弗蘭也不感興趣。因爲她以前不是這樣，她扭傷過脚踝，所以從此不愛爬山。』這是眞的。

『她也說過。這是給她的？』

『是，』我又望了一眼我手上的花，蘭比和我又在路上加了一些，不過最保守的看法，也認爲它不足使一個生物學家感興趣。我本希望不被人注意，偷偷溜回旅館去，現在我希望湯尼不會注意到我手中大多數花朵也長在村中街心，『我不知道她要不要這些，』我滿懷希望地說，『你懂得花卉嗎？』

『我只認識玫瑰、百合和蘭花。』

『噢，我還認不了那麼多。我看見什麼便採下什麼。我對飛禽比較內行，可是弗蘭仍然說我一竅不通。』我把花捧起來，『也許這些花和泥土一樣普通。』

『唔，有蒲公英。眞的，小姐——』

『完全不同，這是老鸛草，變種的蒲公英，只有在兩千呎的高度才找得到，我認識這種，弗蘭告訴我怎麼找它們。』

『呵，那麼你今天够累了。你有沒有看見別人？』

『沒有一個人，』我笑道，『你說過如果我們要安靜和平，這便算找對地方了。連生命都沒有，不過飛鳥不能算——我看見一隻烏鴉，一雙兀鷹，還有一羣金翅雀。』

似乎湯尼對鳥毫無興趣。他站了起來。『好，休息够了嗎？走了吧？』

『天，你來這裏眞只爲了接我？』

『我想散步，檸檬的味道很香，不是嗎？』我們走過檸檬林，繞過風車站立的平地，我迅速瞥視一眼，看見門緊緊閉着，鎖上沒有揷着鑰匙，我立刻轉看別處，思想在賽跑。湯尼眞的來接我；還是來查看我做什麼，或是來磨坊的？他是否知道柯林已經不在？如果這樣的話，他是懷疑蘇菲，還是以爲約瑟已經把柯林帶到山裏去解決掉了？也可能蘇菲已經把秘密告知他，因爲他也和她一樣反對殺人，我又偷偷看他一眼。他臉色表情分毫看不出他心中在想什麼，他似乎只小心

翼翼地避開路上的驢糞，而且更無與我明爭暗鬪勾心鬪角的意思。

到目前爲止，我們各走各的路。如果可能的話，我不願使他生出疑心。我立刻轉開話題，我指着一株冬青。『看，它多開心！多美！它不像普通家裏種的那麼羞怯。』

『是嗎？』他連看都沒看一眼。他的下一步是作了一次試探，『你以爲這些磨坊是假的？』

『它們眞可愛，』我希望並未露出馬脚，不管他知不知道，我都應當自然地直說。『我們早上在這裏拍了些照，人們在田裏工作，茀蘭也拍了磨坊。』

『蘇非在嗎？』

『沙奇先生的妹妹？是，她在，她非常和善，不是嗎？我一直認不出她是他妹妹，她看上去年紀要大些。』

『這便是英國與聖喬治村之間的區別。特別如果你丈夫是個不打魚的漁夫。約瑟以爲家裏的麵包全是山坡上長出來的。並不是說附近打不到獵。如果他一個月打一隻山鷓鴣回來，他就認爲已對這個幸福家庭盡了最大責任了。』

我笑了。『我見過他嗎？他是否在旅館下棋？』

『不，不是他。也不知道他到那兒行軍去了。我以爲你可能在山上看見他，所以我才問。蘇非請你進磨坊了？』

話入正題！自然，我無需隱瞞。湯尼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懷疑我。他問我的理由，是因爲他想

知道。

那麼蘇非沒有告訴他。我不知道該怎麼答好，我瞭解蘇非顯然必須保護她自己。我的工作是保護我們這一邊，包括我自己。知道柯林走了，對沙奇和湯尼並無好處。他們不可能抓回他。那麼有日蘇非便會倒霉。這時，我必須顧到我和茀蘭，實話乃是淸白的武器。

我彎身擷朵水仙。這時候我需要時間。我站起來，把花放進花束中。『進磨坊，是，她請了我們。她非常客氣，不過我們想她大概有急事。她仍然帶我們看了內部，茀蘭還拍了些影片。我們幸而遇見她，否則我們不會知道那是誰的磨坊，而且它經常都大門上鎖，是吧？』

『是，』湯尼說，眼睛中只顯出溫和的興趣。『你全看了，啊？很好，磨石和其他全看了？』

『哦，是，她還告訴茀蘭怎樣操作。』

『啊，』湯尼說。他把烟頭扔在地上用脚踩熄。他對我笑笑：湯尼，他不在乎早上柯林是否已經被殺；湯尼，另一邊的旁觀者；一個下棋專家，他欣賞的棋局令我冷汗涔涔。『呵，小姐，』他輕鬆地說。『你今天過得很好，我很高興。啊，到了橋邊，快到家了，你可以在晚飯前換換衣服。今晚是你喜歡的章魚，假如你欣賞加糖的橡皮的話。』

勾心鬪角完了。我至感寬心。『我不在乎，不過這不是主菜吧！哦，湯尼，我餓死了！』

『我中午給你兩份。』

『對。我全吃光了，剩的已經餵了鳥。如果你少給我一點，我早就下來了。你大概不要瓶子

了吧？』

『不。我希望你把它埋了起來，否則會觸犯此地的神秘。』湯尼說，『凡是不敬的東西，都應當埋起來。』

『放心，我把它埋在石頭下，我還用剩下的酒祭祀了一下。』

『祭祀？』

『祭祀宙斯——他是在這裏出生的。還有一點是祭我的紡月女神。』

『什麼？』

『紡月女神。三個女神每月把月光都紡完，帶來一個良好的暗夜。她反對打獵的月夜——這夜是所有被獵野物的平安日子……像約瑟的山鷓鴣。』

『沒有月亮的夜，』湯尼說。『噢，不是很有意思嗎？我親愛的老父親稱之爲地獄夜。』

我揚起眉毛。『敎士用這種詞語，似乎很奇怪。』

『什麼？』我看見湯尼感到不安。眼睛閃轉了一下。『哦，是，我父親是個奇怪的敎士。哦，小姐，我該說你的祭祀一定有效。今夜沒有月亮。够黑的，』他又高興地加了一句：『可以藏起一切野獸，和人。』

弗蘭坐在花園裏，但是客廳的門開着，我和湯尼一進來，她連忙站立趕過來。

『親愛的，眞要派搜查隊了！湯尼以爲你斷了腿，被老鷹包圍了起來，而我却相信你不會出

事！玩得好嗎？』

『好極了！如果使你們擔心，十分對不起，我決定要去看看我對你說過的拜占廷遺蹟，它離這裏很遠。不過我今天可眞高興！』

湯尼在一邊看着我們，他站了一會，走進門去回到櫃臺後面。他把門開道縫，我聽見低聲用希臘話說些什麼，我聽不清楚。

弗蘭一直憂慮而詢問地望着我。我的臉色一定和那位報喪的信差大不相同。

『這些給我的？』她和我一樣，注意到開着的門。

『是……如果你再多走一會。我找到我們所要找的東西！你看，我把它活生生地帶回來。老鷹草，變種蒲公英。』

我把普通的蒲公英拉出來交給她。我看見她臉有異色，立刻轉而爲恍然大悟。她眼睛望着我。我點點頭，面上每根肌肉都想凱旋大笑，但是我控制住自己。我看見她雙眼發亮。『沒錯，是吧？』我說着摸摸黃色的花瓣。『它新鮮而無損。』

『親愛的，』弗蘭說。『這是珍寶。我立刻替它包裝起來，我跟你上去。』

我立刻對她搖搖頭。似乎立刻躲避起來不大妥當。『別忙，我換了衣服替你把塑膠袋帶下來。休息一下，反正沒有什麼事。替我要份羊腿，好嗎？我馬上下來吃飯，希望能快一點。我餓極了。』

我跑上房，最後的夕照還在牆上映出花紋，葡萄藤的陰影已模糊不清，卽將褪去而讓位給黑暗。

我脫下外套，把它放在床上，然後踢下滿是塵土的鞋子。這時我才發現我是多麼疲倦。我脚背酸痛，帆布鞋漏滲下許多塵土。薄草墊十分涼爽柔軟。我拉下毛衫，放在床上，然後去把窗戶推開，靠在涼冷的石頭上向外眺望。

遠方，在金色基脚上，懸崖聳然上升，呈焦炭的黑色，下面的暗藍色海洋在陽光下發出一條紫光，旅館附近的平坦灘頭全部暴露在留戀未去的餘光下，顯出秋牡丹的顏色。小雛菊已閉合，覆蓋在上頭的樹葉像黑色的海草。風隨着黃昏而改變，一陣和風自海上吹來，掀起片片微波，兩隻海鷗在海灣上飛翔，發出長長而悲切的鳴叫。

我向海上眺望。一隻漁船出航打魚，後面隨着一長列印第安式的小舟，像一羣小鴨隨着母鴨；燈漁的漁夫也已出發。立刻，燈光將分散於海上，投在水面像一團團鬼火。我凝望着它們，心中不知那艘母船是否伊羅絲號，我再極力遠望，希望在遠處發現另一艘漁船像個小點般在航行。

我自己振作了一下，這樣不行，如果我要裝出清白無辜的樣子，我必須不再懷有其他心思。總之，我應當把他們自腦海中逐出。蘭比的船將在暗中駛向海豚灣，上面的三個人可能已遺忘了我。他們的面孔與思想全朝着雅典，結束他們的歷險。同時，我已經疲倦，饑渴，一身塵土，而且我在浪費時間。如果沙奇的旅館可以給我次熱水浴……

它能够。我迅速地洗好，然後回到臥室穿上乾淨外衣，又把面孔和頭髮略加修飾。鈴響時，我已在穿拖鞋。我抓起背包跑出去，差點衝撞到在樓梯上的蘇菲。

我微笑着道歉，問了一聲好，突然我如受震般回憶起今天看見她丈夫墳墓的事。這思想使我無法說話，我吶吶了什麼，而她似乎毫不注意到我有什麼事不對勁。她仍和以前一樣，說話彬彬有禮，然而，我仍可看見到她眼色下的無限恐怖與緊張。

她由我身邊看向我開着門的臥室。

『對不起，我應當整理一下，』我連忙說，『可是我剛進去，鈴聲又響了……我把浴室打掃清潔了。』

『你不用操心，這是我的事。』她走進我房間彎身拾起我的鞋子。『我帶下去刷，很髒了。我在磨坊看見你以後，你走得很遠？』

『是，走了不少路，去過了你哥哥告訴我的敎堂。算了，這些舊東西不用——』

『不，得清刷一下。沒有什麼麻煩。你看見什麼人了……在山上？』

我不知道她關切的是約瑟還是柯林。『沒有。』

她在手中轉動鞋子，像是在端詳它。這是帆布鞋，和柯林穿的顏色相仿。忽然我記起他的脚曾經踩過可怕的墳堆。我幾乎兇狠地說，『別麻煩了！』

『不要緊，不麻煩。』

她說話時對我微笑。臉部肌肉的微動不但瞞不住心中的緊張，而且使它更加深。她的臉像是用黃蠟厚厚地塗在頭骨、眼窩和牙齒上。我記起柯林的雀躍，馬克的改變。這點，我們對蘇菲深有負欠。如果，如果約瑟眞是個野蠻畜生，那麼死去尙可無人哀愁。如果她眞的是恨他……但是，人眞能恨一個與她共眠的男子，而且曾與她共生一子的人？我想不會，卽使在二十二歲曾經那樣想過……

我又徘徊了一會，又覺得這個罪過不關我事，便尷尬地說句『謝謝你』，便轉身由另一邊樓梯下去。弗蘭已端杯酒在等我。

我仰靠在椅上望着希臘酒，讓酒一滴滴流下咽喉。我對弗蘭擧擧杯，最後讓一日之凱旋自臉色中流出，『眞可愛的一天，』我說，『美妙之至……爲我們而乾，還爲了我們不在的朋友。』我們乾了一杯。弗蘭微笑地望着我。『我告訴你一些別的事，小禍害。你給我帶來的那些一流野草中，有一樣實在十分有趣。』

『萬能的宙斯！天老爺！你指老鷹草？』

『不，是這個。』她手邊一瓶水中挿着些植物。她輕輕拿起一株交給我，『你很聰明地連根撥了回來，小心點！』

植物有圓的葉子，多毛而下方是白的，紫色細莖，看上去很熟悉，『是什麼？』

『Origanum Dictamnus，』弗蘭說。

『你也許不知。對你，是廸塔尼草，一種脣形科植物。你可能在英國看見過——不但你見過，可能在苗圃中也見過。』

『稀罕，還是怎樣？』

『不，但是在此地發現，頗爲巧妙。這是種克里地植物——所以才有這個名字。廸塔尼草表示它是在這個地方找到的，廸塔！』

『廸塔？宙斯的出生地方！弗蘭，眞值得興奮！』

『Origanum 表示「山之喜悅」。並不是因爲它的外表，而是因爲它的特性。希臘人和羅馬人把它用作草藥，也可以作爲染料與香料。它也被稱之爲「快樂之草」，用來編織花環給年輕的愛人。美，是吧？』

『可愛。你是不是剛剛讀了這些要來使我驚奇？』

『是的，』她笑着拿起桌上的書。『這是本寫希臘野草的書，裏面還講些玄妙的事。關於「山之喜悅」，裏面引述了許多一世紀希臘醫藥家廸蘇柯里地的話。這是十七世紀的譯文，看。』

她翻到一頁上指給我看。

『廸塔尼草，也叫做西維斯特（或恩巴特龍，或白魯柯，或亞蒂朱底翁，或克里地卡，或伊非美龍，或歐地翁，或白樂多可，或都西地，或歐布尼等），是種克里地植物，其葉子甚大，下向而多毛，它沒有花果，它不但可吃，而且可用來驅鬼。據說，克里地人山羊被箭所射時，用這草

飼餵可治重傷……其根可作爲催生劑，浸酒可强身益壽……治療蛇咬可用其汁敷上……傷口亦可用其作醫療。』

『你這副樣子想什麼？』弗蘭問。

『沒什麼，我想克里地人是否還用它來作藥。自蛇咬到流產——』

『當然，他們的傳統一代留傳一代。哦，這便是所謂的「山之喜悅」！』她接過它，又揷在水中。『噢，這並不是什麼大事，不過頗爲有趣。你記得在那裏採的？』

『哦，上天，我記不淸了，』我和蘭比飛快地走，像破逐的狗。『大概在某處一哩見方之內，那裏很陡。』我又說，『斜度大槪一比三……有時是垂直的。你想——我是說，你要去看看嗎？』馬克爲我們安排早日離去的計劃在腦中回響，可憐的弗蘭，她眞想去，不顧危險嗎？

『我要。』弗蘭微感詫異地望着我。

『我可以設法記起它在那裏，』我說。

她望了我一下，站了起來。『走，去吃飯，你好像累死了。湯尼說有章魚，他說這是倫敦人所不知道的美味。』

『完全可以相信。』

『噢？哦親愛的。所有經驗都是種必須穿過的門戶。』弗蘭說，『來，把塑膠袋給我，好吧？其他的無所謂，可是廸塔尼草要好好留起來，我等下還要看看。』

『哦，神，我忘了。我由你房裏拿了出來，可是放在我外衣口袋裏，下來却又忘記拿了，我馬上去拿。』

『不用了，你今天够忙的，等下好了。』

『不，花不了幾秒鐘。』我們走過門廊時，我瞟了蘇非一眼，她拿着我的鞋子走進沙奇辦公室。她一定淸掃好樓上，所以我感謝地想，我不會再碰見她了。不顧弗蘭的抗議，我在餐廳門口離開她跑上臥室。

蘇非已打掃乾淨，外衣掛在門後，換下的衣服掛在椅背上，浴巾已摺好，床上被罩已取下。弗蘭的塑膠袋不在我尋找的第一個的袋裏——但是在另一口袋中。我拿了跑下樓去。

晚餐至爲可喜。我們在湯尼眼光下吃下了章魚。下一道是羊羔，味道鮮美，但是我直到現在，仍無法習慣於吃這吮奶小羊羔的嫩肉。『他們不能讓牠閉着眼睛，』我說，弗蘭感到困惑。『這裏沒有讓牠們長大的草原。如果你到希臘過復活節，我怕你必須習慣忘去隨母羊歸家而等待宰割的羊羔。孩子把牠視爲寵物，和牠遊玩，愛牠。然後割斷牠的喉管，家人爲牠哭泣，最後却與高彩烈地享用牠。』

『噢！可怕！這簡直是出賣！』

『不過，這只是一種象徵。』

『我想是，但是他們不能用我們的象徵——酒與麵色？』

『哦，是。但是復活節在自己家裏——噢，再想想。我時常和你一樣想，可是我現在仍不願看着羊羔在復活節星期日趕回家去送死。不管我們如何人道，他們所做的比我們高明百萬倍。在這裏，小羊受寵愛，而快樂無猜——你看牠隨着孩子身後像條小狗。當刀子進牠咽喉時，牠還不知道死期已至。這不是比我們家中的屠殺好多了，一車車家畜被趕向屠場。那裏，雖然極其人道，但是牠們嗅到血與恐怖，而且必須等待牠被殺的時候。』

『是，是，當然，』她嘆息道。『我覺得吃起來相當可怕。酒還不壞：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米諾王。』

『祝「快樂之草」。』

『來，而且爲了老鷹草——哦！』

『什麼？』

『我剛記起我在那裏找到你的廸塔尼。』

『好，我希望不會太遠。』

我慢慢說，『我想是的。它就長在老教堂。事實上它就長在那裏。我相信那裏還有不少。』

『好，我很想去看看。你說從這裏去有路好走嗎？』

『是，有條路。不過並不算好走。有些地方崎嶇不平。不過小心點走沒關係。而且——』我

對她微笑，心中的罪惡感慢慢退去。『如果坐船去，一定很有趣。』我心中就想明早把弗蘭拉走不會太罪過，我們可以自赫拉克龍乘車去聖加利，由那邊再僱船到教堂，我可以指給她看柯林自牆上拔草的地方。

『我們另作安排，』弗蘭說，『可以再等一兩天，你不會願意明天就去。噢，湯尼，我們可以在陽臺上喝咖啡嗎？如果你準備好了。珂蘭……』

『我去把外套拿來。』我站起來說，『把廸塔尼給我，我把它放在樓上。』

我把塑膠袋小心地放在桌上，自門後拿起外套，我穿上時，口袋裏什麼東西碰到桌角發出輕聲。我把手揷進去，碰到冷硬的金屬；一支薄銳的刀子。

冰冷的形體碰到我手掌，傳進一股小電流，我記起來了。我把它拿出來看看，蘭比的刀子。當我在老教堂中演出那幕鬧劇時拿過來的，我應當還給他。不過，我還可以還給他，等『雅典再見』快樂地實現時。

我轉身想把它放進箱子，但是忽然什麼使我站定，冷水也似的恐懼爬在皮膚上。當我替弗蘭拿塑膠袋時，我不是兩邊口袋都掏過嗎？眞的掏過嗎？我皺着眉頭回想。是的，我全摸過；我不會不發現刀子。它方才不在口袋裏。

蘇非，這是唯一的解釋。蘇非一定在掛我外套時發現刀子，她拿了去……爲什麼？給沙奇和湯尼看？在我看她進入沙奇辦公室時拿去的，以後又悄悄地趁我吃飯時放回來？爲什麼？

我猛然坐在床沿，暗暗爲一陣昏暈之思潮而憤怒，我要平靜地思想。

蘭比的刀子，無關緊要；我還記得，無關緊要。沒人認得出它，這裏沒人見過蘭比，甚至於知道他的存在。刀子不可能把我和那種事連結起來。

那麽，蘇菲爲什麽這樣做呢？只是因爲她和她的同伴乃是罪犯，而對任何事都很敏感？一個清白無辜的女遊客平常是不會帶把出鞘的刀子。她一定以爲值得給她哥哥一看；事情是否如此而已？我沒理由不可以帶這麽一件紀念品；雖然是武器，可是相當漂亮；銅柄上漆着藍油漆，刀上還有些花紋。我把它翻過身。是，可以這樣說：如果有人問我的話，我可以說這是在加尼亞買的，一部分因爲我需要把刀子替弗蘭挖植物。所以今天我把它帶在身邊……是，如此而已……我今天用過它……

我站起身，想除去心中的恐懼。這段故事無懈可擊，而且我該把它收起來以後還給蘭比。他一定會想念這把刀子。

它自我手指間滑下，跌落在地板上。我又坐在床邊，手撫着臉龐，閉起眼睛，我的記憶又開始思索……

蘭比在陽光下躺在柯林旁邊，削着他的木頭四脚蛇。這還是我們離開教堂，我自他口袋拿出刀子以後的事。他根本沒丟掉；他自己的刀，他慣用的刀，有個木柄……我記起來了，而且記起他揷在腰帶下的皮鞘，當他在割削時，它就放在他身邊……

這把刀子呢？我由他口袋掏出的漆銅刀子而忘了還他的這一把？這把美麗的土耳其式小刀？馬克說過，當他拉出刀子時，蘭比正跳在他身上。他的頭撞到岩石死去。他們把他的東西全拿走，把皮靴埋好。

約瑟，約瑟的武器，決不會有錯。約瑟的妻子在我衣袋裏發現，拿給湯尼和沙奇看。然後再悄悄地放回原處。

我又想不知道他們會怎麽樣，是否我應當再撰造一段故事，說在山邊撿到的。我呆呆地坐着，在一波波無意義的昏暈浪潮中掙扎。我內心叫我和弗蘭立刻在當夜離去，回到朋友、燈光、正常的人們中間去。

去找馬克。

過一會，我把刀子放進箱子，鎭定了一下，走下樓梯。

18

『追隨多日的勇氣今已絕棄；
她無力顫抖的雙腿往前拖行。』

德萊頓：新西拉與瑪拉

『啊，費小姐。』沙奇說。

他在客廳的桌後。他沒有事情，只是站在那裏等我。他身後關着門的辦公室中傳出湯尼與蘇非的聲音。後者聲音高亢而緊張，沙奇開口時，它突然停了。

『我希望你今天愉快。』他說。

『十分愉快，謝謝你。』我說。心中希望他沒有覺察到我僵硬的嘴唇與緊張的舌尖。『愉快

的一整天！』

『那麼你到了老教堂了，湯尼對我說？』他聲音正常甚至於友善，但是其中含有一種令我感到受指責的意味。

『哦，是的。』我聲音有點沙啞。我清清嗓子。『路很好找，教堂值得一看——你的話完全對，我遺憾的是沒帶相機去。』

『唔，對，蘇小姐才是攝影家，不是嗎？』他聲音中一點也聽不出什麼其他神情。黑色的希臘眼睛瞪着我看。我發現它仍是一副深不可測的樣子；它的眼睛似乎隱藏在磨沙玻璃後面。

我對他的冷漠眼睛笑笑，又在我意圖建起的無邪之牆上加一塊磚頭。『我們早上在田野中拍了不少好照片，我想，你妹妹在磨坊中拍的一張可能獲獎，她告訴你當過明星了嗎？』

我無法不瞥視辦公室的門。蘇菲又在門後以哭泣的聲調在說話。沙奇眨眨眼，抬高聲音。『蘇菲對我說過，是。我想她帶你們看了磨坊。』溫和地在低說。『希望你們感到興趣，』沙奇有禮地說。

『唔，很有興趣，我希望能看見它工作。不過一定要有人磨麥時才開動是吧？』

『也許最近有人要磨，』他聲音仍無表情，可是眼神突然轉爲生動而狡詐。

我看清楚了。他還沒有時間思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湯尼一定告訴他柯林不在磨坊，而蘇菲——她發現約瑟小刀在我袋中後驚恐萬狀——來開會，受到憤怒的指責。我聽到的話，一定是已

臨結束的話。顯然沙奇至爲震動；他既驚恐又迷惘，而且感到危險。目前他的機智控制了他。他並未準備將這件事公開，他需要時間考慮。現在他希望自我身上了解兩件事：不使我發生懷疑；而且密切地監視我在聖喬治村的行動，直到我假日結束。兩者互依互存。我希望能儘量使他滿足。

我十分輕柔地說，『這樣的話，請讓我知道。』

我又對他笑笑，轉身想走，但是他做出要阻止我的手勢。『告訴我，費小姐——』

他被人打斷了。辦公室門開啓，湯尼走出來。他沒走過來，只是輕輕掩上門靠着門柄，優雅地倚着。他在吸烟，一支烟叼在他嘴角，他既不微笑，又不向我打招呼，只是站在那裏，他說話時也不把香烟取下來。

『你是請費小姐去打魚？』他問。

『打魚？』希臘人轉過頭，兩人互望一眼。沙奇點點頭，『我正要問。』他又轉向我，『你不是問過我關於打魚的事嗎？』

『打魚？』我糊塗了。

『你不是說想打魚嗎？』

『對了。』

『今夜去好不好？』

『今晚?』我一時不知該怎麼說怎麼想好。我腦中空得像個大氣泡，然後我知道該怎麼說。既然他對我懷疑，那麼目前最好的辦法是讓他確信那兩點。

我說，『哦，我要去！謝謝你！你是說打魚?』

『是。』

『但是小船已出去了。』

『哦，你看見了?我不和他們一起去。我告訴過你，我爲享樂而打魚，而不是爲了食物。我是在岸邊。你去嗎?』

『好，』我熱心地說，『那麼弗蘭呢?』

『我對她講過，她不想去。』

『哦，那麼——』

『我陪你去，』湯尼拿下香烟，他終於笑着對我說。他眼光冷淡而發光。

我對他笑笑。我相信他們不會提起刀子的事，這個念頭使我如釋重擔。『眞的?那一定很好玩。我以爲你不會喜歡坐船。』

『是，我不拿手，但是我決不願放過這次旅程。我可以替沙奇作副手。』

『不需要。』希臘人不客氣地說。他的大手在摩摸桌上的紙，我看見他額角青筋浮動，如果湯尼堅持要隨他上船，破壞他對我的計劃，我不知道他會怎麼辦……

『你明晚去不去?』我問。

『明天晚上?』

我沾濕嘴唇，一個個望了過去，我希望我帶着抱歉的神色，『事情是……如果對你都一樣……我今夜實在相當疲倦。我走了一天路，現在飽餐一頓令我困倦，你明天去可以嗎?』

一陣沉默。『可能。』

『那麼你——我想還是等到明晚，希望你不在乎。』

『當然。』在所有感情中，『如釋重負』是最難隱瞞的，我想便是這點感情使他放棄原定計劃，他對我已有信心，他笑着說，『當然。我的小船隨時聽候差遣。』

我稍微遲疑了一下。讓他更具信心並無害處。『不過我想向你建議一件事，沙奇先生，你不是說那一天可以乘伊羅絲號出去嗎?我想是不是最近可以?是否可以沿海岸航行一次——』我任意揮指東方——『到舊港去?我在教堂發現了一種植物，使我表姐十分高興。她說那是克里地廸塔尼草。你認識嗎?』

他搖搖頭。

『唔，她想看它生長的情形，並且拍些照片，可是要她走這段崎嶇的路，她會吃不消，還不如由海路走。如果到了舊港，再往回走，路程一定近多了。我在教堂看得見海。那麼她可以替廸塔尼草拍照。我自己倒希望照幾張教堂和海港。你看行不行?不過不急，』我說：『那一天都行

，等你不用漁船的時候。』

『當然，』他衷心地說：『當然，這是個好主意，我自己帶你們去。只要你在早一天通知我就行。至於燈漁……講定了?明天晚上?』

『是，謝謝你，我盼望得很。』

『我也是，』沙奇笑道，『我也是。』

現在他無意阻攔我，我便出去在柳樹下和弗蘭共進咖啡。柳枝多變多幻，在昏暗的電燈光中像一團雲霧。後面是低吟的黑色海洋與黑色的空茫天空，這是個無月之夜。我想起沙奇店主，他的血脈急跳，心中醞釀着兇殺。還有湯尼。還有我自己，和他乘小船出海，外面海上是一片黑暗……

我並未停止自問他到底是何打算，或且我是否已經得到一夜的安寧，我只知道在黑暗海洋的某處，馬克在無燈的漁船上，而我和弗蘭要在今晚離開此地。

階梯的石層在我們脚下涼爽慰人，遠方有狗吠了幾聲便停止住。海水在海風下輕聲低吟；黑暗中的曠野像一隻在夜色中呼吸的巨碩無朋的野獸。

『儘量走泥地，』我對弗蘭低說。『砂礫會響出聲。』

我們輕輕沿着石岸而行，我們的脚踩在小雛菊墊上。夜色黑得連長方形的旅館也難得看清。

四周都沒有燈亮，村外的黑暗更濃，遠處兩個針頭大的亮光表示出還有人尚未入眠。教堂那方也傳來閃爍不明的亮光，表示那是聖堂前供奉的油燈。

我們在暗中向前摸索，每一步都緊張熬人。我們只好一寸寸前移，心中却希望能有把火炬——現在，我們走在砂礫地上。在我們謹愼的脚步下，它響得像是雪崩。走了十幾步後，我伸手拉住弗蘭的手臂，叫她停止。

『等下。聽。』

我們停下來想聽出我們呼吸聲以外的響聲，如果我們的聲音大得能被人聽見，那麼可能是跟踪我們的人。

什麼都沒有，除了海洋的聲息。

『眞的今夜沒有月亮?』弗蘭低說。

『沒有。』天空像塊黑絨，白山上有雲層飄過，也許過一會有星星出來，可是現在一片黑暗，正是獵物最安全的黑夜。紡月者的工作已畢。在某處黑暗的地平線上，月球的光正等待着洗滌後升回天空去。但是今夜不會。

我又碰碰弗蘭手臂，然後向前去。

在黑暗中許久後，人才能習慣看到黑暗的濃淡。海洋，活動的黑暗；砂礫、低語、飄移成團的黑暗，右邊是升起的懸崖，一團改變我們足音與氣息的黑暗。我們走得十分緩慢，山崖便貼在

我右邊，伸出的石塊不斷絆擦我們，另一邊在一碼開外，是海洋邊緣。我看見它發出微光的泡沫，它是我們唯一的嚮導。

我不知道這段路走了多久，似乎已有好幾小時。我們終於走過海灣的曲線，站在高聳入雲由海中升起的石崖之前，它的基部形成較淺的石灘，我們必須自大石滾滾的海灘上穿過。白天我們曾經繞了過去；黑夜中我們能够嗎？

自然，我們非走過去不行，即使爲了鍛鍊身體，我也不會贊成拿着箱子在死寂的暗夜中走上一段長路。然後沿着一條山邊小徑行走，一個失足便會摔下深達兩潯的海，那裏的尖石像鯊魚牙齒一樣。

我向後看。針頭般的燈光已逝。我們走過的海灣只是個空隙。

茀蘭在我身邊喘不過氣地說，『海上……燈。到處都有。』

我轉過身，看見黑海上突然起許多小光亮。我知道那是什麼。

『小燈漁，』我對她說。『他們離這裏很遠。我看他們出發的。在海灣那裏太低，所以看不見，你能過去吧？我們還不能用電筒。』

『還好，』她高興地說。『我已經能看得相當清楚。我有夜眼了。』

第二個海灣很小，只是個小河口而已。灘上是美麗堅實的白砂地，發出淡光，行走一定安全。我們走得很快，十幾分鐘後，我們已走到下個山頭，以後的路都很好走。我繞過山角，到了硬

砂的海豚灣。我看得見後面的茀蘭像暗影般在移動，她小心地向我等待的地方走來。

『好嗎？』

『好，』她呼吸比較深重。『就是這個海灣？』

『是，那邊有一行石頭，我們就從那裏出去。現在我們可以用電筒了，感謝上天，來，』我把電筒塞進她手中。『你拿着，箱子給我。』

『不，我提得動——』

『別客氣，路不遠了，這裏的路還是不怎麼好走……好像有些岩洞什麼的……我們之中應當有一個能機動些，拿着電筒……你拿我的提包，來。我跟你走。』

她勉强地把箱子給我，接過電筒和提包。經過一段漆黑之後，光束顯得特別明亮。它照在砂地岩石上使人重負頓多，因爲遠近距離忽然清楚了起來。

我才這麼想，又走了不到三四步，茀蘭忽然痛叫一聲，向前倒去，像中彈般摔在沙上。電筒飛了出去，碰在石頭上傳來玻璃碎裂的聲音，黑暗又像厚毯般包圍了過來。

我放下箱子跪在她身邊，『茀蘭！怎麼啦？什麼事？』

也許因爲前幾天神經緊張過份，我居然想到她死了。

她活着，而且詛咒道：『我該死的脚踝。這是愚蠢之至，我還拿着電筒。那鬼東西破了？』

『我怕是破了，你的脚——』

『哦，老毛病了，馬上就好，沒關係。只是扭了一下。老毛病，只要坐在這裏罵上幾句就復元了。見鬼！我濕了！剛好掉在一個舊洞裏，沙子好像是滑的。我看不見，如果電筒又丟了——』她喘氣了一下，『珂蘭，電筒！』

『是，我知道。沒有辦法，他一定會來找我們，我們可以喊他。』

『如果看得見他的話。』

『我們聽得見，不是嗎？』

『親愛的小姐，他不會開引擎吧？』

『他不知道。他可能；這裏還有別的船在打魚，這種聲音他們不會注意，沒關係，弗蘭，別擔心。』

『只好這樣了，』她堅決地說，『因爲我們的船已經着火了。我看只好再躑躅回程了。』

『假使實在沒有辦法，』我假裝寬心地說，『我把箱子帶回去，解開東西，然後去告訴他們，我們午夜去游泳，請他們來接你。』

『是，』弗蘭說，『那麽他們會來這裏，碰到馬克他們。』

『那是馬克的事。他會高興的。』

『也許。我似乎沒有把你教養好。如果我能教會你別多管閒事——』

『和另外一些人站在一邊？』

『好，好，算了。我們既然反對社會，到這天殺的鬼地方來避免同伴，我們只好安心認命。你對今晚的可怕而可笑的事也無法可辦。人最好別碰到謀殺案，那麽便無憂無慮，我認爲我們沒法子迅速離開這裏，這鬼脚踝，別煩心，已經慢慢復元了。幾點了？』

『快一點半了。你有火柴嗎？』

『沒有，我有打火機。那也一樣。我眞抱歉打破了電筒。』

『你也不是故意的。』

『伸手扶我起來，好嗎？』

『好，來。我先把箱子埋在這裏，靠着山崖，然後送你到「碼頭」上去。以後我再回來拿……或且等看見馬克以後再講。行不行？』

『行，別使你煩心。看，那不是電筒嗎？』

一點金屬光得顯示出它的位置。我高興地撿起來按按，壞了。我輕輕搖它，裏面是玻璃的碎聲音。

『壞了？』

『壞了。不要緊。運氣不會一直壞下去的。走。』

這是一段緩慢而艱難的路。我們的步伐比未摔倒前更加不穩，弗蘭勇敢地移動。我也希望能維持自信而從容的態度。但是夜在我背上吹氣，我對這最後的逃避感到心慌意亂，也許由於約瑟

刀子的事情把我嚇昏了。也許他們根本沒看見，它一直就放在我口袋裏，也許沙奇要我乘他的小船出去純然是爲了做主人的殷勤，所有危險都是我幻想出來的。我不該把弗蘭也拉出來長途跋涉，而且這種學童般的逃避根本不會成功。只要我能清醒地等到明天……我們可以打電話喚部車子，在青天白日中走進車子離開小村。

但是我們現在置身在淒涼的暗夜中。弗蘭起身後，我扶着她走了有三十多分鐘。她半走半顛，最後她在離深水數呎的地方找了個位置坐下來。她長長吁了口氣，我看她彎下腰，想是在撫摩腳踝。

『你眞好，』我對她說。『把打火機給我好嗎？』

她由口袋中掏出打火機遞給我。我向前走到海岸邊。海灘向下突然斜入深水。這裏的山脊被海水所分開。我還看得見斷崖的痕跡，一直往海中而去，它的基部洶湧着鬼魅似的泡沫。

我找了片平地，站在上面。我手執打火機眺望海洋。

他們一定可以看到火光，我記得在大戰轟炸倫敦時，人們說高空的轟炸機看得見下方點烟的火柴光。卽使我無法打出本來約好的信號，而火光會在這種時分把馬克召來嗎？……？等他駛進時，輕聲一叫便解決了問題。

我在用手圍住打火機，開始打火，再打，再……

我手指已打酸了，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記得弗蘭摔交時發出水聲，後來她已擰乾衣裙

。打火機放在衣袋中。火石濕了，我們發不出火了。

我站在那裏咬着嘴唇，眼睛乾瞪着海洋，心裏思緒如麻。

夜空充滿了聲響。海洋的低吟微嘯，就像把貝殼放在耳邊一樣，空中周圍充滿了它的噪音，天上已略有星星，我想如果有船駛進來，我應當可以看得見，前方的海洋比起身後的黑暗山崖，光亮多了。

我聽見了，也許我自以爲聽見了。水波拍擊龍骨，以及船上金屬的響聲。

我痴痴地引頸前望。在遠處山脈包圍的臂膀外，一點光亮由右邊向東劃去，一隻沒用機器的小船緩徐而優雅地在黑色中移動，燈光在水面上照出一羣舞動的圓暈，這是小船羣中之一，在石岸附近，我好像看見一個人影俯在船邊，我想，至少他沒看見蘭比的漁船。蘭比一定沒有點燈向這邊駛來，現在既然有這艘小舟，我便不好高聲叫喊了。

我走回去向弗蘭說明。

『那麼，我們只好回去了？』

『我不知道。他應當也看見了燈漁船。他可能也想我們不敢打信號。他——他可能停在灣裏注視着。』我停了一停，心中猶豫不決。『我——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馬上回去，弗蘭。他們一定發現——那人——』

『看！』她高聲說，『那裏！』

我看她指着那艘燈舟，它慢慢地在海灣上輕移，不久，它就消失在東邊山角之後。

我又看見了另一艘船，在海水低平處；一個無聲而烏黑的形體，當燈舟通過後立刻出現了。沒亮的船顯然不動地躺着，它就在海灣山脊過去一點的地方。

『就是了，』我咽喉中的聲音十分緊張，『是他。他不過來。他正如他所說的；等待，那艘燈漁小船不見了；馬克可能在等待我們的信號，如果我們在的話……我們能等他自己划過來……已經兩點十分了，你行嗎？』

『怕不行，』她還在弄打火機，『大概全濕透了，我看不行了——你想怎麼辦；珂蘭？』

我脫下外衣放在她坐着的岩石邊，我又脫下鞋子。『我過去找他！』

『親愛的小姐，不行！看，我們不是可以冒險地叫喊嗎？他應該聽得見。』

『幾哩外的人也聽得見，我不敢。而且，我們時間無多，再二十分鐘他就走了。別擔心，他並不遠，水靜得像面鏡子。』

『我知道，美人魚，不過，別游出灣外去，我自這裏可以看見白浪。』

我的毛衣都放在衣堆上。『好，別擔心。我不會出事。天知道我高興做點事的。』我的襯裙也扔在石頭上，接着的是襪子，我只穿着內衣與奶罩。『這不是探訪紳士們的合適衣服，不過很實際。我一向渴望裸體游泳，這次倒相當接近。這是我的手錶。謝謝，一會見，親愛的。』

『珂蘭，我還是希望你不要去。』

『見鬼，非去不行，我們既不能回去，也不能留在此地，情勢必須——那也是英雄行爲的藉口，現在便是時勢創造英雄；老實說，我是非去不行。走了這麼一程路，我一身全是汗。你繼續打你那鬼打火機，可能過一會便靈了，再見，小姐。』

我靜悄地溜下了水。

第一個反應是我過熱的身體感到寒冷，然後絲絨般的水冲刷在身上像一陣純粹感官的愉快。我身上穿的尼龍輕若無物，我由岩石上蹬向滑柔的深水，把頭髮由眼前搖到腦後，向海洋而去。

我强壯而堅定地游着，儘量不發聲響。由這個角度看，懸崖顯得益加高聳。

我直向海外，右邊的山脊是我的指針，不久，山脊被天氣化爲山堆和尖崗。我離開內灣的掩蔽後，可以覺得微風稍微增强，我看見岩堆間的白泡沫，碎浪不斷把鹹水打進我嘴巴。我離山石頗近，看見石上的水起伏得相當可觀。

又游了五十碼，我停止下來在水中休息，使我氣息儘量平靜下來，向四方注意聆聽。

我聽見仍有和風的聲音，它在水面上鎮靜地吹拂，它在驅水，帶來馬鞭草和數千種植物的香味。我不知道它是否會使海水形成海流而使我無法歸去，在萬一必要的時候……

由我低處在水中的位置，我看不見船的影子——如果方才我眞的看見了話。我對自己說，它可能飄游得更近陸地。終於它那朦朧巨影出現在東邊山角上。這似乎不大可能，如果他們不想被風刮走，那麼一定會把錨下在海中。

我緊張地看着低語而移動的黑暗。和以前一樣，它充滿了聲音，甚至比方才更響亮。

時間流逝。我沒想錯，蘭比無意在此灣中多作逗留，他有什麼理由要呢？如果我要找漁船，必先離開山脊，向港灣對面游去，把山角作爲嚮導。

我在那裏遲疑地踩着水，我似乎不願離開山崖陰冷的庇護而游向空曠的海洋。我覺得世上沒有比當夜的游泳更孤寂的了。我懸浮在黑色的水中，又突覺恐懼、懷疑而難以置信，我身後是一個敵對的異鄉，我在那裏的行爲愚蠢得不能自持；前面却是一望無涯、空曠無情的海。

但是我身負任務。我必須向前，如果他們不在，我再轉回……

我深吸一口氣，離開山脊，堅定地向海上去，向着朦朧的山角外形，我想漁船可能停在那裏。我游得很快，我想只要游上十分鐘，就可低聲叫喊，但是再十分鐘，他可能起錨駛走……

我估計約游了三十碼，我的前方傳來新的聲音，這決非海洋而是新聲——決不會有錯——金屬碰到木頭。船的聲音，可是它並不在正前方，而是稍遠的大海中。

我又停下來踩水，我覺得我的心在疾跳。一陣碎浪輕襲過來，海在低唱，我正置身在它偉大咆哮的大殼中，來往搖擺。它的聲音像是海洋深處有具大風琴。

又是一陣恐懼、孤單、迷惑的情緒橫掃過我，我不敢猶疑，我可能晚了。我必須低叫……但是，如果不是他……

我立刻看見它駛近。一條船，黑暗中的暗影，它那徐緩的槳下打出白色泡沫。沒有燈亮，沒

有聲音，除了輕微的搖櫓聲。它正引我向海灣外慢慢而去。蘭比來過，但是沒有看見信號，便在出海回雅典之前在山脊邊作最後巡視。

我低下頭向前潛衝了一下，以最快速度游回山脊。我手碰到石頭，頭抬上水面。抓住石頭，轉回身，緊貼在水邊的懸崖上。我以直線先跨過小船到達山脊。它已慢慢的移近。現在它已和我在一條直線上。我擦去眼上的水，緊抓住岩石，向它叫喊。

我聲音很低。『哦嗬！水手！』

寂靜，它仍向前駛。一定是風把我的聲音吹走，而壓在海洋的聲音中，我感到海浪把我緊壓在山石上。

我用手抓着石縫，沿着它移動。波浪把我打得上下不平，使我手脚有着力的地方。我自水面上爬起，蒼白的身體貼着黑色的崖石。我不敢離開山石，怕滑了下去，我又放高聲音叫，這次岩石攫住我的聲音把它傳送到遠處。

『哦嗬！嗨！』

木頭碰在木頭上的聲響，它像疾跑的馬一樣停住，船首上下起伏了一下，便向我駛來。

我如釋重負地嘆口氣。當然他是馬克，我已經看清海灣中沒有別的船，而且這裏的山崖邊暗礁不少，相當危險。再過幾分鐘我和弗蘭便可以安全地上船……

他一直向我駛來，船頭下的暗線似乎要擦向我大腿。他又轉個彎，離我一呎遠，用木槳揷下

水。船停了又向後退了去，我聽見半是驚奇半是恐懼的低呼。

我輕叫，『沒關係，是我，珂蘭，我游泳出來的。』

沉默，在一呎外，船又出現了。

『馬克——』我說。

然後，燈光大亮；巨火眩目的光線如座燈塔，兩盞大燈便直對着我頭上照。我被照得頭昏眼花，迷糊地釘在山石上，既不能動又不能想。

我想我大概大叫出來，緊縮在石壁上。這時，我聽見他的叫聲。那是粗暴的希臘話，可是我聽不見他叫些什麼。恐怖使我本能地在他前來之時，跳下海去，我潛出了探照燈的光柱圈外。

我聽見木槳擊石的聲音，船首又轉向我。燈光跟在我身後，我在恐懼之中，看見這是一艘燈漁船。它身軀很小（應是黑暗掩住了它）。決非島間的漁船，我想起這是誰的小船。

過一會，我證明我的想法沒錯。船上的馬達聲響了起來。方才隨漁船出海的小舟沒有一艘裝有馬達，這是沙奇的。

沙奇本人。我聽他大喊：『你？我知道！約瑟呢？』他站在光亮的燈邊，當他向我追來時，他手上的六叉矛在閃爍發亮。

19

『一艘致命而奸詐的小舟……』

密爾頓：萊西達

在水波起伏中，我沒有時間多想，也叫不出聲。我無法問他是要做什麼，我對他有什麼危險，而現在別人都已平安離去……。

魚叉尖嘶地，自我身邊掠過，矛尖處升起一串如彗星尾巴一樣的氣泡。我扭轉身體，瘋狂地踢出無情光亮的圈外。

矛刺射到了水底，把繩索綑得很緊；然後他又把它收回，小船正好在我旁邊掠過。他拉矛時

，繩子碰到我身上，使我皮膚感到如同火燒。我瞥望了他一眼；他像座寶塔般站在燈邊，迅速地收起繩索。他忽然掉轉舵，燈光立刻掃到別處。我像刀子般向深水裏處鑽去。但是莎琪號跳了一下，像有雷達指引般轉向我……。

我有個瘋狂的念頭，想潛到它下面去，立刻我想到那是死路一條；沙奇只用燈照着坐等我上來。這樣死得更快……他下一次矛尖決不會有所失誤，而我只好眼睜睜地在水面上喘氣等着他下手……。

我在光圈中回首面對槍矛，向他抬起手。我希望能喚得出聲，用最短時間平靜地向他說理，止息他的怒氣。但是我剛轉身，他又把矛槍投擲出來。長長的矛桿發出金光，矛尖在閃亮，燈光把我壓在水中，像頭火焰裏的飛蛾，他另一隻手放在舵柄上。如果這次又沒刺中我，船便會向我直駛過來，把我壓在海底。

我吸了口氣，望着由他肌肉緊張的手上擲出的鏢槍。光亮向我照來；我轉身又鑽到黑暗中去。我儘量地呆在水底，衝向深處……

但是我必須上來換氣。我又升向燈光……它似乎無所不在……海洋發出銀光藍光和金光，船身在水上投下一個陰影。

紅藍的寶石越薄，越變越亮，穿揷有它螺旋槳後發出的水泡……。

我一浮上水面便看見他，一個站在影子上的影子，魁梧、碩大、扭曲而搖晃，像是一柱雲霧，他站在那裏等待，矛槍躍躍欲發。我知道，這次水平如鏡，他方才並未把矛槍擲出，那是假動作，現在我疲倦而亟需換氣時，他可以一擲而中。

但是什麼東西碰到我，自我伸展的手中穿過，使我潛水中斷，糊糊塗塗地向上升。船自身邊駛過，船邊波浪向外傳送。同時矛槍刺了下來；像千萬光點——星光、波浪、水滴、泡沫和穿水而過的一道閃電，又一聲巨響，重濁的咔嚓之聲。世界在游泳浮沉，一團巨大的黑暗擋在我和燈光之間。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把我打上水面，但是我的本能已令我緊抓住岩石，急急地呼吸着。剛才一次長長的潛水使我抵達到山脊的石堆上。矛槍也已緊緊地揷在石上，沙奇的船首因爲離我過近，在山石上重擦了一下，現在已駛開去了。

我暫時攀着岩石，它的倚仗給我刹那的平安。空氣吹拂我的身體時，我的心思暫時除去了絕望的恐怖。我看見只要我攀住岩石，我暫時是安全的。

莎琪號又轉回頭，向石堆旁邊而來。我回到水中，躲在另一邊的黑暗中。

我仍然休息着等它前來。

這時有什麼抓住了我，使我無法離開石堆；水下有什麼東西……，它像隻長蛇，繞纏着我的脚，把我往下拉，像是拉一個被處水刑的犯人。

我以新恐怖生出的力量掙扎着。我忘了另一項恐怖；空中有燈光與矛槍，下面的世界却是另一種酷刑。這是游泳者的噩夢；可怖的東西，莠草、觸手、繩網……它緊緊地抓住我把我往下拉

去。現在燈光又轉回來了。

我無力的手抓住岩石，膝部是拉着我的東西。我完了，我知道，燈光來了。

然後，它突然關熄住。突然的黑暗中，船影靜靜地屹立着。但是我聽吼叫的聲音；夜空突然震抖着引擎的高吼，混雜着叫喊聲——我又看見另一盞燈，昏黃而渺小，在水上急動着。暗黑的燈船懸在我與星光之間，它似乎在遲疑。然後，它的馬達又響了起來，船尾冒出的白氣差點把我自石堆上衝開。它箭似的衝走，立刻消失了。在它的位置上出現了一個更大的暗影，桅桿和船頭都有小燈。

有人說，『抓緊，親愛的，』又有人用希臘語說：『上帝保佑我們；海女，』柯林氣急地低語：『她受傷了。』

一支船鈎挿在我身邊的岩石上，船和緩的搖晃着，一隻手過來拉扯。船邊傾斜，我被拉到船邊，又是幾隻手來幫助才把我拉上甲板，膝上纏着我的東西也跟着上來了。

我坐在船的空地上的繩圈中發抖。我彷彿感覺馬克的聲音與雙手，一些乾燥的東西在我身上按摩，咽喉中灌下强烈的東西。當船靠在岩石邊時，馬克用我想不到會說出口的話低聲詛咒。然後一件厚衣服圍在我肩上，接着又是一口白蘭地。我坐起來時，馬克的手握着我，我感到他身體的溫氣。我用僵硬的手指緊拉着爲我披上的外衣。

『安靜地躺一會，好了，安靜點。』這是他用來安慰柯林的語氣。

我倚着他昏昏地說。『矛槍，海草。』

『我知道，現在好了。他走了。』他的安慰使我安心多了。『事情過去，你安全了。休息吧。』

『全爲了約瑟的刀子。我在教堂由蘭比口袋拿出來，我忘了還來。它在我衣袋中，被他們看見。他——他一定會來追我們。』

過了一會，當他說：『我知道。但是爲什麼他——』

『馬克！』我看見柯林的影子蹲在我們旁邊。

『什麼？』

『她帶上來的東西。不是野草，是繩子。』

『繩子？』我又不自禁地發抖起來，保護的手臂又加緊了些。『你是說——網子？』

『不。一段繩子，還有個浮標，另一端像是個龍蝦籠。』

蟹籠；當然。我眞像隔世爲人。

我說，『他把籠子放在這裏，我忘了。哦，只是籠子；眞可怕，像海草。』

『把它放回去，』馬克說。

『可是裏面有東西，』柯林突然高興地說。『不是魚。一包東西。』

馬克放開我。『把燈拿來，蘭比。』他跪在柯林身邊。竹籠放在他們之中，它下面流出一堆

水漬。馬克小心地伸進手，拿出一個小包，把它放在甲板上。柯林彎向它。蘭比站在引擎邊回頭觀看。三張臉很肅靜，立刻轉爲好奇，繼而高興。漁船輕輕地擺晃，慢慢地向海中飄移。我們全把弗蘭忘了。

馬克解開包囊。一層油紙式的尼龍布；又一層，第三層裏面是種軟皮的袋子，袋頸拴着繩子。它的外包使它乾燥。

馬克拉鬆油繩，打開袋子。裏面倒出一串五顏六色的東西；柯林低吸一口氣，蘭比不知吶吶地說些什麼。馬克拿起一條鍊子，它是很貴重的純金飾物；他摸了過去，上面發出閃閃紅光。柯林伸手搶了點什麼——像是耳墜——它閃爍着綠色光芒。

『我說它是珠寶。』他氣急地說。

『這是贓物？』蘭比的聲音，深感滿足。

『贓物，很貴重。』馬克把黃金珍寶項鍊放回袋中，『現在開始有意思了，不是嗎？我們要證據，看我們的證據！如果可憐的亞歷山多不是爲它而喪身，我就是國王了！』

『倫敦的事。』我說。

『大生意，啊？』柯林仍是一副緊張之情，他把耳墜翻來覆去地迎亮觀看，『不知道他有多少籠子？』

『那是警察的事了。我們先把東西放回去。把它扔進來，好嗎？』馬克打開袋口等耳墜丟下

後，又拴起袋口。

我慢慢說，『他一定想我是要來找東西的，刀子使他懷疑，不過他仍以爲他很安全。他出來檢查籠子，發現我在他旁邊水裏。我倒不驚奇，但是他大出意外，便一心要逼我於死地。我想他可能懷疑約瑟也在出賣他？我是說約瑟和我勾結。他還喊了他的名字，他自然以爲他便在附近。』

『你在水裏做什麼？』

『我們把電筒摔破了，不能打信號。我來找你，我——馬克！』我一手摸頭，頭腦中的噪音現在才平靜下來。『一定瘋了。蘭比，叫蘭比回到山邊去！那裏——』

『你受傷了？』蘭比大聲問。『那是血？不是嗎？』

『不……』我一定是驚奇地呆望着他。我毫無所感，即使到現在也沒什麼。我的皮膚又冷又濕，而且已麻木得不知痛疼。可是當馬克提起燈照着我時，我看見果然大腿上血漬殷殷，一條黑色痕跡一直流到甲板上。『他的矛槍一定劃到了我。』我低說，因爲我開始顫抖了。『沒關係，不痛，我們該回去——』

但是我的話又被揷斷，這次是馬克，他跳了——不，衝了起來。『這血腥的婊子兒！』我和柯林蹲在他腳邊，他像是一尊執劍噴火的戰神。我們呆呆傻傻地看着他。

『上帝，我忍受不了！』馬克突然憤怒地叫。『如果我們就這樣跑回雅典，那我就該死了！

我們去追他，我們非這樣做不行！蘭比，你趕得上他嗎？』

我看見希臘人臉上現出不高貴的得意微笑。『我可以試試。』

『那麼開始！柯林，把藥箱丟給我！』

我怯弱地說，『馬克，不——』

我發現他們三個人都沒有注意我。我微弱的抗議被引擎吼聲壓下。它突然跳躍向前，使甲板都振動起來。我聽見柯林喊，『哦，老兄，哦，蘭比，快！』他說完便跳進艙去。馬克半跪在我旁邊，坦率而粗魯地說，『閉口。我們要回去，事情已經決定了。見鬼！你以爲我就這麼眼睜睜地坐在這裏看他爲所欲爲，把柯林綁票走？你以爲我是什麼？一朵傻蘭花？現在你和柯林安全了，我可以放手，不怕你們成爲替罪的目標。現在閉口，安靜地坐着讓我替你裹傷。那裏——哦，謝謝！』艙門丟過醫藥箱，馬克接過，把它打開。『再找點女孩子穿的東西，好嗎？來，別動，我替你綁好。』

『可是馬克，你打算怎麼樣呢？』我似乎萬分謙卑。

『怎麼樣？哦，天，你想怎麼樣呢？我要親手把他送給警察局！』

我輕問，『你非和這個虐待狂計較嗎？』

『什麼？』他茫然地望着我。他實在十分憤怒而且危險，我高興地對他笑笑，心想弗蘭一定會把此情稱之爲第三幕。然後他可怕的眼光消退了，勉強地笑笑。『我把你弄痛了？對不起。』

他十分輕柔地做完工作。

『我想，沒有我上次使你那麼痛。哦，你眞認爲這是個好主意？我知道你的感覺，可是——』

我迅速地上望他一眼，雖然在燈光下，我依然看得出他的譏刺口吻。『親愛的，我承認我發了脾氣，可是我不只是想要復仇而已。至少，現在有機會把他和珠寶與亞歷山多的兇殺連在一起——我們可以在現場把他抓住，省得他又回去和湯尼消滅證據。還有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喚醒村中長老，立刻制止他們，否則他和湯尼會提了蟹籠遠走高飛。』

『哦。』

他把東西放回箱，把蓋子關上。

『生我氣嗎？』

『生什麼氣？』

『因爲我的女郎受了傷。我更有理由好好揍那傢伙一頓。』

我笑而不答，而無痛地進入了第四幕。這是弗蘭所預見不及，對我自己也是新鮮事。

『這些行嗎？』柯林由艙門口出來，抓着一件漁人的厚紫色上裝，一件棉織外衣，和一條褲子，『你可以到艙裏去穿，裏面比較暖和。』

『看上去不錯，多謝。』我僵硬地站起來，馬克扶着我，柯林把衣服交給我，文雅地退到船

後的陰影中去。

在甲板上吹了一陣凉風後，艙裏顯得溫和多了。濕了的時候簡直不像衣服的尼龍小衣現在也多少乾了些，慢慢又恢復了衣服的功用。我用粗毛巾使勁地擦擦身體後，套上緊身衣。這一定是柯林的，他穿上可能嫌緊，我穿起來更緊。不過它很暖和。外套可能是馬克的，粗大而溫暖，一直拖到褲膝上。我推開艙門向外看。

一股强風向我吹來，海水的浪花……我們正繞過第二個山角，直越過向聖喬治村去的灣面。我看見前面有幾點微光，和一道黃色的光亮，它一定是灣口。蘭比站在舵輪邊，柯林和馬克站在空地上緊張地向前看望。小船顛簸得像隻賽馬般疾駛。

我想開口說，『有我的事嗎？』可是立刻又閉上嘴，常識告訴我這只是句客套話而已，所以最好不問的好。而且我對船一無所知，這三個人已經是向一個目標前進的一個整體。我安靜地躲在艙房門口。

我們前方有些燈漁船的亮光。有些已經回岸去，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在海豚灣岸邊的那一艘——離我們約十五呎。

我們疾駛而過的，發現上面兩人張口瞪着我們。蘭比喊些什麼話，他們也喊回來，用手指着海灣內灣的旅館而不是聖喬治村。

蘭比對馬克喊了幾句，馬克點點頭，小船猛然轉個彎向着海灣的山崖而去。

柯林轉身看見我，閃閃電筒。『哦，嗨！好嗎？』

『好，我很暖和。只是褲子緊了點，希望不會被我撐破。』

『看起來倒不，是吧，馬克？』

馬克聽話地轉過身，只說：『哦，哦——』

柯林笑着向我身邊走進艙去。

『好，好，』我說，『我看你一定好多了。』

『當然，不信你看，百分之百——他在那裏了！』

我跑到他身邊前望，我也看見了，大概離我們一百碼前面，一個小影子像箭頭般駛入海灣。

『好，他回去了！』

『珂蘭！』蘭比向我大喊。『那裏怎麼樣？可以靠岸嗎？』

『不。可是水邊上有一處平石，下面水很深。』

『多深？』這是馬克。

『我說不出，不過對漁船够深了，他把伊羅絲停在那裏，伊羅絲比這船還大。我在那裏游泳過，大約八呎左右。』

『好女孩！』我實在不懂，這些另有所思的人隨便捧捧我，便使我感到高興，第五幕？只有天曉得——也只有天在乎，我不在乎……。

忽然有什麼溫和的東西碰到我的手，這是柯林拿來的水瓶。『來，可以使你熱和些；是可。』

馬克半轉過身，這時馬達的聲音改變了，蘭比緊張的低說：

『來，我們進去。看見他了？他會立刻加速。柯林，點起燈；他一定已經看見我們了，我們過去時，你加快速度，我去幫助馬克。拿着船鈎，你知道怎麼辦。』

『是，』可是孩子遲疑了一會，『如果他有槍呢？』

『他不會用，』馬克說，『開始他不會知道我們是誰。』

顯然他的話不錯，我已經料到沙奇一定在推測。不管他有沒有猜出這是誰的船，他一定知道船主把我自他兇惡攻擊中救出來，而且此來一定有項任務；不是暴力報復，便至少是憤怒的質問——這一定會引起相當爭執。我們正在追趕一個既憤怒又絕望的人。

『而且，』馬克說，『我們自己也有一把，記住。來，別擔心，我們開始了。』

我把熱水壺放回艙房，把門關上。我正等待誰叫我回艙去，但是沒有人理我，蘭比和馬克正靠在船欄上望着前面的石頭。柯林則在船頭拿着鈎索。

沙奇當然已經看見我們。但是即使對我們有幫助，他也必須打開燈。當小舟靠岸時他打開大燈，蘭比滿意地低喃些什麼。

沙奇關掉引擎，船突然橫靠在岩石邊。我看見他，我惡夢中的人影，他在燈邊，一手執繩一

手拿鈎。他的小舟輕碰到岩石，手上的鈎丟了出去。我看他遲疑地回望一眼。然後燈熄了。

『好了？』蘭比的聲音幾乎聽不見，但是對我像是聲巨吼。

『好了。』馬克說。

他們三個對靠岸一定訓練有素。這次他們動作迅速，雖然天色黑暗而且是魯莽的停靠，他們仍工作得有條有理。

引擎加速了一聲，然後關掉。漁船前跳一下，然後靠在小船邊，把它當作墊木。我聽見可憐的莎琪號被壓在岩石上。它是空的，沙奇已經上了岸；我看見他，正在我們燈火照着的地方，彎身把繩索繞在木樁上。

馬克自船邊跳下，到了他身邊。

克里地人轉回身，馬克已打中他。我聽見拳頭擊中的聲音，沙奇蹣跚地向後退去。馬克跳了過去，兩人已出了燈光的亮圈。兩個影子在柳樹附近扭成一團。

蘭比把我推開，笨拙地跳上岸。柯林緊張地說：『來，你把船綁好。』又把繩子塞進我手，隨蘭比跳去，到了黑暗中。現在和平的小島正展開一場搏鬬。桌椅翻滾，附近有人在喊，狗吠、鷄吠、鷄啼，沙奇高喊，柯林也叫些什麼，然後一個女人從附近驚叫起來。沙奇的歸來已不能更熱鬧，有如他帶着電視攝影機和樂隊。

旅館中有燈光照出來。

我又聽見了許多叫聲，在街上有許多男人高喊着跑過來。他們帶了燈火……。

我突然發現漁船——帶着我——開始自岸邊飄遠去。我僵冷得像片落葉，開始找到長鈎，把它拉近，爬上岩石。我跪了下去，開始把繩子繞在木樁上。我記得我十分小心地綁拴着，有如我們的安全完全寄託在這繩子上。四、五、六圈……我還記得我謹愼地打上結——不過我同時仍注意着看柳樹下的事——當樹影突然又轉暗，我才看見旅館的燈熄了。

脚步輕聲而來。我聽見它快步在碎石路上穿過陰影。附近有個燈光照着他。他是湯尼。

我正坐在他前面，手上握着繩子，我記不得當時有懼怕之情，卽使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動。他一定帶有武器，但是他沒碰我。

『對不起，小姐——』他聲音高亢而快速，還有點喘不過氣，他由我身邊跳過，到了搖擺的莎琪號上，他砍斷了繩子，引擎立刻響了起來。莎琪轉個身便急駛而去。

『該走了，』我想我好像聽見低低的聲音說，『一團糟……』

這時四面都是燈火，男人們在叫，狗在吠。

馬克在那裏，襯衫上有血漬，被打了一拳，向後退到一張椅子上，一同倒在地上。沙奇對他頭上踢去，但是蘭比在邊上用隻桌腿把他打開；然後他們又扭成一團，家具翻飛在柳枝間。沙奇在自己的區域內，地形比較熟悉，抓了盆康乃馨扔過去，它打在蘭比腰上。克里地人乘機抽出小刀。

蘭比想去抓持刀的手，可是踢在花盆上，摔了一交，大聲咒罵。馬克現在已經站了起來，穿過桌椅向前衝去，他身後有許多人影在叫嘯着。

沙奇沒有等待。他一定看見了湯尼，聽到船的馬達聲，想小船一定在那裏等他。他用有力的手掃開樹枝，拿着刀子跑向海邊。

他受了不少傷；我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似乎毫不影響他跑向自由的速度。他看到我彎在木樁前，正擋着他的路……而且同時，他發現莎琪號已經駛走……漁船還在，他稍微遲疑了一下，便大踏步而來。

他舉起閃亮的刀子，我不知是向着我，還是向着繩子。但是柯林暗中像條獵犬般飛奔而來，他用手、用腰、用牙齒，圍在拿刀子的手臂上。

他仍擋不住克里地人，他蹣跚地半轉過身，用空着的手猛打孩子，就像牛尾掃牛虻般地把柯林刷開。然後，他衝向最後一塊岩石。

我舉起我手中的繩子。它正揮在他小腿上。

我從未見過男人這樣摔過交。他似乎是向前俯衝，直挺挺地摔在石頭上。他痛叫了一聲。馬克又跳到他身上，一起滾了一下，然後他不穩地站了起來。

『再給你一下。』他笑着說，又在克里地人昏迷的身上打了一拳，又像閃電似的跑開去。

20

『所予既已多，
所取亦何豐………』

鄧尼生：欣里西斯

船艙中擠滿了人，蒼白的馬克則新綁上繃帶。我自己則穿着柯林的褲子馬克的衣服，活像整夜未睡的不良少年；蘭比仍然健壯如昔，不過他身上發出康乃馨的香氣。柯林臉上有道傷痕，默默地貼在馬克身邊。這是船員。和我們一起在小桌邊的是聖喬治村的領袖和三個長老。老人們穿着克里地傳統的美麗英雄裝飾，我懷疑（由於他們趕來的速度）他們是和衣而眠。還有我們的法官——鎮長大人與所有巡廻法庭的法官——都在外面甲板空地和岩石上坐着全部陪審團——聖喬

治村的所有的男性。

四個人把沙奇抓到旅館去監禁起來。湯尼已趁亂逸去。雖然這時大多數燈漁船由於噪鬧和旅館的燈光都已回港包圍在我們四周 。可是它們都沒裝有引擎 ，所以湯尼得以從容遁逃——據說——而且帶了旅館的所有現鈔和他自己大部分財物。他們說，要抓回他至爲簡單……

我自己倒不以爲然。頭腦冷靜的湯尼有種脫身是非麻煩的天才，他有條快艇在愛琴海上，大可選擇歐洲、非洲或小亞細亞的許多港埠。但是我沒開口，我們自己需要各方的同情與諒解。

我們四個人並沒花許多時間便把經過講完。我們沒有忽略過任何細節，甚至於約瑟的死亡。有些人臉無表情，有些人則搖頭嘆息，不過顯然大多數人是站在我們一邊。似乎他們對沙奇從事的兇行並不太關心，卽使我們殺了沙奇他們也不會在意。但是土耳其人約瑟之死——一個來自加尼亞的土耳其人——則完全不同了。至於可憐的蘇菲，對於她兄長的行爲以及她丈夫之死因她也據實以陳。似乎上帝可憐她，她現在又可以成爲一個寡婦，一個自由的人，一個基督教徒。她甚至於——讚美基督——可以參加復活節的禮拜……。

其他部分的解決十分簡單。當以後沙奇神志恢復時，由於漁場珠寶的被發現，亞歷山多之死（事實上他是埋在磨坊左近），湯尼之畏罪潛逃，以及約瑟之死，他採取了最簡單的方法：供出大致無誤的自白。

他和亞歷山多並非如柯林所說的盜賊，他們多年來合夥收接賊贓，湯尼則是助手兼聯絡人。

沙奇在佛力街開了家飯館，頗賺了些錢，而成了良好的躱避收藏之處，表面上他和亞歷山多只是一對友善的同胞而已。亞歷山多是個克里地人，也是安諾非村的村民，村莊便座落在教堂過去的高地上。他們合作順利，直到康福大廈的盜案發生爲止。

不過沙奇具有一項良好的遠見與本能，在康福案件發生之前，他已詳細地檢查他的『財產』，便決心退休回村。亞歷山多却認爲他發財在卽，反對夥伴洗手不幹。一次次的爭執後，沙奇離開的前夕，終於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亞歷山多跑來向他威嚇，不可避免的事發生了，大怒後拔刀相向，亞歷山多受傷被丟在離佛力街二哩的一條死巷中，而沙奇和湯尼便在當夜飛向雅典。他們的機票早已在六星期前訂下。

亞歷山多在倫敦醫院中復元後，他閉口不講，也許由於康福盜案的發生，他認爲沙奇的急流勇退頗有道理。然而，沙奇還帶着許多珠寶……。

他一復元，相信警察決不會懷疑這件刺殺案與康福盜案會有什麼關連。於是亞歷山多也回歸故鄉。

有人說愚昧也應當懲罰，則亞歷山多是自食其果。沙奇與湯尼客氣地招待他——這是意中事——但是不久這件事終於提了起來。因爲蘇菲與約瑟的在場，他們意圖以抱歉與善言來解決。沙奇卽將把贓物出售，讓三人分攤後各奔東西。他們只好暫時等待珠寶的脫手。決定之後，湯尼準備了一頓好酒飽餐，然後家人送亞歷山多回村。在路上爭執又起，而亞歷山多準備拔槍……

也許，亞歷山多並不是如沙奇所說的那麼愚蠢。但是沙奇一直發誓他無意殺死他。是約瑟殺死亞歷山多的，也是他向馬克開槍，而且他後來自動要去探視馬克的死活與下落。至於柯林是一時緊張把他拉走的，沙奇宣誓說他已吩咐釋放柯林，而且他說（這點也沒有人懷疑他）他妹妹可以作證。

最後，對我的攻擊……唔，有誰會想得到呢？他去巡視他的藏寶，發現一個女子，他懷疑她和約瑟有所陰謀。她來找他的寶龕。顯然任何人換上他，也會這樣做。與會諸人似乎相信不疑——而且，他不斷發誓說他無意殺死我，只想嚇嚇我而已。

天已經快亮了。當第一次解釋過後，所有的說詞均加以衡量，有人到旅館去端咖啡給大家。天亮時聖喬治村爲這件空前轟動的事興奮不已。

我疲倦而困頓地坐着，大腿上的傷隱隱作痛，身體鬆懈地靠在馬克臂中。艙房中充滿灰色的烟氣，談話聲音使牆壁震動，杯子與興奮的手不斷地搥擊小桌面。我早已放棄一聽那又快又濃的希臘話。這些事讓馬克去管，我睡意地想；一切都交給馬克。我的事情已經完了。讓他處理善後，不久，我們可以離去，繼續享受未曾結束的假日……

一個思想像刀子一樣劃過充滿烟氣的艙房。我忽然掙開馬克的手臂，坐直身體。

『馬克！馬克！還有弗蘭！』

他眨眨眼，『你是說——天，當然，我也差點忘了！她一定還在海灣那裏！』

『哦，當然！她扭了脚，坐在石頭上。傷的是弗蘭，不是石頭。哦，老天，怎麼辦？我想過兩次，可是——立刻又忘了——』

『別緊張，』馬克慈和地說，『喏，靜靜，別再昏過去；她不會出事。信不信，我們救起你，才不過一個半小時的事。如果我們立刻出發——』

『不！她會擔心我出了什麼事！她一定急瘋了！』

『不會，』他高興地說，『她看見我們把你撈上船。當你在水裏，沙奇追你的時候，她大聲呼救。她的聲音使我們——而且沙奇燈光的樣子太奇怪。後來事情太多，我們全把她忘了。哦，她還向沙奇扔石頭。』

『眞的？多好！打中他沒有？』

『你可聽見過女人會打中人？她瞄準了，可是打到我。』馬克說。他站起來，用希臘語和別人說話，在海灣兩邊，有個英國女士等人援救，他們應當相信他決不會跑走。我們必須立刻去援她。

立刻所有男子全部站了起來。我還沒弄淸楚是怎麼回事，在熱情的克里地人幫助之下，漁船離岸了。聖喬治村的所有男子沒有一個願意被留下。有引擎的船全趕上我們。在我們後方是淸白的伊羅絲號。這是一個感人的行列。

對於獨坐在石頭上摸着痛脚的弗蘭，這是頗可觀的場面。一羣光亮的船隻齊湧前來，黃色的

燈光迎着曙色發亮。

我們的船領先在岩石邊靠岸。柯林扔出鈎索，向她高興的招呼。

『嗬！來！美人！抱歉的勇士來了，要和你們談談妖龍的事！』

我跑了過去，『弗蘭！你好嗎？我擔心得要命。』

『好，』弗蘭說，『我看得見你，而且我已經得到消息了。多妙！我很高興看見你，勇士。不，你來晚了，另一條毒龍來過，不過他沒有傷害我。』

馬克緊皺雙眉，『另一條龍？』

我捂着嘴，『湯尼？你是說湯尼？這裏？』

『是。』

『怎麼啦？』

『他來拿剩下的珠寶。康福盜案，我知道。』弗蘭說，『剛才的事我記得多麼清楚！』

『但是他不知道藏在那裏，』我奇怪地，『我知道他不曉得。柯林說——』

『他知道，』馬克的聲音很堅決。『我今晚和他在花園打架時聽見沙奇對他大叫過什麼蟹籠。我當時以爲他在詛咒我，不知道他是叫湯尼把它收起來。但是湯尼聽見了，他倒不浪費時間。』他望着弗蘭。『你是說當我們在聖喬治村玩猴兒把戲的時候，他來把它全拿走了？』

『不是全部。只有一籠。我不知道還有幾籠，他也一樣不知道。他甚至於不知道籠子放在那

裏，找起來也不容易。他撈起四籠，但只有一籠是裝着東西的。其他是眞的籠子。他——樣子十分滑稽。然後我們聽見船隊來臨，於是他連忙走了。他說已經值得這一趟辛苦了。』

『他說？你說他看見你了？』

『他不能不看見我，是吧？至少有一個籠子在我脚邊。別那麼害怕，親愛的，他很有禮，而且頗爲有趣。他只保持了距離，使我够不到他，而且把事情告訴我。柯林逃走了，他似乎很高興。』

『該向他道謝。』我冷冷地說。

『我對他說了。不過，我想你該多謝蘇非。顯然她從始到終拒絕沙奇的東西，因爲她認爲這是罪過，似乎她警告他們如果傷害柯林，便要把他們一夥全報官。湯尼大少把這些事告訴我，所以我應當替她講句好話。他還問候你，珂蘭，他說在這種情形下認識你十分遺憾。他會由卡拉布加寄明信片給你。』

『什麼地方？在那裏？』

『我想你多問也沒用，我想我們決不會再聽到這位小爵士的消息了，不管是自卡拉布加或是別的地方。哦，對了，我還得告訴你，我很欣賞你的褲子。』

『啊，』馬克說，『你還不想離開石頭？我們上面雖然很擠，不過我保證蘭比可以給你安排個舒適的座位，柯林會給你冲杯熱可可。』

弗蘭對他們三個笑笑。『這就是蘭比……這是柯林。我簡直不相信我們以前竟會沒見過面，我似乎對你們都很熟悉了。』她伸出手，馬克跳上去，扶她站起來。『謝謝你，勇士。噢，珂蘭，這就是你的馬克了？』

『啊，是的。』我說。

——全書完

皇冠叢書第七二一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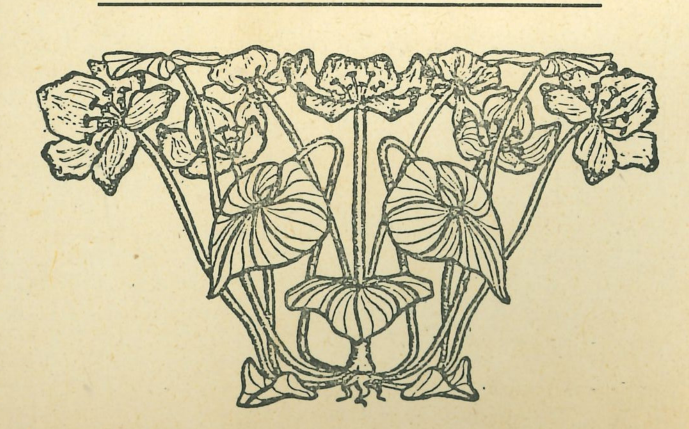
紡月的女神
THE MOON-SPINNERS

原　著：MARY STEWART
譯　者：張　時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林慰君
馮　馮・林　瀅・余國芳
林靜華・鄭光立・戴廷峻
呂紹雄・林少岩
策　劃：陳麗華・張柱國
執行主編：陳旻苹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21342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213422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17948

第一版：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



NT$90.00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的暢銷名著

惡貓別碰

紡月的女神

HK$13.00